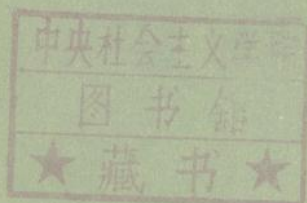


杨逵作品选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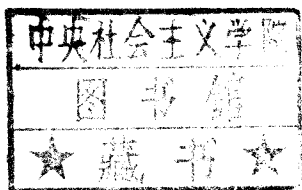
1-72/10

杨 逵 作 品 选 集

60665



200191452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五 年 · 北 京

封面设计：徐中益

书名题字：卫明

责任编辑：彭沁阳

杨逵作品选集

YANG KUI ZUO PIN XUAN JI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164,000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7 $\frac{1}{2}$ 插页3

1985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5年12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400

书号10019·3878

定价1.60元

目 录

第一辑 小 说

鹅妈妈出嫁	3
种地瓜	29
无医村	36
萌 芽	45
送报夫	54
模范村	100
春光关不住	150

第二辑 散 文

首阳园杂记	159
园丁日记	165
泥娃娃	173
智慧之门将要开了	187
家 书	192
永远不老的人	194
太太带来了好消息	196

DPB/2716

我的小先生	203
才八十五岁的女人.....	207
墨园记	217
羊头记	220
水 牛	226
冰山底下过活七十年	232
编后记.....	235

第一輯

小說



鹅妈妈出嫁

种花的人都象天下的父母，谁不想把他们所养的花栽培得既茁壮又漂亮！

可是，在春末夏初这个时节，那野草蕃衍之盛，真叫我急得手忙脚乱。拔了又长，除了又生，稍不经心它就在几天中把整个花圃占满了。

为了凭吊年轻就去世的林文钦君，同时也为了替他处理一些后事，我离家还不到十天，整个花圃几乎又变成了草坪。花苗被野草掩盖着，不把野草拨开就找不到踪迹，而被野草抢夺了阳光和肥水的这些花苗，都变得又细又黄，非常软弱。正象那些苍白的知识青年一样，一点朝气都没有。因而枯死了的，也不在少数哩。

回家以后，我一直就在除草，已经好多天了，除好的还没有一半，这些难以对付的野草却又在最初动手的地方再长出来了，长得又多又长。

我以讨厌、痛心、气愤和焦急的心情，一面除草，一面想起了林文钦君的夭逝和他那破碎的家，心情一直无法平静下来。

园子里长着很多叫做“牛屯鬃”的草，它们的根长得又密又

长，非常棘手，牧童们常把它当“牛找”，绑牛用的就是这一种草。

我象面临决斗的人，站好“马势”，双手紧握“牛屯鬃”，再运用全身的力气使劲地拔，拔得脸颊通红，汗流浹背，却都动它不得。只好叫孩子来帮忙，父子俩合力连拔带摇动，费了好多工夫才“巴”的一声拔起来，人也跟着倒下去，时常父子俩倒在一堆爬不起来。因为它的根这样旺盛，每拔起一丛“牛屯鬃”都会带出几株花苗，非费很大的力气和不少的牺牲是铲除不掉它的。

“讨厌的东西！”

我把“牛屯鬃”拿在手里，惊叹地看它那长得密如魔鬼蓬松头发的根群，痛恨地把它掷在地上踩踏。孩子们也争着践踏，学着我的口气说：

“讨厌的东西！”而互照着脸大笑起来。好象是费尽了心机和力气之后，终于把欺负善良的恶势力除掉的那种轻松愉快的心情，而欣然大笑。

二

林文钦君我认识他是在上野图书馆的特别阅览室。

那是何年何月，现在都记不清楚了。只知道是一个炎热的下午，我满身淌着汗。可是下面这些事情的回忆，却是清晰难忘。

那个时候，我就读于日本大学，下午两点到三点的美学课，常令我打起瞌睡，不得不一下课就跑到上野图书馆。也许这是我的怠慢吧，教授讲得非常有力，声音就象银铃，有点凉意，只是我总听不入耳。因此，我的笔记就只留了许多问号而已。不能象那些才子把教授的讲义和咳嗽声都记录下来。这就是叫我不

能逛银座，而成为图书馆老主顾的理由之一。

这一天，我要从原始艺术的资料中找到论据，以解决教授留给我的那许多问题。我正专心在翻卡片时，有人从背后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回头一看，就是在同一学校读经济学的同学，他看着我那本与众不同的笔记本在笑着。我和他在学校里好象常常碰头，但还没有个人的交谊。不过，彼此都知道同是台湾人，而在离开家乡几千里的东京谈谈家乡事是难得的，也是愉快的，我们马上成了好朋友。

为要了解艺术的本质，我正专心在研究原始艺术的时候，他对原始社会的经济生活的丰富知识，帮我解决了许多问题。我们常常在公园树荫下谈论着，有时候继续到我的三叠室，最后便移到他的八叠的房间。他那里有靠椅，有茶点，参考书也比较多，长时间的讨论是方便得多了。我们的讨论都非常热诚与坦白，在每次讨论中，我们都是激烈的勇士。可是，他的生活是富足无忧的，我却每夜要到夜市去做小生意来维持生活和学费，自然我的勇士脸孔在入夜的同时，就要变成一个卑躬屈膝的小商人脸孔了。

如此继续了三个月，到他发现我这种两面生活影响了我的学习时，他便把我的生活包办下来，让我和他一样全神贯注在研究上面，成为很好的学习伴侣。

我比他早了五年回台湾，但他一回来就来找我了。我正蹲在花园里工作时，他轻轻地走到我背后，就象在上野图书馆初会时一样，拍了一下我的肩膀。不过这一次显得没有力气。

在这五年当中，彼此都变得太多了。我正在惊疑时，他可能也有这样的感觉。不过，我觉得他变得比我多得多。以前的他是那么公子气概，那么沉毅，那么有魄力；现在呢？大概要回来

时，把这副脸孔留在东京忘了带回来吧！好久好久我才从他的唇边眼角认出他是林文钦君。

他用不灵活的舌头连说羡慕我。

“开玩笑！羡慕什么？”

拔了拔我一寸多长的懒胡子说，竟觉得好笑起来。我回台五年的生活要是值得羡慕的话，世界上还有什么不称心愉快的生活吗？

我所专门研究的艺术，在台湾简直连一片面包一碗饭都换不到，除了奇装涂脸打花鼓去替人家做广告以外，是找不到出路的。我不愿意出卖灵魂，就只好当苦力，做小工混日子，七颠八倒把身体也弄坏了。好在得到朋友们的忠告与援助，才找到这块土地开始种花。因为种花不比做苦力小工，一切可以自己控制，不要受人家的驱使，工作也轻松得多了。

三

一见面我就看出他非常疲乏，而这种疲乏绝对不是因长途旅行，一定是由生活上急激的变化而来的，也一下就可以看得出来。

他的脸上虽然没有我这样的懒胡子，却显得枯瘦、苍白；从前那副活泼、英俊的面貌是片影无存的了，是一副心灰意懒而失魂落魄的脸孔。

我到后面小河洗了手脚才带他进了小茅舍。我这间茅舍占地四坪，是铺成总床的，比在东京我租的三叠室——我们俩曾在那里高谈阔论的那间三叠室是大得多了。可是，四面都堆积着书柜、衣箱、棉被和其他零碎杂物，小孩们又把这些东西当做玩

意儿拉出来玩，竟弄得连一席坐地也没有。我赶快上去收拾了一下，才在破席角上弄出一个座位。

他的确是太疲乏了，我一个“请”字还没有说出来，他就闭上眼睛坐下去，两腿伸得长长的，身子倚在泥墙上，把衣服弄得满是泥斑。这倒使我着慌了，急急把他的衣服掸了掸，拿一张报纸垫在他背上。他竟说：

“不必不必，不要紧的……”

本来对于衣服他是很讲究的，现在把它弄脏成这个样子，他却不去理会它。

“完全变了！”

我两眼望着他，正为这事觉得奇怪时，他才慢慢睁开了眼睛叹着气。

“你好象不大舒服……是不是病了？”

我实在有点不放心。

“没有，没有。”

先加否定了，他才慢慢谈起一别五年来，他所经历的故事。讲故事的他 and 听故事的我，都渐渐地坠入了纳闷与悲伤的境地，无法挽回。

四

林文钦君说，自从我回台湾后，大约三年间，他还和以前一样继续着他的研究工作，可是从第四年起他的父亲就一直叫他回家，寄钱也不象以前那样顺利了。他马上知道家里的经济情形一定来得困难了，但因不忍放弃自己的研究工作，便搬到我曾经住过的那三叠室，学我从前的生活方式，晚间到夜市去做小生

意来维持生活，焦急地想把他的经济学体系化。

那时正是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全盛时代，血气方刚的学友们都着了迷一样，叫喊着阶级斗争，跑上实践运动去了。但他一直坚守着他的阵地，相信以协调，不是斗争就可以达到所希求的目的。当然他也相信，“一人积着巨富万人饥”的个人主义经济学，在理论上已非其时，又因青年们共同的正义感，他早就希求其结束。因此，他以全体利益为目标，考案出一个共荣经济的理想，从各方面找资料来设计一个庞大的经济计划。对于原始人的经济生活研究详尽的他，总以为“要是资本家都取回了良心，回到原始人一般的‘朴实纯真’，共荣经济计划的切实实施一定可以避免血腥的阶级斗争。”

他的性格，他的想法很多是继承了他父亲的，而他的父亲是家乡很有声望的汉学家，自然他自幼年时代就受到儒学很大的影响。

“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

孔子的话，是他自幼年时代一直坚持着的信念。

父子两代的这种经济观念，使他为了后代设计一个非常美满的经济建设蓝图；却也因为这个经济观念，把他们一家的经济基础破坏无存了。贪心无厌的自私者们正在你争我夺的这个年代，他们虽然念念不忘孔子之道，结果是连一点安静都没有得到，反而倾家荡产了。他自己以为这是没有透澈“灭私奉公”所致，要是真正彻底的话，是可以“倾而安之”的。

他的父亲继承了千余石的祖业，但他们一家人的生活却非常朴实，当然不会花天酒地赌博吸鸦片。就是因为慷慨好施——正如林文钦君包办了我的学杂费一样，他的父亲是包办了

更多贫家子弟的学费的。乡里有人病了无法医治，死了无法出丧时，他也给他们包办了一切。抗日风起，民族文化与要求民主自由的民众运动开展，而文化工作者需要钱用时，他更是有求必应，连那唯一收入之源的佃租，他也从不逼缴，欠的也不追究。因此超越时代的作风，千余石的美田甚至家宅都变成了债务抵押，整个被握在一家公司的手里了。破产宣告的危机就操在那家公司王专务的一念了。

说到王专务，这位绅士也并不是没有情感的人。他时常赞扬林翁的人格，说林翁是他最最敬仰的老者。他也亲自向林翁提过保证，叫他不必忧虑。可是他提了一个，叫不算顽固的林翁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条件，这就越加添了林翁的忧虑和苦恼，也就是这一个条件，把本可死于安乐的林翁活活地给闷死了。

王专务所提的唯一条件，就是请林翁把他的女儿，林文钦君唯一的胞妹嫁给他做姨太太。他说，只要林翁答应这个亲事，不仅不会被宣告破产，而且，比较有利的处理办法是很多的，他一定会给林翁保留一些产业，让他不致困于生活，而且还可以把林文钦君安置于重要职位，让他学有所用，以图林家的复兴。

这个条件倒是很不错的！

为了吃饭而当妻卖子的也不乏其人的今天，王专务所提的条件是太好了——有人这样说。既可得到财势双全的乘龙快婿，儿子又可就优越的职位，而还能保留些产业当做复兴的基础。如此一举三得，王专务相信林翁一定会喜出望外地满口答应。于是便办了一席盛宴请朋友来预祝，醉得不亦乐乎。

可是，听到了这个消息时的林翁却气得脸白唇青了。生气尽管生气，但这侮辱，在走投无路的时候竟也强逼着他再作一

番考虑。

他想，反正自己是等待死的老人了，枪炮都不怕，还怕什么！可是一想到将要出社会做事的儿子文钦和女儿小梅，却使他头痛。他知道，破产宣告一下来，这两个年轻人的前途是不堪设想的。想来想去，终于噙着眼泪说一声“好”就病倒了。

他们兄妹俩虽然知道他老人家的苦衷，但如此作法却也不是年轻人所能接受的；这话马上触礁了。小梅坚决地说，决不能嫁给这个轻薄而没有民族气节的男人。而文钦也老早就知道自己的经济学，为的是万民共荣的理想，不是为自己个人的发财，当然不能牺牲了胞妹又弄垮了自己的经济学体系。到这最后关头，林翁便束手无策了，不仅“倾而安之”无法得到，“死得安乐”竟也无他的份。

林文钦君到我的花园来找我，是他刚办完了父亲的葬事后。其后，他便和年老的母亲，软弱的胞妹三个人在等待着可能明天就要下来的破产宣告。至此我才了解了他说“羡慕”的真实意义。

在贫困中养育了我们兄弟的父亲，他虽然没有留给我们一坪土地，一所草房，倒也不给我们遗债；因此，在七颠八倒中我们却还可以过着比较安宁的生活，这是多么幸运呀！

我一直望着这好人林文钦君，又想起他的一家人，死了的和活着的，不禁淌出怜悯之泪来了。从我这里回去以后，林文钦兄妹还再三受到王专务的劝告与威胁，可是父亲已死，再也不必为他操心了；看过我的生活方式之后，他又觉得如此可以勉强度日，便断然拒绝。而作为其报酬的破产宣告也很快就来了。

拍卖完了之后，他的精神却反而觉得轻松得多，马上把一切不实用的东西卖掉，租了小小一块地盖了小房，种些地瓜蔬菜勉

强糊口。

五

时间过得真快，又过了五个年头。

在这中间，我因得到丰富的日光、清洁的空气和适宜的劳动，克服了肺病菌而恢复了健康。生活也因这几年所积的经验，过得安适一点了。我时常想起老朋友，想用什么办法来帮他一点忙的时候，突然林文钦君的讣闻来了。

我慌忙跑到他那里去。

在这五年当中，我们都为了生活而奔波着，不能象在东京时那样时常见面。不过，我们还时常互通着消息，每有机会也互相找对方谈谈的。他一家人过去都没有劳动过，而且种地瓜蔬菜比种花的收入也差一点，他们所吃的苦自然要比我大得多。

真是人情薄如纸；锦上添花多的是，雪中送炭却绝少绝少。他父亲在世，他们的经济弱点还没有暴露时，客人是多如蚂蚁的。现在却连那些受过林翁极大支持而衣锦在乡的人们也把这个家的存在忘记了。林文钦的死一点都没有唤起人家的注意。我踏进这个家时，就只有他的母亲和妹妹在哭泣着，和临近几个人在帮忙。来吊问的人很少很少，凄凉得很。

我一路直跑到林文钦君的卧室兼书房，气喘喘地看到那用被单连头带脸掩盖着的尸体时，不禁怔了一怔。我走过去，将被单掀了起来，可怜得很，他瘦得薄板似的躺在那里。脸给太阳晒得乌黑黑的，胡子长得长长的。虽然刚过三十岁，却象完了天寿的五六十岁老人一样。我握起他那竹片一样薄的手，看着他那唇边的一丝血迹。他的手是冷冷的，我的胸中却烫得呼吸紧促

着。眼睛花了，不易让人看见的眼泪直涌出来。

好久好久，我才抬起头来，忽在他脚边桌子上发现了一叠厚厚的原稿。题目是“共荣经济的理念”。好象他一直到昨天还在这里工作着似的，桌子上没有一点尘埃。

我为要遮掩泪痕，把它翻了翻。

一字一句都充满着热情，唤起了往昔的回忆。要是他的尸体不躺在那里，他的死是不能相信的。

小梅说，他在最后一天还到园子里挖地瓜哩！这样的工作，在他这样的身体的确是太过激的劳动。而且，他一定明白他自己的身体已面临绝境，而以被死追逐着的焦急心情把这部稿子完成的情况，在字里行间都可以看得出来。

这是一部将近二十万字的著作，虽然前面的稿纸都变黄了，最后几十张的墨迹却很新，而且有点点血痕，可以看出这是他在咯血中勉强写出来的。我再紧握着他那竹片似的手哭泣了。

六

这是大东亚战争的第二年，很多很多的年轻人都被日本军阀征去当兵、当劳工、当医务人员。“企业整备”整破了许多人的饭碗，必需品配给叫人束紧腰带，衣着褴褛。除了那些依权仗势的正在大发战争财之外，大家都有苦叫不出。你敢叫苦，就有“流言惑众”甚至“间谍”之嫌。日本特务正利用其手下布下天罗地网，因而被捕的到处都有。

炮声、轰炸声震天价响——在这样的时候，他卖命写完了这部《共荣经济的理念》，还希望人类能够觅到良心，恢复原始人的

朴实与纯真，实在是再天真也没有的了。做一个朋友，他固然值得敬仰，但为人为己，时代已不再容纳如此书呆子了。

想着想着，杂草已经拔了不少。过去只可当作堆肥料的草，现在还要利用它来做鹅的饲料。我用粪箕收集搬到鹅舍时，孩子们正围在那里喊着跳着。两岁未满的也学他哥哥姐姐们“哈哈”地拍着手。我以为是在高兴什么，原来是一群鸭子伸着长脖子在跳着争吃吊在檐下的小米种子。

“爸爸，鸭子饿鬼（贪吃）！”

这年四月才上幼稚园的次男，拼命地拉着我的手说。

因配给米制度的实施，我们采取了两粥一饭办法以来，这个孩子就时常闹肚子饿，到处找地瓜投在灶里烧，以致被他母亲叫做饿鬼，如今出现了一大群鸭的饿鬼，在他好象是得到百万援军似的，他极力要我注意这件事。

二只三只如此跳着，拉下来便争着吃，吃光了就把长脖子伸得再长。如此，较低的都拉光了，再跳也咬不到了，就在那底下摇着尾巴，抬头看那小米发怔。这时从后头跑来的一只竟踏在前头的背上，勇猛地跳了一下。也许是捆着的草松了吧，它这一冲，“啦啦啦……”地小米都掉了下来，这只勇敢的鸭子也翻了一个筋斗。在旁边伸长脖子等着的一群一齐拥上来，把那只翻筋斗的踹来踹去各咬一口就走了。这只翻筋斗的被践踏得呀呀叫，及至它爬起来时猎物都被大家抢光了，剩它一只在那里发怔。

这个把戏非常有趣，我也笑了，可是想起来倒是可怜的。

围观着鸭子们的表演的孩子们却直乐得手舞足蹈，比看马戏还要高兴。

“喂喂，要吊高一点才行呀！这是种子，给鸭吃光了明年怎

么办？”

我向和孩子们一样在欢呼着的妻说。这比地瓜容易储存，补充大米的不足是最好没有的了。尤其可以种在一亩一亩的花间，施肥灌溉不用另费工夫，又可节省地皮，同业者们都说我这种作法为二层式栽培法。

妻一面笑着，把剩下的收集在一块，捆得紧紧的吊高起来。鸭子们把掉在地上的小米捡得干干净净，再伸长脖子向那吊得高高的小米望了望。大概是觉得没有办法了吧，才向别处觅食去了。鸭子食量很大，又要吃地瓜谷粒。人都吃不饱的这个时候，根本我就不想喂养的，不知道是谁送的，妻却拿回来，结果只好天天看它们挨饿，实在于心不忍。

养鹅子倒容易得多了。鹅子只要有草就高兴吃，如此也可以养大。园子里拔的草很多，孩子们一下课也可以把鹅子赶到草地上去吃草。天天这样，已成为很要好的朋友了。白白的羽毛看来非常可爱，孩子们都喜欢把它抱起来玩，鹅子也乖乖地在他们怀里叫。

“好重呀！”

刚入幼稚园的次男，学他哥哥也抱起一只，因为抱不动几乎要把它掉下了，鹅子展翅惊叫。

“走吧！”

把鹅放下，兄弟二人便赶向草地上去。鹅子在水池里玩了一下以后，展开了翅膀便飞也似的在草地上赛跑。

“加油，加油，黑的跑得快！”

两只都是白白的羽毛，但一只黑嘴巴，另一只却是黄嘴巴，大孩子声援了黑嘴巴，次男便为黄嘴巴加油了。

“加油，加油，黄的跑得快！”

兄弟两个都象啦啦队长似的，追在后面声援着。等他们赶到时，两只鹅子已停在那里吃草。吃着绿油油的嫩草，到底是黑的胜呢？还是黄的胜？都弄不清楚。问也不会回话，兄弟两人便开始争论了一番。结果还是不能弄清楚，两人便趴在草地上看守著鹅子，彼此和好了。

在草地上，公鹅走了一步，母鹅也跟着走一步。有时候碰着屁股并排走着，就象很要好的新婚夫妻的散步一样，甜蜜蜜的。

“甭行某兑(跟)(夫唱妇随)，白鹅仔无鸡过。”

孩子们高兴得什么似的，又把俚谣改成这样在取笑着。

在光辉灿烂的太阳光底下散步的白鹅子真是美极了。它们都不理睬孩子们的取笑，很高兴这毫无拘束的草地。越来越靠得紧紧地吃着青草。

整天蹲着除草，蹲得腰酸了，我也到草地去走了一走。

“爸，我们的鹅子什么时候会生孩子？”

“不会生孩子的，鹅子会下蛋，象鸡一样。”

“呀！蛋才生孩子？”

“是的，卵给孵了就出小鹅来。”

“这样麻烦，为什么不象兔子一下子就生孩子？”

“……”

我无话可答了。孩子们就时常发出如此奇怪的问题，叫我难以应付。譬如，好胜的次女，就为了她永远是小妹妹，不能成为姐姐而不服气。

至于，鹅子为什么不生孩子这个问题，我想了好久才想出。兔子有奶奶，鹅鸡是没有的，这才勉强能够给孩子们一个解答。

“对了，鹅子没有奶奶，要是一下子就生了小鹅，没有吃的怎

么办？”

“知道了，就是这样才下蛋来养它！”

“是的。”

“我要小鹅，金花她们的鹅子养了五只小鹅，很好玩的！”

“是吗？我们的鹅子也这样大了，我想不久就会下卵，我们准备给它孵一窝。”

兄弟两个都开始抱起希望来向鹅子说：

“你们要快快下蛋孵孩子呀！”

七

××医院的院长带着总务到花圃来了。是为着要在医院四周种两百棵龙柏而来的。

我这里种的都是剪花和盆景，至于树木和水果苗都有订货时才请同业送来。同业者间各有专行，专行外的订货都以卖价的七—八折互相分让。

“这里没有现品？”

在园子里浏览了一番之后，院长问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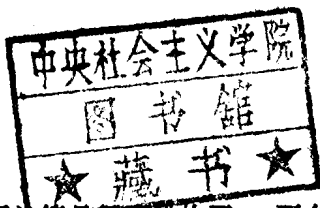
“是的，木本类都种在山上的苗圃。”

这是谎话。在山上，我虽也租了一块地，种的都是补充主食的地瓜和树薯。因为资金的关系，这类要种好多年才能出卖的木本类在我是无法周转的。不过，说是自己种的，对于顾客印象比较好，如此一点谎话，我倒老早就学会了。

“那么，什么时候才能够送来呢？”

“大约两三天……”

四尺高的每株七拾钱，三天以内送到医院去……两百株庭



树的交易于是成交了。

平常，一天的收入能有二三圆就算是很不错的了，一百多圆的生意，如此简单的就成交，我倒有一点意外。本钱一株五十钱，二百株可赚三十圆，扣除了运费和种植的工资，最少还有二十多圆的纯利，我非常高兴。

这个时候，孩子把鹅子赶回来了。

“唔，这两只鹅子都很漂亮！是你们养的吗？”

院长把手放在孩子们的头上问。孩子们被人家这一夸奖，乐得笑嘻嘻地向他吹嘘说：

“这只是公的，那只是母的，很快就要下蛋孵小鹅了！”

“很好很好……有人送伯伯一只公的，想把它养起来，没有母的也不行……”

院长没有说完，伴他来的便接上去说：

“是的，年纪大了，不给它找个配偶也不行……哈哈哈。”

“哈哈哈……是的。不给它找个新娘子怎么行……你这只母鹅，是不是可以让……”

院长向我说了。

孩子们听到院长要我们的母鹅便担心起来了，拉著我的衣裾偷偷地说“不要”。当然，我也没有把这对“相好”的一只让给别人的意思。可是，一想起他是我们的大主顾，不好意思一味拒绝。只好说：

“我们只有这一对……你要的话，请等一等我将找一只给你。”

听我这样一说，孩子们就放了心。可是好象还怕院长强要似的，急忙把鹅子赶进鹅舍去了。

院长倒也虚怀，并没有说一定要这一只母鹅，而只说“拜托

拜托”就开始找花看了。

“这株文竹很不错，是什么价钱？”

院长说着，又向与他同来的人说：

“种在我家里那个水色的六角花盆一定很好看……”

“是的，一定很好看！”

因为母鹅的事，我怕他不高兴，便说：

“你喜欢这一株的话，就送给你吧……”

我开始把它挖出来。

“那就谢谢你了！那么，就挖三株好啦。”

我觉得他已经不再要母鹅，就很慷慨地挖了三株文竹用报纸包好送给他。

“这是什么？”

“百合的球根。”

“请包二十个。”院长说了。我随时拿报纸来包，但他没等我包好又说：

“那是什么？”

“绣球花。”

“这挖两株。”

“这个呢？”

“大岩洞。”

“还有那边的？”

“大理花。”

如此要这个又要那个，真叫我忙不过来。

我虽然有一点担心，但心里暗暗地想，怎么无耻的人也不会白白要这许多东西，但也不好意思先把价钱说出来。我想等他问起价钱来，才向他说明那几种可以送他，而把另外那几种的价钱

说出来。可是，他吩咐孩子为他叫来两部人力车，再也没有问起价钱只说一句“谢谢你”就满载着回去了。

我着急了，便说：

“其余的花卉都送你好了。不过这一盆榕树是为要出租买来的。原价是六圆，照本让给你好了。”

他坐在人力车上，看那放在他膝盖上的盆景又看着我说：

“六圆吗？还便宜。不过，太重了不好拿……下次再拿好了。”

随即把那盆古松还给了我。可是，单是他已拿回去的，已经把可以赚到的二十几圆抵消了。

这笔生意可以说是白做的了。

八

改天一清早我就到四、五处同业那儿去走了一转找龙柏，因为缺货看涨，六拾钱以下都不肯卖。再到乡下种苗园去找了几家，好不容易才买到五十五钱一株。但因运费也涨了，每株的成本竟高达六十钱一株。如此，连送他的花卉，已经亏蚀了十多圆。但价钱已经说定了，亏蚀还有什么办法，只好把货送到医院，雇了两个帮手去种植。

当要种植的时候，院长和承办的人都出来指挥，我们三个人整整花了一天才把那二百棵树种好，浇好了水已经很晚。叫两碗面请帮手们吃完才打发回去。把一件工作做完之后，总会觉得轻松一下的，至于亏损的也已不在意了。

改天我把计算单送到医院，因院长不在，便交给了承办人，请他帮帮忙早一点付钱。他把计算单看了看，说要付账时会通

知我，便要走了，我慌忙叫住他问：

“是什么时候？”

“也许是月底吧。”他皱着眉头说。

月底就月底，为什么还要来个“也许”？这真使我伤脑筋了。我头一次做这样的大宗生意，资金一部分是借来的，还欠种苗园几十圆，如果清还的日期不能确定，叫我怎么办？……

本来，我就很怕见债主的面，记得有一次欠米店二十圆的账，竟被老板控告到法院，及至站在法官面前时，我的心情就象在阎罗殿一般难受。因此，等到月底而医院没有通知付钱时，我便一清早就跑去探问消息了。等了好久好久才看到承办的人来上班，我便赶紧走过去。

“什么事？”他直望着我，却理都不理。

还有“什么事”吗？我心里难受极了。但一想到“贵人多忘事”就只好平心静气，低头弯腰向他说明来意。他才想起来似的说：

“唔，种花的，糟了，院长说你送来的龙柏和样品不同，太细了。”

“样品？是哪儿的样品？”

“你在花园里不是有几株吗？你拿来的根本就不一样！”

“谁说那是样品呀？那是六尺高的庭树，每株要两三圆，你们定的是四尺高的苗木，怎么会一样？”

“可是院长这样说呀……那么，回头再跟他说说看吧！”

已经月底了，还要说说看。这明明有意刁难。把树送来种植时，他们又亲自出来指挥过，有问题为何不在那个时候说？等种好了，又经过这么久之后再说出这话来，真叫我为难了。要是自己的钱再等几天倒无所谓，但这是要还给种苗园的。

“请你马上跟他说说看好吗？”

“好吧，你在这里等一下。”

这个人说话的态度倒还不错，可是，院长如再说出这样无理的话，可就麻烦了。我约种苗园付款就在明天，这叫我心焦如焚。可是说要去跟院长说说看的承办人，却等了好久还不回来。

患者越来越多，拖着草履的声音叫人心躁。

我坐在候诊的长板凳上，一直盯着院长室的门口。但那些患者的忧郁、苦楚的脸——也有用沙布包着半个脑袋的，更有那从心底发出来的呻吟声加添了我的郁闷感。

护士找我来要诊断卡，我摇头说不是，她莫名其妙地走了。

等了好久好久，承办的人出来了。

“等一会再跟他说吧！现在院长忙得很。”他一看到我就这么说。

如今我也不想再说什么了。虽然我是等得很焦急，却不敢让那些痛苦病人等着而先来办我的事情。

“那么，就请你帮帮忙。因为这钱是要还给人家的……”我说罢走了出来。

回到家里也无心做事，躺在床上等到中午再跑到医院去看承办人。这一次他的态度有一点不对，说来说去都是与样品不同，只好自己找院长去。因为订货是院长，交货也是院长亲自出来的。

中午的医院与早晨不同，好象刚退了潮般冷清清的。我到院长室打开门，里面只有一位值班的护士在那里打瞌睡。

“请问，院长在不在？”

“去察病室……”她打个呵欠说。

我只得退出来坐在候诊板凳上等着。在这静静的走廊里，只

有一个人聚精会神地倾听着脚步声的焦急表情，一定会被人误会为精神病患者的。探头看我还在那里等着的护士，就这样向我讯问了症状，叫我改天早一点再来，真是啼笑皆非。我说不是找院长看病，是为别的事情来的，她才笑着走了。一直等到两点半，院长室的门声响起，我看到有一位穿白色诊察衣的男人进来。

——回来了！……我马上站起来，伸颈窥看，却是助手不是院长。

我懒洋洋地再回候诊板凳上等着。如此无聊的时间，我一辈子就没有经验过。大约再等了半个小时，终于和院长见面了。

我为求得事情的顺利解决，抑制着感情，先把他委托我代找鹅子新娘的事情讲了。我说孩子们为他找了许多地方，才找到一只，又肥又漂亮的母鹅。价钱每台斤一圆，是一只八台斤半的美丽母鹅。我以为这一只不够十圆就可以买到的鹅子新娘，一定会使院长高兴的。那么他就不会再给我挑难……我想着想着，话也说得轻松愉快了。我以迎合的心情说着鹅的新娘子，就想逗他笑一笑，自己也准备赔他笑一下。但他却毫无反应，我所准备的“名论卓词”开始混乱了。他是如此高深莫测，既不说要，也不说不要，当然所期待的喜容是看不到的。是否连鹅子的新娘都要自己看中意的才能满意？

没有办法，我只好单刀直入向他要钱。

“真差劲，生意人要顾信用才好呀，与样品差一点儿还可以，你送来的跟你园子里的，实在差得太多了！价钱也贵。”

他的脸非常严肃，口气也非常严厉，严厉得象法官一样。好象把我当做一个欺诈罪犯似的。

“院长订的是四尺高的，哪一棵不到四尺？那两百棵，都是四尺以上，甚至有些将近五尺。院长说与样品不同，根本我们就没

有谈过什么样品。家里那些都是种了好多年的庭树……不是苗木。成木与苗木不同是很自然的事。况且，交货时院长是亲自出来检交的。有什么不对，该那个时候说，怎么能种好了隔了这么多天才提起呢？”

我的不愉快实在无法掩饰了。

“你呀，你怎能怨怼我呢？你把树都送来了，要是那个时候，我说不对，让你拿回去的话，你不是很麻烦吗？我是同情你的，你竟怨言连篇……我以为你是懂事的……”

懂事的？他的意思我根本就不懂。

可是没有几天，由那老练的种苗园老板的指教，我才懂得其中奥妙。虽然非常不愉快，但这时我只希望他早一点付清，就是再赔一点也无所谓。因为我已经对种苗园老板违约多次，如此还有什么脸见人？只得勉强抑住恨意，简捷地说：

“那么，这样子吧，我们一起到您认为最便宜的种苗园去看一下，要是有更便宜的，就把那最低的价钱算给我好不好？”

这是我认为最公道而又是一个最后的办法。他却以轻蔑的嘲笑口气说：

“你真傻！我哪里有这闲工夫呢？你不象个生意人……”

“不象生意人？……”我诧异地说。这到底是什么意思，着实叫我莫名其妙了。

很多大宗生意不是都采取投标或比价方式办的吗？这样他还说我不象生意人，那么，这位会做生意的医学博士，我该另眼看待了。

我开这个花圃已经好多年了，天天都在做生意。客人来买花，价钱说定了，就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有些没有带钱的赊欠一段时间也有，可是非常干脆。不过，这些都是五钱十钱，最

高也只不过三五圆的生意罢了。难道这样大宗生意就会特别？不管怎样，如今我只希望他早点付钱，才能下得了台。今后，象这样麻烦的，就是有再大的利益可图，我也不敢领教了。况且这次我已赔了不少钱。

“是的，这样的大宗生意我全无经验，就请院长先生指教吧。但我不说贵，先生说贵，我请你问问别的种苗园作比较，你又说没有闲工夫，那叫我怎么办呢？我园子里很忙，为收这笔账花了这么多时间，真叫我为难。请先生帮忙，我们干脆一点好吗？只要马上付款，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你想付什么价钱就付什么价钱……”

“好吧，我再商量一下。”

“还要跟谁商量呢？先生，不能现在就做一个决定吗？”

“不行！”

他打了个呵欠站起来，我又没有得到要领，空跑一趟了。

九

月底已经过去，在新的月份里我再跑了医院五次。有时找不到人，找到时也是得不到确切的答复。我气得几乎要发疯了，但因拿不到款就无法清还种苗园的账，只好当做笨瓜忍受了。最后他把价钱杀到每株五十钱，我也答应了，如此虽要损失好几十圆，我却觉得好过一点。可是话虽说定了，付款时间他还不说个明白，一直拖下去。

又一个月底过去了。种在医院四周的那些龙柏都长出了新芽，异常青翠好看，我却被弄得神志皆消。

乡下的种苗园来了几张信催得越来越紧。这一笔账全赖于

医院的付款，院长既不说明白付款日期，我就无法回信，一天天都在焦急郁闷中过着。

园中的杂草又长得很高了，我空焦急着无心去除。

再过了十几天，种苗园的老板亲自找到家里来了。我呆呆坐在桌前时，他带着气愤的脸容走进来。我请他坐，给他泡茶，表示歉意之后，把付款拖延的原因一五一十说着，心里非常难受，耳朵也发热了。

“哈哈哈哈哈……”

种苗园老板却大笑起来，叫我吃了一惊。

我正莫名其妙地望着他时，他接着说：

“这笔账我给你代收好了。”

他是如此有信心，有把握，真叫我难以置信。

“你要替我代收？你能替我代收这一笔款？这话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学校或旁的机关因种种关联，有时候也许会拖延一点时间。公立医院是独立会计，只要他不想刁难，随时都可以付款。”

“可不是吗！不知道为了什么，他竟故意刁难。我着实不能了解。”

“理由倒很简单，回头你就知道。但是，你那只母鹅，院长所要的你那只母鹅是代价，可以让我带去吧？……”

“这个这个……”

“你不甘心吗？那我就没有办法了！”

“它已下蛋，孵出了八只小鹅，又是孩子们最喜爱的，拿走了恐怕……”

“又不是孩子们的恋人、媳妇。鹅子，都是一样的，再买一只

充充数，孩子们不是一样会爱它？……等一段时间，还不是一样会带小鹅？”

他说着说着走到鹅舍去了。他伸手握住母鹅的长脖子拖出来，把双足绑着带走了。鹅子打着翅膀叫着，象在求救似的看着我。我觉得心痛，但在债主面前，我是救不了它的。

如此，我受了他的指挥，手拿母鹅跟他一道到院长官舍之后，再到医院找院长。

“院长先生，您所看中的鹅的新娘已经送到府上去了。鹅子的新郎新娘和陆相亲，乐得什么似的……”

其实拿去的母鹅被放在这生疏的地方时是惊叫了一阵的，其后即寂寞地蹲在角落里……这个老练的种苗园老板却说得有声有色，什么新郎新娘都很和睦相亲……也许这就是做生意的奥秘吧。

如此一说，院长的态度全变了。那个严肃得叫人开不了口的人，一时变成了一个喜容满面的好好先生。

“唔，真的，那太谢谢你啦！”

一个人之能够变得这样的快，真是叫我难以置信的。但事实却摆在眼前。院长接着说：

“你们请等一等吧！”他说着走出去一趟，很快就回来了。随即叫我们马上到会计那里去拿钱。就在等着的那很短的时间，他也吩咐护士泡茶，请烟。

临走时院长还笑嘻嘻地把我们送到门旁，连说谢谢。

到会计拿钱时更叫我大吃一惊的是，每株照旧给了七十钱。在回家途中，种苗园老板回头向我笑笑说：

“怎么样？他所要的都给他好了。这样的话，就是每株开一圆，甚至一圆五十钱的价钱，他也决不会说贵的。你要记住，这

是公立医院，贵不贵对他自己的腰包毫无关系。可是，送他不送他，那就大有影响啦。有些公开要回扣，要请客，要红包的，这个院长不敢如此做，就算很顾面子的了……”

“原来如此……”

我才发现了一个“真理”似的，可是如此发现却只加添了我的气愤和忧郁。

“这就是共存共荣。”

种苗园老板又说了。大东亚战争就以“共存共荣”为标榜，连这位乡下人也学会了这一套。

“共存共荣？”我盯视着他，不得其解。

“是的，生意可以做得非常顺利，而互相得益，可不是吗？”

生意可以做得顺利，而互相得益……不错倒是不错的，但其背后总有许多人因此蒙受其害。

《共荣经济的理念》——我又想起林文钦君的著作来了。

林文钦君曾指责英国商人收买清朝的部分官员，而在中国大陆做鸦片生意……这在这些生意人眼里也正是“共存共荣”，可憎的共存共荣呀！如今我也当了这样一个串角，不禁心战胆寒。我随即算还了他的残账，象要逃避他似的走开了。在回家途中，我手拿着那些剩余的钱，心里非常不安。这三十圆……说来并不是赚的，是免于损失的，却是鹅妈妈出嫁的代价……

林文钦君为求透彻于“共荣经济理念”而夭逝了。我却申演了虚伪的“共存共荣”而生存……良心的苛责，叫我非常难受。

回到家里时，孩子们也都下课回来了。照常把鹅子赶到草地上吃草，可是，却消失了从前的天真活泼。失了老伴的鹅子，失了妈妈的小鹅，更显得寂寞悲伤，左找右觅，发着悲苦的叫声。

“老伴呀！你到哪儿去了？”

好象是这样叫着寻觅它的老伴似的。

小鹅们更是彷徨着乱在一起，草也不吃了。

我决心要继承林文钦君的遗著，把“共荣经济的理念”完成。
为了弥补自己的罪过，这是不可不做的。

缺乏经济知识的我，这也许是不太容易的事情，但是除非如此，美丽的明天就无可希求。

“不求任何人的牺牲而互相帮助，大家繁荣，这才真正是……”

我用手帕拭着因泪而发花的眼睛时，忽然觉得林文钦君这最后一句正象一只巨手在摇撼着我的心。

(原作日文，一九四二年发表于《台湾时报》十月号。

一九四七年收于台湾三省堂出版《鹅鸟の嫁入》小说集。

一九六六年改订译成中文。一九七四年元月

一日发表于《中外文学》二十期。)

种 地 瓜

自从父亲被派到南洋当军属以后，伯父的儿子曾来帮过一阵子忙，但不久，这位堂兄也当了劳务奉公队队员，远征南方，花圃就一天天荒废下来了。

林清辉一直在准备中学的入学考试，每天留在学校读书，迟迟而归。每当看到中学生时，胸中就砰砰然，咬紧嘴唇，坚决地自语道：

“就看今年四月！”

可是又看到在花圃辛勤工作的母亲、姐姐和弟弟们——他们为了不输给蔓延下去的杂草，每天工作到看不见脸的黄昏——便反省自己这样做是不是应该。

最近三餐只喝稀饭，肚子饿得特别快。拚命把同样的话塞进几将炸开的脑袋，一边用拳头敲敲嗡嗡叫的脑袋，一边反复背诵课文，不知不觉，眼前呈现出一碗热气腾腾而盛得满满的白米饭，肚子咕咕叫得厉害。现实的一切令人憎恨不已，不禁骂了一声“他妈的”。

如此一来，一向俘虏了他的中学生的姿影，便渐趋淡薄了。但又很难下定干脆放弃入学考试的决心。

如同往常，这一天出了校门的同时，一路上只想吃饭。抱着空肚子跑回来，冲进小屋里一看，还是跟往昔一样地令人失望——餐桌上摆好了香喷喷的饭菜，等著自己回来开饭的梦想，到底还是梦想。

家里谁也不在。

没有点灯的昏暗小茅屋，阴森森地象鬼屋。把书包塞进用石油箱叠起来的书架，跑进厨房看看。

掀开锅盖，伸手往里面一掏，锅子洗得干干净净，带点冰凉的感觉。经过第二次的失望，林清辉慢慢清醒过来，突然觉得不好意思，急忙跑出田园。

母亲背着的小弟弟已滑到腋下，好象哭累了而打瞌睡——他想起从前背着小妹妹时，小妹深睡而头往后仰着滚来滚去的情景。——一边忙着除草，比林清辉大两岁的姐姐，正揸着插了竹管为喷水口的木桶在浇水。木桶大且重，一向是大人的工作。看到这，林清辉一时忘了饥饿，走过去打招呼：

“妈，我回来了。姐，我回来了。”

随即抢夺似的把木桶掬到自己肩上，发出洒洒洒的有力水声，一路洒水过去。

天色已黑，看不见什么。他一边探寻着田埂，一边洒着水。直到浇完水，他完全忘记自己。当工作告成时，他已疲惫得站立不住了。

姐姐把水桶交给林清辉之后，就把母亲怀里打瞌睡的小弟弟抱进床里，赶走呜呜叫的蚊子，盖上报纸，而后去汲饮用水。母亲用竹片削落粘在手上的泥巴，捶捶腰部，在炉里升起了火，搁上锅子。晚餐的准备，好不容易现在才开始。

要是从前，此刻该已吃过晚饭，一家和乐，边吃着从田里采

回来的蕃茄、香蕉或草莓，边愉快地听爸爸讲故事。

农忙时，从学校回来，看到饭还没做好，便任性地把书包一丢，气得要哭的林清辉，现在既不哭也不闹，想起从前渐趋模糊的影子，顶多也是感到一股甜甜的感伤而已。

二

林清辉母子们如此劳动地过着紧张的日子，但也仅能做完除草、灌水与施肥的工作，至于翻土、立亩、栽苗等工作，无论如何也忙不过来，因此田园日见荒芜。

即使父亲在家时，雇一个帮工，好不容易才能赶完工作，而如此耗费工夫的花园，叫他们母子来做，实在太勉强。再说母亲也曾到处托人找一个帮工，但时下没有一个无事可做的闲人。“好农无杂草”——父亲别后留下的这句话，啃噬着母亲的心，每想起这句话，便觉心中亏欠，不禁潸然泪下。但毕竟无可奈何。

尽管心想“我不认输、我不认输”，但看到眼前荒芜下去的田园，总感到心灰意冷。这时候，唯一能鼓舞她的，就是丈夫寄来的“军事郵便”：

“对于你们的决心与觉悟，我甚感激。为了让清辉读中学，想要维持现在的经营，那是很好的，但请不要忘记人的力量是有限的。要是太勉强自己而倒下去的话，幼小的孩子们即将迷失于路途；且这次的战争是持久战，妄想于明天后天或一个月、两个月就能凯旋归来，那是梦想。因此，只有抛弃浮华与虚荣，降低生活，希望你预想最坏的处境，好好养育孩子。此时我们以投出生命的觉悟而战斗，他日接受真理、承继我们意志的是孩子。你们利用休闲时间种些地瓜，勤劳是我的主义，教导孩子努力耕

种,是我无上的希望,但也不可勉强超越限度。今日劳动明日可死是我们军人本职,后方的人不可如此。爆竹烟火式的勤劳,百害而无一利。持久战是每天不断地工作,不是猛干一两天就可以倒下去的。无论谁说什么,都不可被虚荣与虚势所魅惑而倒下去。虚势与虚荣,乍见很勇猛,但为新生代,只带来反效果。”接着述说自己目前的生活,最后写了两句诗:

“挖战壕捉蚯蚓奋勉向上
听枪声如溪流勤种地瓜”。

三个人寂静地吃着过了时间的晚饭,母亲吟味着这两句诗。

两个幼儿睡得不晓得起来吃饭,两个大孩子吃得快要打盹的样子。

叫他放弃入学考试吗?——母亲吞下眼泪,直看着这姐弟二人。心里想着,但讲不出口来。“清辉、清辉。”

听到母亲的声音,林清辉怔了一下,呆然望了桌上一眼,慌慌张张往口里扒饭,但总无法违逆袭来的睡魔,不知不觉又打起盹来。

另一边完全清醒过来的碧玉,忘了刚才她自己也在打盹,用筷子指着弟弟说:

“贪睡鬼,饭粒掉啦!”

说着,嗤嗤地笑起来。

母亲也拭去眼泪,笑了出来。

但那仅仅是一瞬间的事情而已,随即无法压抑涌上来的泪水,垂下项颈。哽在咽喉的饭无法下咽。

“体谅父亲的心情,我们也来种地瓜吧?光是种好看又值钱的东西而令田园荒芜大半,实在不应该。”

“对啦。挖战壕三天三夜也觉得蚯蚓很香甜啦。我也放弃入学考试，拚命地……”

林清辉这一说，碧玉便唱和道：

“听枪声如溪流勤种地瓜。”

大家同声而笑。

幼儿哇哇地哭闹起来。

三

早晨五时半起床，是这一家一贯的不成文法律。要不是生病，绝不准睡过五点半。对别的事情不多闻问的父亲，唯独对“一天之精神在早起”极为严格地执行。

“清辉、清辉！起床哟！”

“嗯、嗯……”

清辉举起手，脚一伸，又翻个正面睡着了。

“碧玉、碧玉，起床哟！”

碧玉用手揉揉眼睛，翻了个身，也没起床。

母亲毫无延迟地在五点半起床，生了炉火，搁上锅子之后，已反复三次地叫孩子们起床，结果还是老样子。

象昨天和今天的情况，勉强叫醒孩子，母亲觉得未免太残酷。且今天是星期日，就让他们多睡半个小时吧，母亲想着，来到厨房，不久挂钟打了六点。母亲怔了一下，为了打破二十年来励行不断的不成文法律而内心甚觉痛苦，尤其对于战地的丈夫更觉对不起。

于是，再度进入房间，正想非叫醒他们不可，碧玉已惊慌地猛撼着弟弟起来。母亲不发一言地回到厨房。姐弟三人也随着

进来，象犯了罪似地、默默地开始自己的工作。碧玉赶快去提饮用和洗脸水，清辉去采蔬菜，小弟打扫。

不久，早餐做好，大家都到齐了，显得热闹而有精神。采了蔬菜又掘蚯蚓喂了鸭子的林清辉说：

“爸爸今天早上又吃蚯蚓吧？”

这句话不但是表露思念前线父亲之劳苦的心情，同时也用来激怒老是吵着没有菜肴而不吃饭的小弟弟。有一次，曾把发唠叨而不想吃饭的弟弟的饭碗抢夺过来，拿着盛满挤来挤去的蚯蚓的铁罐子，凑到弟弟的嘴边，这下子，成了弟弟最有效的催食剂。这个才六岁的清文，也曾帮忙掘蚯蚓，手抓蚯蚓都不觉得怎样，但一旦被凑到嘴边，叫他吃下，就吓得大哭起来。所以，要是提到蚯蚓他就不敢再吵菜肴的事。因此，每到吃饭时，碧玉或清辉就说蚯蚓蚯蚓如何。唯独母亲已不敢再看到蚯蚓，甚至也不愿听提到蚯蚓的话。想到丈夫吃蚯蚓以免饿死，说不定还立功凯旋，便觉蚯蚓值得感激，甚至涌现爱惜之念；但战局愈来愈苛刻，说不定此刻正忍着饥饿而战斗着，想到此，不禁痛苦万分。而现在，自己还吃着饭，实在很过意不去，叫人怎能咽下？但不吃又不能维持身体，也不能达成照顾不久即将成为解放战士的孩子们的责任。……这么一想，她也就成为苦苦吃饭的人了。何况目前多少被践踏的人们在各地劳动着……

吃过早饭，孩子们各个提了工具，下田去了。

“清辉，你不去学校行吗？”

虽是礼拜天，但为了准备入学考试，每天都上学校的清辉，今天早上却是第一个跑向田园，因此，正在收拾碗筷的母亲叫了他。

“没关系啦，从今天开始要种地瓜啦！”

清辉连头也没回地回答着，蹦蹦跳跳地跑向田园。

(收于一九四六年台湾三省堂出版《鵝鳥の嫁入》日文版小说集。)

无 医 村

在学生时代发生关系的同人杂志，来信向我要稿和捐钱。这时我正闲得很郁闷，说为了消遣，未免太不认真的了，可是，实际上，我却不能完全否认这个因素，终于决定写些什么。

在学校时，曾写过诗和小说，既没受人赞赏，也没受过贬抑，也许是不在人眼里。当时，因为未曾受过贬抑，故厚着脸皮，如今想一想，除排字工人和校对者以外，恐怕没有一个人读过这些作品吧。但是，好象“大舌的爱讲话”似的，以后我还是时常想写些什么。

然而，学校毕业后，我便成为一家主人，也就没有工夫去想它了。刚毕业时，是为了要筹开一家医院的资金，吃了很多苦头，开业以后呢，生意又不好，从此便是始终为了还利息和种种费用在头疼，但是，世间的人都有一种习惯，以为医生一定都很富裕，所以我也就不愿意把自己的惨状公开出来。我常常想，这大概是地势不好的关系，若再搬到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去，说不定生意就会渐渐好起来，可是却又恐怕增加债务，所以就这样一天天地拖过去，苦痛也就一天比一天地浸进到骨髓里。

在胡思乱想之间，我的心境又变了，我以为写不痛不痒的稿

子，结果也不过是白浪费纸张，然而，长久以来的惰性，却在我接到杂志社的信时，马上在回信的诺字周围画一个圆圈，表示承诺。及至把明信片扔进信筒里，我便觉得错了，从此以后便在懊悔的心境里彷徨。

辞掉罢？我终于不能决断。这个杂志社是多士济济的，当然轮不到自己出风头——越想越不妥当。编辑人的意思与其说要我的稿子，不如说要这个医生的钱吧？——想到这里更增加我的苦恼。

我的脑海里，密布黑云般地沉闷着，连一点新鲜的气氛也没有，想要写原稿，这完全是过于郁闷的一种反动罢了。写那些一文不值的原稿，不如追打这诊察室里嘎嘎地飞着的蚊虫还比较对得起社会。我终于把这个意思写了寄给编辑人去。

二

编辑人的回信来了。信里说：

“吾兄不以诊疗医为足，而愿当预防医，在此缺乏奎宁时，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怪不得是木村博士的好徒弟，同人们都很佩服。然而，吾兄，我们的杂志社现在是濒于垂死的状态中，很迫切地盼望吾兄给我们打一针强心剂。”

这真使我难为情了。与其说他是编辑的能手，毋宁说他是经营的老手，我对他推辞写稿，他竟回这张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信来。充满自尊心的我，终于把它解释为这杂志社是不能缺少我的稿子的，我这支笔能够支配这部杂志的死活，我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了。他虽然没有提起捐钱的事情，但却似乎在力求物质的援助。

既然蒙他的青睐，我便觉得非下一番功夫来报答他的美意不可，但仍然是无济于事。

然而，若被他想作因为不愿写稿，才不寄捐款去就讨厌了，更不愿意在此时暴露自己的苦况以求谅解，结果是只好自认倒霉罢了。

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就在药局找出注射药和其他的药品让给邻居的名医，把那些钱寄去。因为邻居的病院生意很好而不够药品；而我自开业以来，却几乎没有病人光顾，一些药品都存着没用。

约莫经半个月杂志送来了，在第一页登着一段感激我的文章，说我是很有德望的名医，并且说，这部杂志在一息奄奄时，因我给它打强心针才苏醒过来，我看到这里，真使我啼笑皆非，我对于这部杂志的贡献也许不少吧。但是，以一个刚由学校出来的新手，在这名医满街、从来是打死蚊虫的数目比医治病人还要多的所谓“预防医”，称我是很有德望的名医，这也未免太挖苦人了。

我忽然涌上诗兴，在这个只有蚊虫进来的诊察室里构思着蜘蛛诗。

三

“乒乒乓”“先生！先生！”从外面传了这种声音进来，我一面写着蜘蛛诗，一面听着：

“乒乒乓”“先生！先生！”这种声音接连地叫着。我象大诗人尼禄(Nero)般的，一点也不被它扰乱了诗境。

“先生！先生！”打门声和叫声渐渐急起来，但是我很沉着地再写了一行。

夜已经很深了。可以想象这大约是很要紧的病人，可是，我仍相信是邻居的顾客。象这样已经不是一次或两次，我刚开业时就有好多次使我由梦里跳了起来，及至一开门，才知道是隔壁的主顾在作怪。尤其是白天整天也没有一个人来，难道在半夜里有人来打门的道理。我所以能够象尼禄般的矜持于自己的诗境，就是因为如此的。叫声越叫越大，打门声越打越急，我手里的钢笔也越走越快，接连地又写了三行。

这个时候，“刘先生！刘先生！”很清楚的，这种声音打着我的耳鼓，我“萨”地站了起来。邻居的名医是林先生。刘，没有错，是我呢。

四

开门一看，是一个象僵尸的男人，提着灯笼笔直地站在我家的门口，因为是头一次的经验，使我非常狼狈。

我恐怕是在做梦，仔细地观察他的面庞，经过一会儿，才觉得自己的工作就是把这种象僵尸的人医成一个完全的人。

“请进来吧！”我说。

“不，在家里，在家里……”他直指着马路那边结舌地说。我看他那种血红的眼睛，便知道是有很重症的病人在等着我。

“唿！”邻居的名医把门关上，缩了进去。

我忙回转身走进里头，把诊察用的器具装进皮包里，心里觉得这次的责任是非常重大，无论如何非把他医好不可，这是天赐给我的一个试练，我现在似乎站在成功和失败的交叉路口，不由得念出“国之兴亡，在此一战”，我的血压已经升到九十九度了。记得长辈曾说过：若医好一个垂死的病人，他们就要替我们宣

传。那么，一下子便能挽回过去的颓势。真的，这句话很对！

我收拾停当，急急走出来，竟把搁在火柴盒上一支刚吸着的香烟忘了弄熄。及至我回家时，桌上的原稿都烧得成为灰烬，好在还没有肇成大祸。

我走出来就催促这个僵尸般的人走。他倒也很着急，可是两只脚不能如愿，走得非常慢，使我不得时常停着等他。刚一看他时，我就知道他也是一个病人，但是我的精神都被那个在等我的病人吸引去，所以，就不管他三七二十一，让他在前面走，我便在后面直推他，他似乎前气不接后气，呼呼喘着，越赶着。

我们这样子走进一条胡同，再拐几个弯，终于走进一间半倾的草屋。这完全是另外一种世界啦。前面是这么漂亮的高楼大厦，后面竟有这么肮脏的部落，这是我从来未曾觉到的。灯笼的微光所照出来的屋内，完全和小说上的洞窟一样，黑沉沉、阴气森森，地上铺四五张木板，那上面躺着一个人。我赶紧按了他的手，脉搏已经很沉，脸色也已经变了。

我马上想起编辑者所说的注射强心剂，但又使我着急起来，因为一些药品都卖给邻居的名医了。

可是，不必我着急，他忽然起了两三次几乎不能觉察的微弱的痉挛，就断气了。

枉费我那么紧张，对于他抱了这么大的期望，他辜负了我的一切，终于死去了。一回头，一个和那僵尸般的青年人相上下的瘦老婆子，坐在那儿直看着我的脸。

“可怜得很，已经断气了。”

她听到我这么一说，就以不成声调的声音“我儿呀！我儿呀！”地哭起来了。带我来的僵尸般的人，不知所措地踱来踱去。我也不知怎样才好，只是站着发愣，又不好意思回去。

五

更无人静，四周寂然，老婆子那或高或低、断断续续的哭声，搅乱了我的心胸。

“阿婆！你只是哭有什么用处呢？把他的身体擦拭，为他换换衣服，今生虽然不幸，我们就为他求取来生的幸福！”我这时想不出适当的话来劝她转意，只得用自己所不相信的话安慰她。这是多么凄惨的世间啊！人们只有一具枯槁的人体，会讲话、能呼吸，除此却没有能力来维持自己的生存。象这样的人，那里有什么前途可说呢？我只好以同样的话反复地劝解。这时我已经不是诊疗医也不是预防医了，现在我觉得自己似乎是个宣教师。

“阿婆！你只是哭……”

不用说，我那种笨拙的说教法是不会发生效果的。但是她大概是哭累了，渐渐拖了尾声，终于吐了一口气，用袖子拭眼泪，拧了一把鼻涕甩在我的脚上，再哼哼地又拧了一把涂在地上。平时对于她这种不干净的举动，我是不屑一顾的，不过此时因为她与周围的空气很调和，使我不觉得奇怪。提起洁净，这充满整个屋子的臭气，是不容易忍耐得住，但比起“死人”这个强烈的刺激，这种小小的刺激，却也不算什么。

“多谢！先生，真多谢！”老婆子停一停向我这么说。我虽然想不出安慰她的话，却勉强找问题来敷衍这个场面。

“到底令郎是什么时候患了病呢？”因为我看他却不像是个急症，所以才这样问。

“自上月十三号就病了，已经一个月了吧？……今天二十号，自上月十三号到今天已经四十天了。”

“以前有没有看过医生吗？”

“没有……”她恐惧地说。

“那么，自患病以来一点药也没给他吃吗？”

“不是……”

“吃什么药？”我问。

她指着墙角。因为太暗看不见那是什么东西，我就走近用手摸一摸，真的，很多草啰、树根啰，堆得很高。我把它拿一根在手里，只嗅出霉气以外，到底是什么树根却认不出来。

“这是什么药？”

“止泻药。”

“吃这个就不泻肚了吗？”

“是的。”

“发烧不发烧？”

“有时很高，有时就低下来，总是不退哪……”

听了这些话，似乎是患了瘟病。但是她这么滥用民间药草，却使我觉得很可怕。现在我开始知道民间治疗法是泻肚就给止泻，发烧就给退热，肚子痛就用铜钱沾水来擦脊梁以麻痹神经。

我曾看见小孩子们玩火。火引着壁上的枯草时，小孩子们便用草啦、甘蔗叶啦来掩蔽它，这倒使火势愈猛，终于把整个屋子烧成灰烬。小孩子们这种灭火的心理正和这老婆子用草啰、树根啰，给他的儿子吃，想要治好他的病体的道理一样。用心虽是很真挚，但这种无知的行为，实在太可怜了。

国家把人民的宝贵身体放在此种状态而不顾是对的吗？不，我们医师也是有责任的，我们不能只以为医师是一种职业，职业便是生意，生意就是要赚钱。我们不应该忽略了崇高的医德。然

而，实际上的问题，我们又会顾到什么呢？

我以为：需要把所有的民间药集中起来，而加以分析，究明其中的成分，然后才集大成地详加注明其适应症与使用方法，必要时也得到实地去指导。因为同一症状，常有病源之不同，这岂是我们的力量所做得到的呢？

常听到替乡村边鄙地方的无医村而呼吁，而这小巷里的无医村却没有人顾及。

“若早点请医生来看就好了，为什么不去请呢？”我这略带责备的语气，却使老婆子吃了一惊，她只叹了一口气，流着眼泪说：

“多谢，真多谢……”

她这时从怀里，摸出一包用报纸包了好几层的紫红色的纸包，要递给我。

这时，我觉得问这句话很不对，因为良心的责备，逃也似的走了出来。老婆子的生死，都要靠这些儿子，假如有钱怎肯让儿子这样呢？一定会将他送到设备完全的病院去的吧！尤其是她自己 and 僵尸般的儿子，岂不都是需要医治的病人吗？

“先生！先生！等一下吧！”她摇摇晃晃地追了出来。

“你不用费心，我不要，你收起来吧！”我把她推到原位，使她坐下。

“先生！这是一点小意思……”

“我不是因为少，你明天也需要花钱，请你收起来吧……”

“但是……还得请先生写一张诊断书，不知道要多少钱呢？”

“诊断书可以写给你，钱不要，你明天叫人来拿好了。”

我不再顾及她地溜了回来。

曾经有人说“穷人是要诊断书时才叫医生的”，我现在才开

始得到实地的经验，同时一颗心也直紧了上来。

我现在已经不是诊疗医，也不是预防医，完全成了个验尸人了。

我进了诊察室时，烧剩的稿纸还在微微地冒烟，我把它吹掉，拿了新的稿纸，以新的感触写着和去时不同的诗，当夜就写成了。

然而，虽然诗已写好，可是一种激烈的悲哀，却跟著侵袭上来，悲哀之余，竟成激愤，觉得这政府虽有卫生机构，但到底是在替谁做事呢？

（一九四二年日文发表于《台湾文学》。一九四八年中文发表于台湾《新生报》副刊。收于《鵝鳥の嫁入》。）

萌 芽

亲爱的亮，

听说你的身体很好，建儿也高兴极了，可是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呢？他总三番五次的这样问，我太为难了，叫我怎么回答他才好哩？

“已经快了，已经快了……”到现在为止，不知道说过多少次了。自从在这个夏天接到你的来信，才证实我以往的都是骗他的。可是我并没有在孩子面前撒谎，看了那封春天里来信的内容，我总以为至少在夏天可以回来的，所以才这样的告诉他。突然，这情形变了，夏天过了，盼望着初秋的消息，却还没有你的归期，建儿因之弄得垂头丧气。我的话太没信用了啊！有时他还赤裸裸地向我说：“妈妈撒谎”，我真忍不住会哭出来呢！

“因为，现在你爸呀！这样的……”说着，我张开了双手，“这样的胖了才回来啊！”我这样地说了以后，建儿的眼睛一下一下地眯着，把双手往后伸张，“这样？哇！象大力士一般吗？”他这样地问。

“嗯！嗯！嗯！象以前一样的把你背在肩上，无论去公园也好，去山野也好，去海边也好；只要你喜欢地方就会带你去玩

的。”我说完后，他非常高兴了。真的，希望再有这样的日子呀！使我的话再不是撒谎，更愿你多留心自己的身体。

台湾的文艺界，最近堕落了，有许多真实地擎着日本侵略主义的提灯在露头角。有心肝的纵然是有心肝的，他们藏手匿脚的已近静止的事实。例如某氏现在也出版一本被禁止的书，碰到那个保安课长时，就会说“你是有色分子，不行”的话。无论社会上情形是怎样，可是你在牢狱里不管如何地挣扎或着急也是无效的，但是请你把目前的一种民众运动的潜力印在心上吧！惟有能早些健康地出来，这才是你的责任。

但愿象建儿所说的“大力士”一样的强健，在自由的日子可以昼夜不断地工作。到那时为止，你应该想念着以前你送我的——“卧薪尝胆”的话，安心地保养自己的身体吧！

那个时候，我希望做一座期待着的理想的书斋，在群芳飘香的花园当中，用细小的蒿草编成一座冬暖夏凉的书斋；在那里你就可把内心所想到的一切事情，用小说或戏剧表达出来，可是身体的保重比什么都要紧的。

关于花园的开辟，想你大概会感到惊奇的吧？当前信把大体的计划告诉你的时候，你笑我的“冒昧”，说我只是三天新鲜的家伙，可是，“三天新鲜”的接到你的回信时，我已经不是三天新鲜的家伙了。我把这个计划已进行了一个多月了。现在，已过了二个月。因为你这样的蔑视我，所以我竟故意默默地把它进行着，当花朵开放以后，拍了照片送给你的时候，我想你将会感到“嘴！瞧”的惊奇啊！

因此关于建筑书斋的事，到底也可实现了啊！

你时常为我的污点而烦恼，其实一连十年的女侍者生活的污秽，一部分已因开始种花而洗掉了，其余也被这举行已有十天

的无线电体操而洗得干干净净，这第一点，使我感到劳动的兴趣，其次这就是使我养成早起的习惯。

做女侍者的时候用不着说了，就是辞去以后，也到了九点或十点钟的时候还不能起身哩！而且有时候还要常常睡午觉！起身以后，也整天象疯了般呆等着值班的轮番，所谓工作吧，其实什么都不想动手！缝衣服呀、照顾孩子呀、洗衫裤呀，这个那个都是怪麻烦、怪吃力的事，想起来真使人讨厌。可是，现在我自早到晚，整天在紧张着；从拔草、灌水、栽花、种菜，到打扫、洗衣、煮饭和照顾孩子等等都是很愉快的劳动，使我能整天的紧张。身体由于这样的活动，到夜间便有适当的疲乏，一上床就入梦了——这是十年来所未有过的健康现象。但是在开始做无线电体操会的最初二三天，似乎要等管理人来叩门才起身；现在却在五点钟时，就起来了，当管理人来召集的时候，我总是把早餐已准备得好好的。我实在无法说出这时的内心的爽快；好象使我重新又变为一个学生时代的小姐。

于是，这早晨的心境，使我整天的舒畅；园子里工作的兴趣也为之增加，似乎已很进步了。

日间大概就在太阳下工作着的，那以前的袍儿已全部送给人了；现在我已换上了农妇的黑衫，等你归来的时候，我的皮肤已与农妇一样的变成黑碌碌的了，你见了将会惊奇的吧！虽然我的皮肤黑了，而我的心却更会显得洁白呢！

最近“奉公班”在招收成人补习班，是召集文盲，去教他们一些读书和写字，昨天管理人来看我，并叫我做讲师去，我已经很快乐的把它接受了。

真的，我还没有告诉你呢，就是本来我希望在女子学校毕业后去做幼稚园的老师，以小小的孩子为对象，唱唱“鸽呀！哦，

嗽”的曲子。可是家庭为了父亲经商的失败而破产，终于，我在三年级的时候，也因之停学了。可是为了要接济全家的生计，我才去做了女侍者；因此，我就开始了那讨厌的生活。接着，父亲死了，不多时母亲也随之去世，从此，我就没有需要我接济的人了，可是养成了习惯的我，不想因此而辞去。在那个时候，因为我喜欢文学的书籍，所以人家给我一个“文学女侍者”的代名词，由于朋友们的介绍，才认识了文科大学生的你，经过你的劝告，我已有了辞去的决心，似乎一定想改行了。可是说到女子的职业，我以为这个那个都是相仿佛的，我想起我的同学R和K，她们在公司里做女职员还不是差不多？反正，一个女侍者想去做一个职员是不会很受人欢迎的。

就说R吧，已无能地做了经理的姨太太。K更可怜地，已由主任那里染了梅毒而被遗弃，现在就在××街当了妓女——这是由于女子的懦弱呢？还是男子的兽性？在你大概又认为社会制度的罪恶，而我却是以为这是一种人类意志的作用呢！

然而，由于与你的关系，我生了建儿，可是我还没有达到改行的决心，每天不断地读着你送我的各种书籍和杂志，而内心却只期待着毕业那天的来临。你说，你毕业以后，可能生活困难，但是由于夫妻俩的挣钱，我们一定会共同患难的，你这样的鼓励我，所以我也坚决地相信着。可是毕业不久的你，为了台湾民族运动的事件，竟被禁入监狱，我终于失望得象一只丧失了灯塔的破船，一会儿，又生活在漆黑里。

所以，我既没有辞职，又没有继续去酒家工作，只是把你以前给我的书本和信札已弄得破旧不堪，不知道已看过多少次了啊！因为这些乃是我唯一的安慰，唯一的朋友，每天只有这些才能替我消愁。无论接到你从监狱里来的信，我也总是半悲半喜

的。因此，连酒家朋友来看时，我也不敢说出辞职，这就是因为“当这些贮蓄的钱用完以后……在那个时候……”的念头首先袭来而使我不安。

过了几天，认识了时常来寓所卖花的婆婆，我又常常到她园子里去玩，简直就成了一对知己的朋友。在打趣时，我说起了也想种花的话，她听到这些，和关于你的种种，更诚心诚意地用“那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的话来鼓励我并替我设计，这些我在前信中告诉你的时候，你却笑我冒昧呢！

可是由于那位婆婆的帮助，借来了二百坪的园子，那才二个月以前的事哩！当时我想立刻告诉你，可是为了你说过“冒昧”和“三天新鲜”，因此，我才下了固执而默默做给你看的决心。

但是，有时也时常会袭来一种怀疑和懊悔，甚至什么事也不想做；尤其是刚开始的当儿，全身的骨头都会酸痛。可是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我似乎养成了一些做这种工作的习惯，这时，我想告诉你使你高兴，虽然，我已不是“三天新鲜”的家伙，可是，我还恐怕又会被你笑“三月新鲜”的哩！所以我想还是象前面写过的，索性等花儿开了再拍照片给你，使你看了会发出“嗷呀”的呼声。

虽然，在这二个月的里面，我还有种种动摇的意志，可是，现在我已感到这种工作的愉快了。而我一生唯一的理想和抱负，就是在花园的中间替你造一座书斋；无论袭来了暴风雨或其他的东 西，我却很镇定地在等待着你那自由日子的到来。

现在，我回想着往昔的种种辛酸，和这十天前的继续怀疑与懊恼，更使我感到莫名的快乐。呀！孩子醒了，大概要小便了吧？

二

孩子小便以后，又睡着了。他那有规律的，平衡的呼吸，使人感到他的健康了，尤其被太阳晒黑了的面孔，更显得强健。可是他时常会伤风，那二三天前吹起的季候风，发出萧条的叫声，飕飕地吹入房子，而他却还安宁地睡着。

以前，这孩子不知怎的不爱吃蔬菜，现在，园子里种的菜已有五寸长了。“去拔来吧！去拔来吧！”他时常对我这样说。因此还没有成熟就拔了一半来，一半放在酱汁里，一半就放了点盐和酱油，他“好吃啊！好吃啊！”地说着，又多添了半碗饭。我看到他也在吃，这又嫩又鲜的更觉得美味了，大概由于自己流汗做出来的缘故，虽然是蔬菜，也似乎更好吃了。

卖花的婆婆给我的园子里种的洋牡丹，已经有一尺高了，下个月就会开花，说起这个，建儿总是成天的这样闹着“开呀！开呀！快快开呀！”

所以，当我在拔草的时候，他总是跟我帮着拔的。当初，他常常会把花和草弄错，现在决没有这样的事了。不但这样，连清早我用喷水壶灌水的时候，他也跟着我，还要把我的喷水壶“借一借、借一借”的。

“哇！不是很重的吗？回头买一个小的给你吧……”听了我的话，他就很乖地打着旋，因此，每当用完午餐在休息的时候，他总三番五次地叫我上街去买喷水壶，于是就在街上的旧货店里找到了一个小巧而玲珑的买了给他。在那个第二天的早晨，他就很早起，在播有种子的畦上小心翼翼地灌水了。

“什么时候才萌芽呀？”

“那个……”

因为我对这还没有经验，所以不能答复。

“婆婆说过，大概三天或四天就萌芽了！”

自从这样说了以后，每当灌水去的时候，他总细细地探看后说：“妈，还没有出呢！”

接着他走向洋牡丹的中间：“开呀！开呀！快快开呀！”这样反复地念着。

每当听到“开呀！开呀”的叫声，我也想着这种事情。

清晨起来，突然开了一朵洋牡丹，这是红带白的叫做村姑的一种，这是建儿最心爱的，所以我叫着：

“建儿，建儿！开了！村姑开了啊！”建儿匆忙地把棉被拉开，连鞋子都不穿地跑了出来，接着，“啊！啊！开了！”的一面喊，一面用手在花朵的周围滴溜滴溜地划着圈子，边拍手。想起这些，简直会使人高兴得掉下泪来。

可是，婆婆说，这朵蓓蕾还要等一个月才会开。我现在似乎高兴而又焦灼地期待着，所以当每天早上起身的时候，我总是提心吊胆地到园子里看这一朵有没有开的奇迹。

以后，婆婆来了，她发现洋牡丹的根里有虫，并告诉我说：“有三株根因被咬而枯了，这种叫做‘夜盗虫’的，就是在午夜出来破坏的虫，所以非到午夜或天亮之前，乘虫还没有隐入地下时去捕捉不可。”一难去了一难又来，大凡人就靠这样的磨练才会坚强和果敢的吧！

已经一点钟了吧，二个月来，这是最迟睡的一夜，最近我养成了每天五点钟起身的习惯，倘若再不睡，明天的虫逃走了呢，……我这样想……

祝你晚安！

三

昨夜上床之后，为了想起你，我睡不着了。虽然我很寂寞，可是总还有照应花朵和蔬菜的自由；建儿用我的手臂做枕头睡着，虽然不能任意工作，至少还有自由的。可是想到铁窗下既没有谈话的对象又没有谈话的自由，孤苦零丁的你，眼泪就滚滚地淌下来。正在这昏昏迷迷的时候，我入梦了，我梦见开满了洋牡丹、菊花、唐昌蒲和其它许多花朵的园子当中，有一座意料不到美丽的书斋，我整理着桌子上的东西，建儿骑在你那象大力士般大的肩头，慢吞吞地进来，我把钢笔和纸收拾后，说：

“建儿，爸有工作呢！你去拾掇花儿吧……”

说着，就把孩子从你的肩上抱下来，你象魔术师般很快地坐在椅子上，一会儿，就写成了一部厚厚的戏剧。接着，很快地换了个场面，象面对着某一个戏院的舞台，你我和建儿三个都被挤在人群中，舞台正演着一幕非常伟大的场面，观众都因而发狂呢！舞台上的群众和观众打成了一片，情爱象怒涛般向他们击来。我们也为之兴奋和感动。突然，我却看不到你和孩子，红了眼在找着。

“妈，妈！”耳边似乎有建儿的声音在叫。

我被惊醒了，一起来，床上却没有孩子的影子。

“妈，妈！”正在这个时候，又听见建儿在田园里传来的连续的叫声。

于是，我跑了出去。

“出了，出了，芽出了呀！”蹲在播有种子那边的建儿，一看到我就叫着跳了起来。

我飞也似地跑了过去。

真的，象大群的蚂蚁搬食般，满畦都是粒粒的白色，十几种的花和蔬菜的芽已经萌出了！

我自己建立起来的新的园地，竟这样的发芽了！而又慢慢地生长着。我和孩子也因劳动而一天一天的得到了新的快乐，并得到无限的希望和鼓励。最近，我很想把美丽的花朵和新鲜的蔬菜分送给社会上的人们，此外，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在这园子中演出精彩的戏剧，把我梦中所见到的那种感动分送给劳动的人们。

最后，我希望你能真正很健康地归来，让我们努力把梦实现！

（一九四二年日文发表于《台湾艺术》。一九四九年中文发表于台湾《新生报》副刊。收于小说集《芽萌ゆる》，被日本当局查禁。）

送 报 夫

“啊！这可好了……”我想。

好象肩负着很重很重的东西，而快要被压扁了的时候，忽然碰到有人帮我把这重荷卸了下来似的，是那种轻松快乐的感觉。

因为，我来到东京以后，一混就快一个月了，在这将近一个月的中间，我每天由清早到深夜走过东京市的一个一个职业介绍所，还把市内和郊区划成几个区域，带着从报纸上抄下来的征募工人的广告走遍了各处找寻职业——但一直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一个让我工作的地方。而且，带来的三十圆，现在只剩下六圆二十钱了，留给和三个弟妹在家的母亲的十圆，已经过一个月了，该是快要花光的时候了。

在这样惴惴不安的时候，而且从报纸上看到了全国失业者三百万的消息大吃了一惊的时候，偶然在大崎派报所的玻璃窗上看到“征募送报夫”的招贴，我高兴得差不多要跳起来了。

“我可找到了立志的机会了。”

我胸口突突地跳，跑到大崎派报所门口，推开门便恭恭敬敬地打了个鞠躬。

是下午三点钟，好象晚报刚刚到，满房子里都是“咻！咻！”的声音，几十个送报夫正忙乱地在叠着报纸。在这些忙乱的送报夫中间，只有一个悠闲坐在椅子上对着桌子的，身穿西装，头发光滑滑的男人，把烟卷从嘴上拿到手里，大模大样地和烟一起吐出了一句：

“什么事？……”

“呃……送报夫……”

我说着就指一指玻璃窗上纸条子。

“你想……试一试吗？……”

老板的声音是严厉的，我象要被压住似地发不出声来。

“是……是的。想请你收留我……”

“那么……读一读这个规定。同意就马上来。”

他指着贴在里面墙壁上的、用大纸写的分条规定。

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地读下去的时候，我依然瞠目惊住了。

第三条写着要保证金十圆，我再读不下去了。眼睛开始发晕。

过了一会，回转头来的老板，看到我那种颓然的样子，便问：

“怎么样？……都同意吗？……”

“是……是的。同意是……都同意。只是保证金还差四圆不够……”

听了我的话，老板便从头到脚，仔细地望了我一会，而说：

“看你这副样子，觉得很可怜，不好说不行。那么，你得要比别人加倍地认真做事！懂吗？”

“是！懂了！真是感谢得很！”

我重新把视线落到他的脚尖那里，说了谢意。于是把另外

郑重地装在衬衫口袋里面、而用别针别着的一张五圆票子拿出来，和钱包里面的一圆二十钱合在一起，恭恭敬敬地送到老板面前，再说一遍：

“真是感谢得很！”

老板随便把钱塞进抽屉里面，说：

“进来等着，叫做田中的会照顾你。你要好好地听话呀！”

“是，是。”我连连点头答应，坐在他脚下等着。心里非常高兴，却暗中想着：

叫田中的不晓得是怎样的一个人呢……要是那个穿学生装的才好呢！……

在我同老板打交道的时候，叠好了报纸的一个个走出去了。偌大的房里寂静无声了。我静静坐在老板脚下，心里却热烈地回忆着那些工读出身而完成了伟大事业的人们故事。我决心忍受一切痛苦来完成我的志愿。

二

冬天的太阳走得极快，刚打过五点钟，天就黑了。老板早就把抽屉都上好了锁，走了。店子里面空空洞洞的，只剩我一个人。我站起来又坐下去，在这生疏而无所事事的环境里，不知道如何来度过这一段时间。

身上已经一分钱都没有了，又饿，又寂寞，又寒冷……我不免萌起被骗走钱之后被遗弃了的感觉。

这是无聊的。钱在那个抽屉里，桌子在这个房子里，这房子是大崎派报所！刚刚有几十个送报夫从这里走出去。老板刚刚答应收留我，这里是我这一个月奔波之后初得到职业的处所。这

不是虚幻的楼阁……我打消了那些变化无常的怪诞念头，而勉强回忆那些立志传中的人物，来点燃心里的灯光。

等了好久好久……真的光明来了。第一个送报回来的人把电灯开了。接连，一个、两个、也有三四个一道回来的。一时冷清清的房子里面又热闹起来了，我才从幻觉回到现实，我急要找寻那个叫做田中的，便随便抓住一个人打听。

“田中君！”

那个男子并不回答我，却向楼上替我喊了一声“塔那卡”。

“什么？……哪个喊？”

一面回答，从楼上冲下来一个男子，看来似乎不怎么坏。他也穿着学生装。因为我决心在东京工读，对于穿学生装的人有特别的好感与期望。

“啊……是田中先生吗？……我是刚刚进店的，主人吩咐我要承您的照顾……拜托拜托。”

我恭敬鞠了一个躬，衷心说出我的来意，那个男子却脸红了，转向一边说：

“呵呵，彼此一样。”

大概是向来未曾受过如此恭敬的鞠躬，有点承受不住吧。

“那么……上楼去。”说着，就登登地跑上楼梯了。

我也跟在后面上了楼。但这并不是普通的楼，是站起来就要碰着屋顶的所谓“半楼”。

到现在为止我住在本所区的“木赁宿”里面。有一天晚上，说是什么大学的学生来参观，他们穿过我们住的地方，一面走过一面却惊叹着说：

“好坏的地方！这样窄的地方怎能睡得这么多的人！”

然而这个派报所楼上，比它还要坏十倍。简直不是人住的

地方。

“榻榻米”的席面都脱光了，只有脏得漆黑的稻草，我们就要睡在这上面。这里有三三两两挤在一堆讲着话的，但大半都已钻在被窝里面了。看一看，是三个人盖一床被头，从那边墙根起，一排排地挤着。

我是在台湾乡村长大的，家父是一个勤恳的自耕农，虽然不怎么富裕，住的地方却是宽敞的。我爱洁净，便自己占了一个房间，每天弄得很整洁。可是，做帝王的也有卧薪尝胆的时候，我已决心忍受一切了。

我茫然望着房子里面，而如此说服自己的时候，忽然听到哭声而吃了一惊。回头一看，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在我背后的角落里呜呜地响着鼻子。他旁边的一个男子低声地、似乎正在用什么话安慰他。说话的内容虽然听不见，不安总是不安的。我是刚刚进来的，虽然没有管这样事情的勇气，但心里开始沉闷起来了。

——我找着了工作正在高兴时，那个少年为什么在这时候要呜呜地哭着呢？

结果，我自己确定了。这个少年一定是年纪太小，想家想得哭起来的吧。如此我就放了一点心。

昏昏之间，八点钟一敲，电铃就“铃！铃！”地响了。

“睡了，喂。早上要早呢……两点到三点之间报纸就到，大家都得起床。”

田中这样告诉了我。

三

从那边墙根排起的人头，一列一排地多了起来，房子已经挤得满满的，我不知道如何挤得到侧身之地。田中拿出了被头，我和他，还有一个叫佐藤的一起挤进去了。挤得很紧很紧，不说翻身，就是要动一下都不可能。我曾看到过人家把瓷器装在箱里，那是要挤得越紧越好，不许有一点空隙的。我们正在如此挤着，不，说是象沙丁鱼罐头还恰当些。每一个人还要压得扁扁才行。

在乡间，我是在宽地方睡惯了的，房间又要打扫得干干净净，因为我最怕跳蚤。

可是，这个派报所却是真实的跳蚤巢。一侧身便从脚上、大腿上、腰上、肚子上、胸口上一齐开始进攻来了，痒得无法忍受。本所区的“木赁宿”虽然也有很多的跳蚤，但那里不象如此挤得这么紧，觉得痒时，我还可以爬起来捉一捉的。至于这个“半楼”里面，是如此动都不能动的沙丁鱼罐头啦！我除了咬紧牙根忍耐之外，没有别的法子。可是，一想到这是好容易才找到了的职业，是立志的第一阶梯，这一点点算什么？……便也满不在乎了。

“比别人加倍地工作，比别人加倍地用功……”想着想着，我兴奋起来了。因兴奋和跳蚤的袭击，九点敲了，十点敲了，我都不能够睡着。

到再没有什么可想的时候，我便伸颈数数挤在这里的人头，连我在内一共是二十五个。第二天白天我数数在这房间的“榻榻米”，竟一共才有十二张席子。平均每张席子要挤上两个人多一点。

这样混呀混的，小便胀起来了。不巧得很，我却是夹在田中和佐藤中间睡着的，要爬起来实在艰难极了。大家都睡得烂熟，怎么好意思掀起被头把人家弄醒？想轻轻地从头那一面把身子抽出来，却又碰到睡在头一排的人脑袋了，他们的脑袋正塞着我的出路。

我斜起身子，用手撑住，很谨慎地（大概花了不止五分钟罢）才把身子抽了出来，却免不了碰了佐藤一下。他翻了一个身，幸而没有把他弄醒。

这样地，爬是爬起来了，但要走到楼梯口去又是一件苦事。头那方面，头与头之间相接着，没有插足的地方。只因脚比身体所占的面积小，算是有一些空隙的。可是，脚都掩在被头里面，哪是脚哪是空隙却不容易弄清楚。我仔仔细细地找，找到可以插足的地方就走一步，好容易才走到了楼梯口。中间还踩着了一个人的脚，吃惊地跳了起来。

小便回来的时候，我又经验了一次更大的困难。要走到自己的铺位，那困难和出来时固然没有两样，但回到自己铺位一看，被我刚才碰了一下而翻了身的佐藤，已把我的地方完全占去了。

今天才碰在一起，全不知道他的性子，我不敢去动他。只好暂时坐在那里，一点办法也没有。过了一会，以不弄醒他的程度慢慢地挤下去，花了好久好久的时间，好容易才挤开了一个可以侧身的地方。

钟敲了十二点时，我还张着眼睛睡不着。

不知道过了多久，好象是沉入朦胧里的时候，我被狠狠地摇着肩头惊醒了。睁开眼睛一看，房子里面已经是骚乱得象战场一样。

昨晚八点钟命令睡觉的电铃又在喧闹地响着。响声一止，下面的钟才敲了两下，我竟没有睡足两个钟头，脑袋昏昏的，很沉重。

大家都收拾好被头，登登地跑下楼去了。擦着沉重的眼皮，我也跟在田中后面跑下去。

在楼下，有些人已经开始叠报纸了。有的用干手巾擦着脸，也有用手指在刷牙齿的。没有洗脸盆，也没有牙粉，我以稀奇的眼光瞧着这些——住在文明都市的东京却过着如此原始生活的人们。不用说，我没有带手巾来，便用水管子的冷水冲一冲脸，再用袖子把它擦干了。接着急忙地跑到叠着报纸的田中旁边，从他那儿分得一些报纸，开始学习怎样叠了。起初几份有些不顺手，但不久也就不比别人迟好多，能够合着大家的调子叠了。

“咻咻杀！咻咻杀！”自己的心情也和着这个调子，非常的明朗。睡眠不够而沉重的脑袋轻快起来了。

四

早叠完了报纸的人，一捆捆地抱起，用带子挂在肩头走出去了，我跟田中是第三个出去的。

外面，冷风飒飒地刺痛脸。虽然把全部衣服都穿在身上，我却冷得牙齿格格作响。因为，两三天来下的雪积到齐膝盖那么深，虽在早上三点钟，雪光照得明晃晃如白天。

这里是东京的郊外住宅区，为走捷径，我们走过许多积雪没膝的小路。而雪正开始融化，积雪下面尽是泞浆的泥水，这渗进满是窟窿的破皮鞋，没有走多久我的脚就给冻僵了。

然而，想起这一个月中间，为了找职业走了多少冤枉路，虽

然冻得我的脚由痛而麻木，现在走的路却给我许多希望和幻想。再想到和三个弟妹在家等我消息的母亲，想到全国失业三百万人……这样的苦也就满不在乎了。我自己鞭策自己说：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如此提起精神走，脚特别用力地踏出去。

田中走在我的前面，也特别用力地踏，用一种奇怪的走法走着。每次从雨板塞进报纸时，就告诉了我那家的名字。我用电筒照着订户名单，复诵着以便记入脑里。

这样的，我们从这一条路转到那一条路，穿过小路和窄巷，把二百五十份左右的报纸完全分送完了的时候，天已经亮了。

我们急急地往回家的路上走。肚子空空地，觉得隐隐作痛。昨天，六圆二十钱全被老板拿去当作保证金，晚饭没得吃，昨天的中午、早上——不……这几天以来，望着渐渐少去的钱，觉得惴惴不安，终于没有吃过一次饱肚子。现在，一回去一定有那香喷喷的豆酱汤和热饭在等着，马上可以吃一个饱——想着想着，就好象早饭已经摆在眼前，不禁流起口水来了。如此一想，脚下的冷，身上的颤抖和肚子的隐痛都丢在脑后了。

可是，田中并不把我带回店子，却走进稍稍前面的一条小巷里，站在那个角上的一家小饭店前面。昏昏的，我一切都莫名其妙了。我是自己确定了店子方面会供给伙食的，但田中却把我带到了这小饭店来，而我身上连一文钱都没有……

“田中君……”

我喊住了正要拿手开门的田中，说：

“田中君……我没有钱……昨天所有的六圆二十钱，都交给老板作保证金去了……”

田中停住了手，呆呆地望了我一会儿，于是象下了决心似

地说：

“那么……进去罢！我垫给你——”他伸手把门推开，催我进去。我躊躇着，一切的幻想都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好容易以为能够安心地吃一顿饱肚子，却又是这样的结果，我又悲哀，又沮丧。

“不过，如此已经开始了工作，暂时请他垫一垫也没有什么。等领到薪金便能够一五一十还他的……”这样一想才勉强打起了精神，吃了一个半饱。

“喂，够吗？不要紧的，吃个饱呀……”田中看我只吃一碗饭就放下了筷子（他吃了两碗）便这样地鼓励我。看来，他是比我所想象的更好了。但我觉得很对不起他，再也不敢开口说“再来一个”了。——虽然，肚子因塞进了这一碗饭的刺激，是更觉得饿着。

“已经够了。谢谢你。”说着，我把眼睛望着旁边，眼里发烧，眼泪渗了出来。对于他觉得非常抱歉，又羞怯，又感激——。

似乎同事们都是到这里来吃饭的，现在有几个正在那里吃，有吃完了走出去的，也有接着进来的。许多面孔都好象有一点面熟。

田中付了账以后，我跟他走出来了。他吃了十二钱，我只吃了八钱。

出来以后，我走近他身边，想再说一声“谢谢”，但他却故意回避我，把话推开了。他说：

“吃得消么？这工作似乎非常轻松，却是很辛苦的。尤其在这样寒冷的冬天。”

“辛苦……我是不在乎的。”

“忍耐一下吧！习惯了可能会觉得好一点。”

“是的，谢谢你。”

“哪里……”他把脸转开了，好象不习惯于如此客套似的，显得脸红红。

五

回到店里走上楼一看，早的人已经回来了七八个，有的正准备上学去，有的在看书，有的在聊天，还有两三个人摊出被头钻进去睡了。

田中正在整理书包要到学校去。

看到人们上学校，我是心痒痒的，恨不得马上也跟着去。但一想到，现在连饭钱也要请人家代垫，心就烦闷起来了。泄了气的皮球一样，没气没力地靠在墙壁上坐着，从小窗望着大路发呆。

早上的马路看来景况很不坏，两边店铺前面的各种招牌映着初出的太阳是美观的，熙来攘往的各种车辆非常热闹。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都显得精神抖擞，活活泼泼。谁知道光这个都市里就有数十万的失业者，为了工作，为了吃饭在挣扎着呢！

这时，我忽然觉得手心有什么触着，回头一看，就是预备好了要去上学的田中，把一只五十钱的角子放在我手心说：

“这，你拿着吃午饭吧。放学回来，再想法子。”

我凝视着手掌心的那个角子，不知道有什么东西从肚里涌上来，把喉咙塞住，默默地举头看他跑下楼去了。他如此的亲切，叫我感激得几乎要流出眼泪来。

“等生活有了办法，得好好地谢一谢他。”

我这样想，忽然又听到了“呜呜”的哭声，吃惊地回过头来一看，还是昨晚的那个十四五岁的少年。他恋恋不舍似地打着包袱，响着鼻子走下楼去了。

“大概是想家想得不能安吧。年纪太小怪不得……”我和昨晚做了一样的解释，再把脸朝向了窗外。下面的门声响后，我看见他向大路的那一头悄然走去，影子渐渐地小了，却时时回转头来望这边。

不知怎的，我也悲哀起来了。

那天送晚报，我又跟着田中走。

从第二天晚报起，我便抱着报纸分送，田中跟在我后面，看我送错了才提醒我一下。

第三天早晨非常冷，一路上融化了的雪水都冻结成冰，滑得很。手也冻僵了，僵硬硬的不灵活，要从雨板缝把报塞进去也觉得不大容易。

虽然如此，我还是迟不了多少就把报送完了。

“你很不错，仅仅跟着走这两天，两百五十多个订户都差不多记清楚了。”

在回家的路上，田中如此夸奖了我。我自己也觉得做得很得手，被提醒的就只有两三次在交叉路口稍稍弄不清的时候。

那一天恰好是星期日，田中没有课。吃了早饭，他便约我去推销订户，我们一道走了。我们两个成了好朋友，一面走着，一面谈着互相的家乡，谈着互相的志趣。

我很高兴得到了田中这样既诚恳又热情的朋友。

互相了解了对方的志趣之后，我说：

“我也想赶快能进个什么学校，学一点……”

“很好，我们可以互相帮助，拚命干下去吧！”

这样地，每天，田中甚至节省他的饭钱来借给我吃饭，看我的鞋子破得不能再补了，又买了一双“足袋”（按：布包靴）送给我。

六

这一天，我和田中一道走在这郊区，空气清新，话又谈得拢，好象小时候同知心的朋友上山采果一样非常快乐。

可是，一到目的地，情形就不同了。现在，我们要的猎物不是野菜，而是订户。

东京市正在向着郊区发展，新建住宅到处在开工，到处在完成，而天天都有新搬来的。我们的目标就是这些住户店铺。每当找到目标时，我们便按户开门，按户低头鞠躬，说了一大堆我们报是如何如何的好——其中有些是真的，有些是假的，假的却要说得象真的，真的更要夸大其词。我是在见习，是在旁边看着、听着田中的手法，看这个老实的朋友说起谎话时，总免不了会觉得脸部发烧，红不红我自己是看不见的。

“卖花说花香，卖瓜说瓜甜，这是无可奈何的。”不管猎物上钩不上钩，退出时田中总是向我这样解释。我也表示同意。

这还可以，有些住户根本就不听你的胡说八道，一见是推销报纸的，便恶狠狠的，赶狗一般：“走开！不要不要！”随即把门关紧，叫我们无法可施。

今天我是一个旁观者，一切的一切还看得入眼，就是象狗一样被赶时，也觉得新鲜有趣。哪里知道从改天起我就被派当这个差事了。

“送报的地方都完全记好了吗？”

推销订户回来，老板把我叫到他面前问话。

“呃，完全记得了。”

我回答了他的问话，心里非常快乐。为的是这两天中竟能把这二百五十个订户，散布在这生疏、广大，而又复杂地区里。由于二百五十个订户都记清楚了，所以便起了一种似乎有些自傲飘然的心情。

“不错！”

他说了一声夸奖的话，便拿起几张订报单数着，笑哈哈地用手拍在我的肩头上说：

“头一次出马就有这样的成绩，也是难得的。”

这话却叫我脸红了。因为今天的推销订户完全是田中做的，我不过是跟着他走的旁观者，田中却把它记在我的成绩里了。

“那么，从今天起你就去推销订户吧。报纸可由田中送。但田中有事故时，你还得去送的，不要忘记！”

“是。”

我只好答应。

想起从今以后不能同田中一道走了，免不了觉得有些寂寞。但我晓得这是不可能的；就用了什么都干的决心，爽爽快快地再说一声：

“是！”

今后，虽然各走各的路，我同田中还不是可以睡在一起吗？星期天，我们也可以象今天一样一道走。只要有饭吃，能上学，多少能够寄一点钱给妈妈……我想得如此天真是有理由的。因为，田中曾告诉我，推销订户是按份计酬的，不象送报的薪水是定薪。如果成绩好的话，就可以有较多的收入。而且，推销订户

是白天的工作，要上学，夜间学校多的是。

于是我便专门出街推销订户去了。

每天早上八点钟出门，中午在路上买个面包啃啃，晚上六点左右才回店——再早再晚是不便找到人家打交道的——头一天仅仅推销了六份。

第二天八份，第三天十份，那以后总是在七份到十份之间。老板看我的眼光也变了。每次交他订单时，他总是怒目而视，说我的成绩太差。而进店的第十天，他竟比往日更凶猛地说：

“成绩这么差！平均每天要有十五份才行！如此七份八份，还够吃饭吗？”

一说到吃饭的问题，我便丧了胆子。

十五份……要比现在多一倍。那实在够难的呀！

人家赶狗一样地叫你走，而随即把门关得紧紧时，我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可施。

人家坚持不要时，我把头再低下去，也没有结果的，虽然有些软心肠的人，看我说得要哭了，才勉强订了一个月的所谓“同情订户”，倒是有的，但那不能太多。我着急起来了。

改天，天还没有亮我就出门，但推销和送报不同，非遇到人是没有办法的，起得这样早又有什么用呢？只好在路上走来走去，等人家起床把门打开了才闯进去。一家又一家的打开人家的门，低头鞠躬，真的假的说了一大套。一直走到天黑了，我还鼓起勇气打开人家的门，结果是悲惨的。有一户人家竟把我当做小偷看待，放出猛狗来追逐，使我跌了几跤，差一点就给咬着了。

七

这一天，好容易才推销了十一份，离老板所要求的还差四份。虽想再找几家才回店，但一想起那只猛狗的追逐，我再也拿不出勇气来了。

疲乏不堪地回到店子时，是十时只差十分钟，送报的人都入梦乡了。老板自然也走了。我洗洗脚上楼时，田中竟还醒着，马上为我挤出一个可以躺下去的地方，我便把身插进去了。

“为什么这样呢……”

他好象一直为我担心着。

我却只是垂头丧气地摇着头，整夜不能入眠。

照常一样，深夜的电铃一响，大家便忙乱地爬起来下楼去，随即叠报纸的“咻咻”声一阵子。门户关闭声响后，我才享受了真正的清静。现在，这里成为我独一个人的天地了，我任意可把手脚伸开。本可任意翻身睡个好觉的，但还睁着眼睛，茫然看着那黑压压的屋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一直挨到送报的人回来了我才起身，我要等老板上班，把昨天的推销成绩报告一下才能再出去。

我坐在我经常坐的地方，从小窗看出去。朝阳刚刚出来，把整个马路照得光辉灿烂，外面的空气是清爽的。在乡下住惯的我，自到这个城市以后，特别觉得空气的缺乏，心里非常郁闷。

等了好久好久，老板才挟着皮包来了。我马上跑下楼去，把昨天的订户单交给了他。虽然还没有达到他所要求的目标，十一份是比从前进步得多了。说到我的努力，也是尽到了极限了。虽然不敢希望他的赞扬，我却也想不到他会如此凶猛。他数一

数订单之后说：

“十一份？……不行，这不行！”

我胆怯起来了。这个职业是否能够保得住，叫我开始担心。正因为如此，我没敢说一个“不”字。到底有什么地方比奴隶好些呢？

是的，我是自由的，随时可以离开。可是，一离开就没有饭吃，田中给我代垫的饭钱更无法清还，无论如何是离开不了的。

“是……是……”除了说“是”以外别无话可说。不用说，我又拿着单子出去推销了。垂头丧气走出来，就注定要失败的，果然这一天惨得很，仅得的六份，差不多都是同情订户，我伤心得要哭出来了。

昨天推销得十一份都连说“不行不行”了，只有六份要怎么说呢？……（后来听说，在如此场合，同事们都会伪写几张单子报上去，以度过难关。如此伪造的“乌有读者”的报费，自然是非自己掏荷包不可的。甚至有的人会把收入的一半替这种“乌有读者”付了钱。当然，老板是没有理由反对这种“乌有读者”的。）

改天，我惶惶恐恐地走到老板面前。他一听说只推销了六份，就马上脸色一变，勃然大怒。脸涨得通红，用手拍着桌子说：

“六份？你到底是来干什么的？你……连保证金都不够……我就是同情你，才把你收留下来的！你不是答应要比别人加倍努力吗？”

到此，他喝了一口茶，又数一数那些订单。

“象你这样的东西是没有用的，走你的，马上滚出去！”

我不是木头人，如此受叱责，免不了是满腹怨愤的，但一想到走了一个月的冤枉路都找不到职业的情形，又想到三百万的失业者……便咬着牙根忍住了。

“我将更努力，请原谅……”

除了哀求，我没有法子可想。但我不晓得应该如何去努力。从这一条街到那一条街，从这一巷到那一巷，几天来，我差不多一家不漏的拜托过了。订了的是订了，不要的人又不要，虽说还有些人，看到我说得快要哭出来了，就会勉强答应。这倒不会太多。其后的成绩越来越差，每天找到三五个订户都是新搬来的。

“本来，不到一个月是不算工钱的……”

老板指着壁上那纸规定说：

“看你这个可怜相，才特别算给你。我是同情你的，但成绩这样差，没有办法。”

是第二十天，老板把我叫到他面前，这样训了一顿以后就把下面算好了的账和四圆二十钱推给了我。随即忘记了我的存在一样，对着桌子做起事来了。

八

我失神似地看着那张账单子：

每推销报纸一份	五钱
推销报纸总数	八十五份
合计	四圆二十五钱

我哑然看着它。——现在被赶出去，怎么办？……尤其这四圆二十五钱的数目真叫我惊异了。接连二十天，不会是算错吗？我觉得现在无论怎么样说是白费，便问：

“钱数没有错吗？……”

“错了？什么地方错了？”

“一连二十天……”

“二十天怎么样？一年，十年都是如此的。你自己没有成绩，钱会从哪里掉下来？”

“……”

我不晓得应该怎样说了，在心里盘算着：

——好吧！加上保证金的六圆二十钱，就有十圆四十五钱，还给田中八圆还有二圆四十五钱。吵也没有用。决心不再说什么，把保证金拿了就走！

“那么，还有保证金六圆二十钱……”

我这样一说，老板好象把我看成一个大糊涂虫，嘲笑着说：

“你还要拿回保证金？你不说我竟忘了！我没扣你的，你还想拿回保证金？这规定你不是说都同意了吗？”

我又吃了一惊。我真是一个大糊涂虫！那时候因担心保证金的不够，竟没有把那规定看完。我用手按着“咚咚”跳着的胸口，再看下去那壁上贴着的规定。跳过前面三条，把第四条读了，那里明明白白地写着：

第四条：只有继续服务四个月以上者才交还保证金。

我觉得心脏破裂了似的，血液和怒涛一样涨满了全身。

睨视着我的老板的脸，依然带着嘲弄的微笑。

“怎么样啦？还想要回保证金吗？乖乖地走！还在这里缠，便一钱都不给！你刚才看过的，一定不会忘记，第七条规定是：服务未一个月者，不给工钱！”

我因为被第四条吓住了，又没有看完它，现在转头一看，果然，和他所说的一样，一字不错写在那里。

那么，他算给我这些工钱，的确是特别的优待了。法律由他制定，由他个人来执行，就是古代的帝王也不过如此。——做工

的还有什么办法！我只好眼里含着泪，把那四圆二十五钱和账单拿在手里，歪歪倒倒地离开了它——这个二十天前曾给我无限希望和鼓励的派报所。回头一看，在那玻璃门上面，惹起了我无限痛苦的“征募送报夫”的纸条子，却鲜明的、可恶的还贴在那里。在这充满着饥饿与失业的都市里，它的确是无法不上钩的一个美饵。

我离开了那里便乘电车跑到田中的学校，等他下课即把这经过告诉了他：

“借的钱，先还你三圆。其余的，请再宽限一段时间，我一定想法子来还你。剩的这一圆二十五钱——不，刚乘电车又花去八钱了……这些钱请留给我做暂时的费用……”

田中摇摇头叹着气。但他却把钱推回给我说：

“你拿着吧！我现在还可以过得去，不要急。我们苦命的孩子，在这样的环境里，互相帮忙一下是应该的。”

他尚且向我声明，他连要我还他一钱的意思都没有，叫我不要把这事挂在心上。

“没有想到，你也会这样地被赶出来。你进店那一天，是不是注意到一个少年在哭着？他，那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也是和你一样上了钩的。他推销订户是完全没有办法的，只住了六天，被骗去了十圆的保证金之后，竟一钱也没有拿到便走开了。”

真是混蛋的东西。

“今后，非想法子是不可的。‘征募送报夫’的纸条子还贴在那里，恐怕还有很多人会上钩的。求职是如此艰难的这些日子……”

他已下了决心似的，说后即把口唇咬得紧紧的。

上课的铃声响了，我以万分的感激和他握别。

九

走出了田中的学校，我为他的人格感动得淌出了眼泪。茫然走到学校大门前，我才意识到自己的立场。在我前面是四通八达的大马路，我却停止着，走投无路。

“——到哪里去好呢？”

我想了一会，却找不出目标，便茫然跟着人群走了。

走着走着，两个印象极深的人像，竟走马灯似的，在我脑袋里面走过又出现。

一个是田中，他甚至节省自己的伙食，借给我付饭钱，买足袋，听到我被赶出派报所了，连还给他的钱他都不拿而推回了……另一个就是人面兽心的派报所老板，他对走投无路的失业者，竟用“征募送报夫”的美饵骗走我们的保证金，驱使我们为他工作之后，竟一钱不付地赶出来……为肥他自己，他是不管别人的死活的。

我想到如此老板的人就胆怯了起来，甚至想放弃了一切求学进步的念头逃回家乡去。可是，要回去，光轮船火车就要三十多圆，这一笔款子在这生疏的东京是无论如何也筹不出来的。

走着，走着，我毫无意识地走进了上野公园，随便找个椅子坐下之后，便象瘫痪了的人一样，再也没有力气站起来了。在许多游人之前，我虽不敢表露出哭容，但在心里面是怎样哭了的呀！

家乡，回到家乡又怎么样？

在那里，不是被逼得走投无路才跑到这里来的吗？如今，设使到处求乞能够筹足一笔旅费回去，也不过是死路一条。

我要苦干，我要拚命地干——田中说的，如此也许能够在死里求生。

想到了田中，我便觉得精神硬朗了一些。这里有派报所的老板，却也有这一类的人，日本人常说：“世间虽有鬼，却也有佛”……忽然间，我的心境来了一个很大的变化，也起了舍不得离开田中的心情。

昏昏地想来想去，终于想起了父亲惨死前后的事情，我颤抖了。那些吸我们的血，刚我们的肉，想挤干我们骨髓的人，在家乡也没有两样。否则，年老的母亲怎能忍心把我送到这么远的地方来！……我现在也不会在这里如此狼狈不堪。年老的母亲最爱团圆，我又喜爱乡下的清静，要不是被逼得走投无路了，我应该还是和母亲弟妹一起在享受着平静的农村生活。——

到父亲一代为止，我们的家是自耕农，有两甲的水田和五甲的旱田，家人又都勤俭，生活一直没有感到困难。

到几年前，我们家乡的××制糖公司说是要开办直营农场，为了收买土地，大大地活动起来了。不用说，收买的业绩很差。因为耕地是自耕农民看得如自己性命一样贵重的东西，除了几个负债累累周转不过来的农民以外，谁愿意把自己的耕地放手？

但，他们有日本政府做靠山，他们决定了要干的事情，决不会没有结果就收场的。过了几天，警察方面便下了举行家长会议的通知，由保甲经手，村子里只要有土地在那区域的，一家不漏都送到了。通知书下面还附带写着“随身携带图章”。

我那时候才十五岁，是公学校的五年级。虽然是好多年以前的事了，但因为印象太深，至今还能够把当时的情形记得非常清楚。——

全乡被卷入了大旋风似的恐慌了。

因为捐客们到处传说：“不卖也得卖，要是坚持不卖，等警察出面，那就不好受了……”所以一接到这通知书便知道开会的目的在哪里，一时紧张起来了。

当时，父亲在做保正，保内人们一接到通知书便拥挤着跑到我家里来，战战兢兢地，有些哭丧着脸地问：

“怎么得了？……”

“这怎么办？……”

对于每一个问话的人，父亲的回答非常坚决而明朗：

“是我们的耕地，我们要在那里耕种才能活命，那么，不能卖就是不能卖，谁出面也是一样！”

十

话虽这样说了，但父亲做了保正多年，对于日本在台湾的警察是知道得很清楚的。如此说法是不是讲得通，他可能毫无把握。“这个道理，这个道理”我常听父亲这样说。如今，这个道理没有把握说服暴力时，他可能已下了牺牲一切来维护“这个道理”的决心吧，同在这个时候，我就两三次发现了父亲躲着在流眼泪。

在这样紧张的情势之下，会议于发下通知的第二天下午一时开了。会场在乡里中央的妈祖庙。有不到从严处罚的预告，各家家长都来了，有好几百人。相当大的庙里挤得满满的。学校下午没有课，我躲在角落看情形。因为我几次发现了父亲的流泪，很为此事担心着。

铃声一响，一个大肚子光头壳的人便站在桌子上面，装腔作

势地说话了：

“为了整个乡的利益，本公司早已决定于本乡北方一带开设一个规模较大的农场，因此要收买在这个区域里的土地，好多天前连地图都贴出来了，请在这地方有土地的人携带图章到公司来接洽。但直到现在，竟没有一个人照办。原料委员也一家一家地去访问过土地所有人，可是，好象有人在阴谋企图破坏公司的计划似的，竟没有人肯答应。这个事实应该看作是共谋，但公司方面不愿意这样解释。如此解释对于大家都很不利，所以今天特别请大家到这里来商量。回头，警察大人和乡长先生要讲话，使大家都能够了解这个计划的好处。讲过了以后，希望大家都可以安心在这纸上盖一个章，公司预备出比普通更高的价钱……呃哼！”这一番话是由当时我们五年级的导师陈训导翻译的，他把“阴谋”和“共谋”说得特别重，叫大家一听到便惊心动魄起来了。

其次站起来讲话的是警部补大人，他是本乡的警察分所的主任。他一站到桌子上面，就用那凛然的眼光望了一大圈，于是大声吼叫起来说：

“刚才山村先生也说过，糖业公司这次的计划全是为了本乡的利益着想的。想想看，现在你们把土地卖给公司……而且卖得好价钱，很多很多的钱便流到这乡里来。同时公司在这里建设规模宏大的示范农场以后，本乡便名扬四方，很多人会到这里来参观，因此，本村一定会日益进步，一天一天地发展。你们应该把这当作光荣的事情，大家好好地感谢糖业公司才是道理。然而，有些人正在‘阴谋’反对土地收买，这是如何道理！这个计划既是本乡的利益，又是‘国策’，反对国策便是‘非国民’，是决不宽恕的！……”

他的翻译是林巡查，和陈训导一样把“阴谋”和“非国民”“决不宽恕”说得特别重，叫大家又面面相觑，不寒而发抖了。因为对于怀过阴谋的余清风，他们出动了好多军队在噍吧哖一带所作的血腥凶杀的情形，还很鲜明地印在大家的记忆里面。

最后站起来的是乡长，他是一个有名的好好先生，用着老年人的温和，柔声细语地说：

“总之，我以为大家最好是依照主任大人的希望，高高兴兴地接受公司的好意吧！”

说了之后，他拿起一本册子，喊起名字来了。最初被喊名字的人，都以为自己被当作“阴谋分子”，脸上显出狼狈，打着抖，不敢站起来。当警察叫“你可以回去”的时候，也还是抖着不敢动，等再吼了一声“走”才醒了过来逃到外面去。在跑回去的路上，还是不安宁地想……会不会再被喊回去？……无头无脑地着急。

这样地，有八十名左右的人被喊了名字回家去了。原来，他们是没有土地在公司指定的区域里面的。

以后，是轮到剩下的人着急了。我的父亲也是被留下来的一个，到处腾起了嗡嗡的声音，伸着头，侧着耳朵，“会再喊吗？”“会喊我的名字吗？”……这样期待着，大多数的人都开始惴惴不安了。

这时候乡长说明了：

“请大家把图章拿出来，这次被喊的人，到这里来盖个章就可以回去。”

第一个被喊了名字的，是我的父亲。

“杨明……”

一听到父亲的名字，我就紧张得不知所措，屏着气息，不自

觉地捏紧拳头站起来观望。

——会发生什么事呢？

父亲却镇静地走上前去，一走到乡长面前就用了打锣似的声音，斩钉截铁地说：

“我的土地，我要自己耕种才能生活，因此不能卖，没有带图章来。”

整个庙里的空气都紧张起来了。

十一

“什么？你不是保正吗？当了保正就应该顺应国策，做大家的模范，你却做了阴谋的首领，这才怪！”

站在旁边的警部补，发怒地咆哮起来了。他逼住了父亲，俯视着父亲，父亲却默默地站着，毫不动摇。

看我的父亲如此镇静，警部补越发生气了，他再逼近着说：

“你再说一次……”

“我的土地，我要自己耕种才能生活。因此不能出卖，没有带图章来！”

父亲还是悠然不迫地说了。

“这个支那猪！拖去关起来！”

警部补狠狠地打了父亲一掌，就向那些待命在旁的巡查发出了命令。

看着这个场面，剩下的人都更加胆怯起来了。很多很多的人都依照乡长所说的，一听到自己的名字被喊，便拿出图章一盖，急急不回头地跑出去了。

后来听说，到大家走完为止，用了和父亲同样的决心拒绝了

盖章的，一共只有五个，而这五个人，每一个人都和父亲一样被拖到警察分所去了。我，一看到父亲被拖走，马上跑回家去把这情形告诉了母亲。

母亲听了我的话，即刻急得人事不知了。

幸亏住在隔邻的叔父很快就跑过来帮忙，性命算是救住了。但是，到父亲回来为止的六天中间，差不多没有停止过流泪，饭水不思，睡也不能安然。在这几天中，瘦得不象一个人了。乡下人就是如此怕官，更怕关，这才越使这些日本警察们为所欲为，无所顾忌了。

到第七天父亲才回来，他也是变了个样子回来的。均衡整齐的父亲的脸都歪起来了，左边脸颊肿得高高的，眼睛突了出来，额上满是疱子。衣服弄得一团糟，他在换衣服时，不懂事的弟弟一看到父亲身上那许多紫色的斑点便大声叫了起来：

“哦哦，爸爸身上和鹿一样了！……”

那以后，父亲的举动也完全变了。过去，每有空时便高兴和我们小孩子玩耍说笑的，现在却整天默然不开口，只是望着我们淌眼泪。从前每餐要吃三碗饭的，现在是一碗都吃不完，没有几天便倒在床上起不来了。明朗快活的这一个家，完全变了个样子，笑神遗弃了我们。

如此，父亲在床上挣扎了一两个月之后，终于含恨永眠了。

同时，母亲也病倒了。带着一个一岁、一个三岁、一个四岁的弟妹们，我们是怎样的窘迫呀！幸亏叔父叔母住在近邻，每有空就跑过来照应，否则，我们这一家恐怕早就完蛋了。可是，叔父叔母也是被迫出卖了耕地的一家，剩下的耕地不够做了，只好到远远的地方去找零工做来糊口，生活忙乱得很。制糖公司这一举动，一下子就把几百农家赶离了耕地，他们都象叔父叔母一

样，只好向四邻乡镇去找零工，做小买卖，争先恐后造成了激烈的竞争。零工是一做几停，不能继续的。所以，空着的日子虽多，心里却忙忙乱乱，能够帮我们的能力也非常有限。

这样地，父亲从警察局分所回来时，丢在桌上的那六百圆，就因父亲的病，母亲的病以及父亲的出葬等，差不多用光了。到母亲稍稍好了的时候，只好出卖那块旱田来糊口。

父亲丢在桌子上的那六百圆，他虽然到死没有说明其来源，但谁都知道这是被公司收买的那块旱田的代价。据说时价是两千左右的，公司只给了六百圆便说是高价钱了。

而对于坚持不卖、不带图章的父亲，他们用拳打足踢也不能收到效果之后，便派人到家里来向母亲要图章，说图章不盖，父亲便永远不能回来。一心祈愿父亲回来的母亲，自然到处都找了，却找不到。谁知道父亲为了加强自己不盖章的决心，早就把他的图章投在灶里烧掉了。

可是，他们的办法多的是。始终找不到父亲的图章之后，他们便叫个雕刻图章的人，再为父亲雕刻了一个，印鉴登记、卖渡契约、卖渡登记等一切手续都私自为父亲代劳了。

这是一位被解了职的陈巡查，事后告诉我的。他还说：

“你的父亲真真了不起！被关在拘留所的其余四个人都屈服了之后，只有你父亲还倔强地要坚持到底。我告诉他说：‘你的图章虽然烧掉了，他们却给你代劳，再雕刻了一个了。一切手续正在办理中。’一听到这话，他便大发雷霆，说要控告，吵闹起来了。因向他泄漏了这个秘密，我被骂了一顿，终被解了职，但我一点都不怨恨他……他是个英雄好汉……可惜，孤掌难鸣……”

十二

从小学毕业以后，我也跟乡人，到处找零工做了。那是“从楼上点眼药”的，根本无法解决一家的生活问题。

我自小就喜欢看书，在几本立志传、伟人传里，我读过了好几个工读出身而完成了伟大事业的人们故事。我常常把这些故事讲给母亲听，说我也要到东京去工读。我知道，父亲去世以后，母亲是寂寞的，她总是说，我才十几岁，年纪太小，始终拿不定主意。一直到卖那笔早田的钱也用光了，她才答应我的要求。

我立志要到东京来的时候，就是不得不出卖耕牛和农具来糊口的时候。她勉强同意了 my 远行，可见家境困难到如何的程度了。一生未曾到过邻近市镇、火车也没有坐过的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向她说要乘坐几天的火车与轮船，经过如此大海才可以到达的远地去工作、去求学，她便会吓昏了头的。她终于下了如此决心，不知道淌了多少眼泪才达到的！

我们把一切值得几个钱的东西——耕牛、农具、脚踏车等等——除了房子以外的一切东西都出卖，而偿还了负债之后，所剩的就只有七十多圆。她留着十圆，剩下的都给我塞进口袋里说：

“好好地用功呀……”

她站在门口送我，用哭声说了鼓励的话，那情形好象就在眼前。

这样凄惨情形，不只是我们一家。

和父亲同样地被拖到警察所去了的另外四个人，都遇到了差不多同样的命运。就是那些乖乖不作声盖了图章的人们，

失去了耕地之后，优先可以到制糖公司的示范农场去卖力，一天做十二个钟头，顶多不过得到四五十钱的工资。这四五十钱的工钱也不是天天有的，因为公司拥有大资本，土地又集中在一块，犁地他们用的是机器犁，连牛都失业了。他们要的只是很少很少的打杂工人而已，优先被雇用的也是一做一停，大家都得靠出卖这个，出卖那个来补贴生活，只是卖的速度有分别而已。等卖地的钱用完了，可以卖的东西也卖光了，就只好冒险远走了。恰恰与他们所说的“乡的发展”相反，他们给我们带来的正是“乡的离散”。

我深深地沉在这样的回忆里，不知道何时太阳已经下山了。上野的森林已经隐在黑暗里，山下面的电灯到处开亮了。我身上感到了寒冷，肚子也饿得咕咕叫。我打了一个呵欠，伸伸腰站立起来。我走下坡，走进小巷子里的一家小饭店。无论如何，我要先在疲乏透了的身体里面恢复元气，决心吃了一个饱，还喝了两杯烧酒。其后，我还是走到先前住过的本所区那一家“木赁宿”，我必须睡个饱觉。

我刚刚踏进一只脚，老板即刻认出了我，急着问：

“唉呀！不是台湾先生吗？好久不见，这些时你是到哪里去了？……”

我不好说是去做了送报夫，被骗去保证金，辛苦了一场之后又被赶出来的实情，只说：

“到朋友家里……”

“朋友家里？……唔，朋友家里哪会……我看你老了些，又疲乏……”他似乎不相信我的话，却也不好意思说出来，便装着笑说：

“有一位朝鲜先生，他失踪了好几天，到昨天才又突然出现。

问他到哪里去了，他竟很坦白地说是干了‘无线电’的……哈哈。”

“无线电？……无线电是怎样一回事？”我听不懂，反问了。

“无线电也不懂吗？……哈哈。无线就是无钱（日文同音），不花钱游兴，到任何饭店酒馆，吃得饱饱，喝得醉昏昏，到伙计来要算账时却身无一文。碰到凶猛的酒馆饭店伙计，有时候虽然难免挨打了一顿；可是，睡醒时却发现自己是躺在警察拘留所的，不是躺在路旁。既可以饱食、饱醉又饱睡……不错吧！”

这老头子这样地向我开着玩笑。听他的话，我心情也轻松了一下，便说：

“唔，人穷得不要脸的时候，你说的无线电，却也是一种不错的职业啊！”

他哈哈地笑着，改了口说：

“请进来吧！看你似乎疲乏得很，进来好好地休息休息。”

我一上去，老板又说：

“那么，杨君，干了这一手吗？……”

说着，做一个把手轻轻伸进怀里去的样子。很明显的，他以为我是到警察署的拘留所里讨扰了来的。听他说明以前，我不懂得无线电是什么一回事，但他这次的手势，是不需要再加说明的了。明明白白的，他是在问我是否做了扒手。可见住在这个地狱边缘的失业者们正在盛行着的是什么！我没有发怒，只是红着脸，不尴不尬地否认了：

“哪里话！哪个干这种事！”

老头子似乎还不相信，但也不勉强打听。好象这些事情在这里是太平常的了，一点没有稀奇似的，哈哈笑着把我带到房间休息。

十三

到房间里坐下之后，我回顾了一下自己的样子，这副疲乏不堪的样子，难怪他认为是刚刚从警察署的猪笼里出来的。

我伸伸腰，准备蒙头大睡一下时，他竟拍了个手。

“哦！忘记了。你有一封挂号信！因为弄不清你到哪里去了，只好收下放在这里。……等一等，我拿来给你。”说着就跑进里面去了。

我觉得奇怪，什么人会寄挂号信给我呢？

过一会，把老头子拿来的信一看，我又不安起来了。那是母亲寄来的，到底有什么事要寄挂号的……

我手抖抖地开了封。什么！里面现出来的竟是一张一百二十圆的汇票，我大大地吃了一惊。我疑心我的精神错乱了。我胸口突突地跳着，一个字一个字地读那很难看清的母亲的笔迹，我受了很大的冲击，好象要发狂一样，不知不觉地在老头子面前落了泪。

“发生了什么事吗？”

老头子显得莫名其妙的神色望着我，但我却什么也不能回答。收到钱而哭了起来……可能他是没有看到过的，他也不安地注视着我。但我已经忘记了他的存在了，在我的脑海里，什么都不存在，只有母亲，母亲的话占满了这天地。

我走到睡觉的地方就钻进了被头里面，狠狠地痛哭了一场。

信的大意是这样：

——你说东京不景气，不能马上找到事情做的信收到了。你带的钱是那么少，也没有一个熟人，又找不到事情做，想着这样

窘的你，我胸口就和绞着一样，日夜不安。但家乡也是同样，自开设农场以后，愈来愈困，弄到这步田地一点法子都没有。我想，事到如今，你绝对不可软弱下来，绝对不可萌起回家的念头。

——房子卖掉了，得到一百五十圆，寄一百二十圆给你。你要设法赶快找到事情，好好地用功，成功了以后才回来看顾你唯一的弟弟。阿兰，阿铁都死了，只剩了阿勉这个小弟弟，寄在叔父家里。

——我的身体，不能再活多久了，不愿死后打扰人家，留了三十圆为葬身之用。

——妈妈天天祈愿着你的成功，在成功之前，无论有什么事情都不要回来。这里好象是地狱，没有出路……

——这是妈妈唯一的愿望，好好地记着吧。

如此的信跟遗嘱没有两样，我着急得很。

——也许已经死掉了吧……

这念头钻进我的脑袋里面，挥不掉。

——胡说，哪会有这种事情……

我翻一翻身，摇着头，出声这样说着，想把这不吉的念头打消。但毫无效果。

这样地，我没有入眠，跳蚤的袭击也全无感觉。

我脑海里满是母亲的事情，满是破碎了的家里事情。

我爬起来看看她发信的日子，这封信竟在我去做送报夫以前寄出的了，至今已经过了二十多天。想到这中间没有第二封信寄来——我更加不安起来了。

现在，我口袋里有钱，我想回去看个究竟。回去以后，能不能再到东京来也不想。母亲嘱我不要回去，她说家乡没有出路，但在这里还不是一样！

——回去以前，应找田中辞行，也该把钱还清。他是如此的好人……我不该辜负他。

这样想着，我眼巴巴地等着第二天早上的头趟电车，很早很早就跑出来了。等了好久好久，电车才开来，但天还没有亮。爬上车后，我从电车窗口伸出头去，让早晨的冷风吹着，被睡眠不足和兴奋弄得昏沉沉的脑袋，这才松了一些。

——这或许是最后一次看见东京……

这样一想，连大崎派报所老板凶恶脸孔也忘记了。一切一切的不如意事忘得一干二净，有一点舍不得离开的感觉。

同车的乘客虽然不多，可是，他们似乎都有事情做的。那些满身油味很浓的人们，可能是做夜班退下来的。那些手拿便当盒子、衣着干净的工人，可能是要赶上早班的。虽说失业者很多，有事情做的，却也不少。偌大的东京，岂不能再容纳我一个？……

昨夜整个晚上想着母亲，想着赶回去看个究竟的决心已经动摇了。——家乡没有出路，在未成功以前千万不要回来……母亲这囑言的力量显得大起来了。

十四

我心里充满着矛盾。

一心想回去，一心又怕回到家乡找不到出路。一心想离开这找不到出路的东京——却又萌起了一种侥幸心理——耐心再找的话，也许可以找到一点事情做。

这样感情的变化，田中的魅力所占的分量的确很大。派报所老板虽然骗过我——还有那个少年。可是很多送报的人都勉强可以维持，还可以上学去。

我下了电车，穿过两个巷子，终于走到常去吃饭的那家小饭店。在那里吃着早饭等着，没有好久，田中已把早报送完走进来了。

本来，他就是一个没有喜色的人，今早更显得阴沉沉的。他低着头，似乎深深地在想着什么，进来坐到我的面前，却没有发现我在那里。

“田中君！”

听我喊他，他才猛抬起头来说：

“哦！早呀！你昨天住在什么地方？……”

“住在从前住过的那家‘木赁宿’里……本所区。”

“是吗？昨天倒忘了问明白你要去的地方……今天好早呀！”

这句“好早呀！”好象是在问我有什么急事来得这样早。

“昨天回到从前住过的‘木赁宿’时，想不到老早老早家里就寄了一笔钱在那里……”

我说着，从口袋里把信拿了出来。

“钱……？那急什么！你什么时候找到职业，毫无把握，还是带着好啦！”

“不，寄来了不少。回头我们一道到邮局去好吗？”

这样说了才进入本题：

“实在我是来向你告……”

“什么？又是那一套客气……”他迷惑似地苦笑了。

“不，由那封信看来，母亲似乎病得很厉害。……我想回去一趟，看个究竟，来向你告辞……”

他直望着我的脸，寂寞似地问：

“叫你回去吗？”

“不……她叫我不要想回去……她说回来家乡也是无路可

走的。她叫我成功了以后再回去……”

“那么，也许不怎样厉害吧？……”

“不……似乎很厉害的。那以后二十多天了，没有一点消息，更叫我不安……”

“没有一点消息吗？”

田中也在替我担心起来了。

这时候，在我们旁边吃着饭的一个同事，突然插嘴说：

“呀！有信。有你的信。昨天我去拿信时，看到了有一封是你的。”

“唔，那么我去拿，你在这里等一等……”说着，田中没有把饭吃完就跑出去了。

我也焦急起来，走到饭店门口去等他。

不久，田中气喘喘地跑来了。我的精神全都集中在他手上的那封信上面，迎面赶上去把信接了过来。

看到寄信人不是母亲，却是叔父的名字，我的心开始骚动起来了。

我急急把信封撕开……

啊！真的母亲已经死了。在半个月以前。……而且是用自己的手送终的！

我的眼睛发花，我的头脑昏昏地几乎要倒下去了。田中急速把我撑起，带进饭店里靠墙躺着。又是悲哀，又是愤恨，两道眼泪直流在脸颊上我都无法去拭它。

——亲爱的孩子，我所期望的唯一儿子：

我再活下去是非常的痛苦，而且对于你也没有好处。因为这只会加添你的负担，却丝毫不能帮你做一点事情。没有我了，你即无所挂虑，可以勇往直前。

我唯一的、也是最后的愿望是你要坚心努力，能够替陷在地狱边缘的乡人出一点力，救救他们。

乡里人的悲惨处境，诉说不尽。自你去东京后，跳到池子里淹死的已经有好几个，也有用绳子吊在梁上死的。最惨的是阿添叔，阿添婶和他们三个儿子，全家死在火窟里。

母亲期望你成功回来，是为了拯救在苦难中的家乡人，却不希望你扬眉得意，衣锦回乡。我们在苦难中，他们都不顾自己的艰难，帮我做了很多事情，你也不能只顾自己才是。

我怕你听到我的死讯即跑回来，如此，花掉冤枉钱是不值得的……特请你叔父暂时不要告诉你……诸事保重。

妈妈

这是母亲的遗书。母亲已怕官，更怕关，父亲被关在拘留所时，她曾昏倒过几次。她一生所求的是省事安宁。可是，一到事不能省，安宁也求不得时，她便倔强起来，不贪生也不怕死。她并不是遇事哗啦哗啦的人，但对于自己所信的，一下了决心总是断然要做到的。

我有一个大哥，当了巡查补，他曾把日本人做靠山，欺负了乡下人。这事妈妈听入耳朵，查问属实，就断然主张脱离亲属关系，把大哥赶了出去，那就是表现她个性强的例子。我离家到东京来以后，她的劳苦与烦心是一言难尽的，但她却不肯接受大哥的丝毫帮助，终于失掉了一妹一弟，又把剩下的小弟弟寄托在叔叔家里自杀了。她是这样的女人。

十五

现在想起来，如果给母亲多读些书的机会——多读那些卧

薪尝胆的故事，读那些越关越坚强的革命家们的故事，读那些为了拯救苦难人民而苦斗一生的伟大人物……那么，当父亲因拒卖田地而被捉起来的时候，就不会昏倒而采取更实际且有效的行动吧。

然而刚刚看过母亲的遗言，我也为这悲哀搞得心里乱糟糟的，一点主意都没有。

在那里躺了好久好久，激动的心情稍安定下来了，我才拿出叔父的信看下去：

——你的母亲，在×月×日黎明吊死了。我看到这惨状时，就想马上打电报告诉你的。却在你母亲手里发现她的遗书，了解了她临终时的心境，才依照你母亲的愿望，等到现在才通知你。

你母亲对于你的期望很殷，她怕你因得知这消息而赶回来，如此花了冤枉钱是不值得的，如此空费了时间，可能也会错过了机会。

——她把你当做她唯一可以寄托希望的儿子，你哥哥太自私，成了众所咒骂的家伙了，小弟弟又是年纪太小，不懂得什么……

——她说，她走了这条路，为的是要切断你的挂虑，让你可以全心——毫无牵挂地向你的理想勇往直前，去用功，去做事。

——她说，如果你跑了回来，而使你的前途无着尽弃，那她的死就没有意义，反会害了你。

——小弟弟在我这里，我将郑重地养育，你用不着担心。

——千万不要违背了你母亲对你殷切的期待，千万不

要萌起回家的念头……这里求生都不得，还有进步的机会吗？

——你母亲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了，你回来也是看不到的，安慰不了她的……

诸事保重

叔父

是的，再也无法看到母亲了，她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了……这样一想，我才断了想跑回家……家也没有了……的念头。这才下了决心，无论如何，不能设法为这悲惨的家乡出一点力，就死也不回去。

当我读着信，一下子悲沉，一下子兴奋，心里乱糟糟的时候，田中坐在我旁边把我撑着，目不转睛地望着我，看见我收起信笺放进口袋时才担心地问：

“怎样讲的？”

“母亲死了！”

“死了么？”他也滴出了眼泪。

“你什么时候出发？马上就要回去吗？”

“不，我不打算回去了！”

“……？”

“回去也不能看到她了，她死了已经半个月了。而且，母亲遗言叫我不要回去。”

“半个月？台湾来的信要这么久吗？”

“不，不是的。母亲特别托付叔父，叫叔父不要马上告诉我。”

“唔。为什么呢？”

“她怕我一听到坏消息就盲目地跑回去。她希望我在这里

找到出路。她说，我现在回去就一切都完了……”

“唔！真是了不起的母亲！”

田中感叹了。

我们都想把饭吃完，但因为太激动了，饭不能下咽。虽然田中再三的拉着不放，我走前一步付了账，拖田中一同到邮局去把汇票兑来了。田中坚持不肯收，但我蛮蛮地把借的钱塞进田中的口袋里，心情才觉得轻松了许多。之后，我又把住所写给田中，就一个人回到本所区的“木赁宿”。

一走进“木赁宿”，我就钻进被头里了。实在疲乏得支持不住。但在昏昏沉沉之中也想到了母亲的遗言，想到了如何才能为家乡那许多悲惨的同胞出力，却想不出什么妙计来。——存起钱来，救救他们之急……也这样想了一想，我马上摇头把它打消了。这是一种最最天真又可笑的幻想。做过了二十天的送报夫的经验，走了一个月的冤枉路，不用说存钱，仅仅为了养活自己都全无把握的现在，怎能谈到其他！

我突然感到了倦怠，好象两个月以来的疲劳一齐来了，不晓得什么时候，在昏沉沉之中睡着了。

十六

有时候，因为周围的喧哗，觉得好象从深海里被推到浅的海边一样，我好几次意识朦胧地半醒过来了，却还是张不开眼睛，随即又陷进深睡里面去了。

“杨君！杨君！”

听见了这样的喊声时，我已半意识地感觉到了，好象也模模糊糊地答应过了，可是睡意却又把我带进深睡里，张不开眼睛。

“杨君！”

这时我又听到了喊声，而且我的脚又被摇动了一下，好不容易才张开了眼睛，却还没有完全醒过来。从朦胧的意识状态回到正常的意识状态，那情形好象是站在浓雾里面望着它渐渐淡下去一样，好久好久我才意识到有人坐在我的身边，而他就是田中。

我马上把被头踢开坐了起来。

我茫茫然把房子里望了一圈。

站在门边笑嘻嘻的“木赁宿”老板，望着我这种狼狈的样子笑着说：

“你很象中了催眠术一样呀……睡了几个钟头了？……”

我揉揉眼睛不好意思地问：

“傍晚了吧？……”

“哪里——刚刚过了正午呢……哈哈……可是，已经换了一个日子了呀！”

“木赁宿”老板说着就笑了起来。

原来，我昨天十二点钟睡下以后，现在已经是隔天下午一点左右了……。整整睡了二十五个钟头，我自己也吃了一惊。

老头子走了以后，我面向着田中坐着。

他有点急事要告诉我似的，显得非常紧张。

“真对不起，等了很久了吧？……”

对于我的抱歉，他答了“哪里”以后，兴奋地说：

“有一件要紧的事情要告诉你的……昨天又有一个人和你一样被那张‘征募送报夫’的纸条上钩了。你被赶走了以后，我时时在想着，对于老板这一手，我们就没有对抗的手段吗？可是，还没有想出一点办法的时候，竟又上钩了一个，我非常为他担

心。因此，昨天夜里，我偷偷地把他叫出来，提醒了他。可是，他听了以后，仅仅说：

“唔，那样吗？真是混蛋的东西……”

“却一点也没有惊慌。我说：

“所以，我以为……你最好去找别的事情做……不然的话，你一定也要吃一次大苦头……这里送报夫根本就没有缺员，一两天后便会派你去推销订户……而结果是保证金被没收，一个钱没有地被赶出去——”

“但他依然毫不惊慌，伸手握住了我的手便问：

“谢谢你的忠告，那么请问，看见同事吃了如此的苦头，你们能不做声吗？”

“这话叫我生气了，便说：

“不就是不能默不做声，才把实情告诉你了吗？”

“谢谢！不过，我是不能一走了之的。我走了以后还有人会上钩，如此白白地奉献给他十圆钱，这对吗？”

“不对，当然不对！但你有什么办法？！”

“办法倒是有的，只不晓得你们肯不肯帮忙。”

“于是我发誓和他协力，他便高兴地说了他的办法来了。

“为了对抗这样凶恶的老板，我们唯一而最好的法子就是团结。团结才有力量。我们一个一个散开着，你想你的、我做我的，如一盘散沙才会受人糟踏，受人欺负。这道理你懂得吧？在要采取某种对抗时，我们应该一致行动……这样干，无论是怎样凶的家伙，也会被弄得不敢说一个不字的……”

“这个人似乎饱经世故，说话很有把握，我把你家乡的事情和你在这里的遭遇都告诉了他。他说：

“唔！台湾人也有吃了这个苦头的吗？……无论如何想会

“一会他，请你马上介绍一下！”

十七

最后田中把那个人(名叫伊藤)的希望也告诉了我。

田中所说的这样一个人，给我消沉的精神注入了许多活力，我象一盏将要熄灭的灯，忽得到加油似的，把头抬了起来。

听说有办法收拾那个咬住我们、吸尽我们的血的恶鬼一般的派报所老板，我是多么高兴呀！而且，听说那个男子要会我，由于特别的好奇心，我也希望马上能够见他。要是他真的有办法教给我们来收拾那个派报所老板，那么，对于我们家乡的遭遇一定也会贡献一些好意见吧！

在家乡的时候，我以为一切的日本人都是坏人，一直都恨着他们。因此，初到东京时，我还是抱着疑惧之心的。这样的心情已经有一点改变了。我所接触过的那些人，除了派报所的老板，好人竟是多得很。“木赁宿”的老板是个愉快爽直的好好先生，许多住民当我推销订户时，竟会爽爽快快地答应了，为我成了一个不高兴看的报纸的“同情订户”，白白花了一圆钱。至于田中，他比亲兄弟还要好……不，想到我那当过巡查补的哥哥，什么是亲兄弟，拿他来做比较都觉得对不起田中。

如此看来，和台湾人里面有好坏人一样，日本人里面竟也如此。

我马上和田中一起走出了“木赁宿”去会伊藤。

我们走进了浅草公园。笔直地向后面走了一段，坐在那里树底下的一个男子突然站起向着我们走过来了。他伸出很坚固的手紧紧握着我的手说：

“杨君，你好！”

“你好……”

我也照样说了一句，却象被狐狸迷住了一样，因为他是未曾见过面的人。田中未曾说明要到哪里去见伊藤，但回转头来看一看田中的表情，我即刻明白了，他就是伊藤先生。

我马上就和他亲密无间了。

“我也在台湾住过一些时候。你喜欢日本人吗？”他单刀直入地问我。

“……”我一时不能把自己的意思坦白说出来。因为与他是一头一次见面，他自己又说在台湾住过了一些时候。现在我觉得他是不错的，我会喜欢他，可是，在台湾我就没有碰到过象他这样的人。

想了一会，我才说：

“田中先生很好，我很喜欢他。可是，在台湾，我没有碰到过象田中先生这样的人。”

“不错，日本的工人，大多数就象田中君一样，待人很客气，没有什么优越感。日本的工人也反对日本政府压迫台湾人、糟蹋台湾人。使台湾人吃苦的是那些有特权的人，就象骗了你的保证金之后又把你赶出来的那个派报所老板一样的人。到台湾去的日本人，多数就是这一类的人。他们不仅对于你们台湾人如此，就是在日本内地，也是叫我们吃苦头的人呢……总之，在现在世界上，这类的人都想占人家的便宜，靠别人的劳力来发财，甚至用欺骗的手段置别人于死地也不顾的。他们为了要掠夺得顺手，所以还用各种手段来压迫我们，来限制我们的自由……”

他的话，一个字一个字都在我脑子里面起了很大的回响，比读那六年的书懂得更多了。

家乡的乡长虽然是一个台湾人，我的哥哥也是台湾人，可是，为了个人的利益，他们便依附了他们，做了他们的走狗来欺骗、压迫乡人，叫我们吃了如此的苦头。

我把我们家乡的种种事情，特别把这次强制收买土地事件很详细地告诉了他。他很注意地听过了以后，便涨红了脸，振奋地说：

“好！我们就携手奋斗吧！叫你们吃苦头的，也同样叫我们吃着苦头，他们是同类，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我同伊藤会见的第三天，我由他的介绍，到了浅草区的一家玩具工厂去做工，生活才稍为安定了一下。其后，每有空，我就去找他请教各种疑问和难题，他总是解答得非常切当。我渐渐地坚定了生活的信心，不再徬徨了。

每有机会，他又给我介绍了很多的朋友，有时候还约我去参加各种的会议，去听演讲会，有一次我竟被拉到讲台上去向几千的听众报告我们家乡发生的那次事件了。

几个月之后，把我赶出来的那个派报所里爆发了罢工。看到这个面孔红润、而喜欢摆架子的《大崎派报》所老板在送报夫团结之前，竟不得不低下了苍白的脸，那时候我的心跃动起来了。

给那胖脸一拳，使他流出鼻涕眼泪来——这种欲望推动着我，但我忍住了。使他承认了送报夫的那些要求，要比我发泄积愤是更有意义的。

想一想看：

勾引失业者的“征募送报夫”的纸条子撕掉了。

任意制订的规定取消了！

推销报纸一份的工钱改为十钱了！

寝室每个人要占两张席子，每个人一床被头，租下了隔壁的房子做大家的宿舍，席子都换新了。

消除跳蚤马上实行了！

怎样？谁说工人没有志气？

谁说工人没有力量？

谁敢说工人一定就要过着猪都不如的生活？

在庆祝胜利的集会上，我又一次站到演讲台上去向大家报告了家乡的情形，同时也披露了我已决定马上回到家乡去奋斗的使命。我越说越激昂，听众更是火一般的激烈。在我说出最后一句话而将要下台时，我便听到掌声齐鸣“干！干到底！”的高呼。

这个会竟一变而成为我的欢送会、壮行会，就象把一个战士送上战场的气氛弥漫了会场。

隔天，我要出发回乡时，虽然没有“衣锦”，穿的还是那一套天天穿着的工作服，很多既知未知的朋友却把我送到东京火车站的月台上握别——大家振奋着，没有惜别的气氛。

——这几个月的学习，才是对于母亲遗嘱最切实际的了！

我满怀信心，从巨轮蓬莱号的甲板凝视着台湾的春天——这宝岛，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之下，表面虽然装得富丽肥满，但只要插进一针，就会看到恶臭逼人的血脓的进流！

（原作日文，一九三二年写于高雄市内惟。台湾《新民报》刊登前半，后半被禁。一九三四年才于东京《文学评论》全文刊出，有人把它译成中文登于上海《世界知识》，继被收载于《朝鲜台湾小说选》及《世界弱小民族小说集》。一九七四年十月全文重刊于《幼狮文艺》第二四九期。）

模 范 村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的前夕，在台湾静静的乡村角落里，也看到了一些暴风雨前夕的征兆，但许多人把它忽视了。

太阳光猛烈地照射着，马路两旁的水田，被晒得蒸气腾腾的，天气又闷又热，仿佛一座大烤箱。

天上朵朵白云，象画报上印的伞兵演习和穿来穿去的机群的照片。看样子，骤雨快要来临了。

刚犁过的水田中泥土原是黑色的，但在太阳猛晒下很快就变成白色，干了。

“傻孩子，过半晌了，歇歇吧！”乞食伯站在一棵苦楝树下，向他的正在犁田的儿子呼唤。他一只手捋着颔下的白须，另一只手在眉梢上遮荫，眼睛不断地眨着。

添进是个倔强的青年，赤裸着上身，只穿一条短裤，用力把着犁柄，不停地挥着鞭子，吆喝那条老水牛。他仿佛不曾听见父亲的叫唤，连头也不转动一下，只是焦灼地仰望着白云飘荡的天空。

云在转动着，但地上却一丝微风也没有，闷得叫人窒息。添进知道这是倾盆大雨将要来的预兆。

“喔！唏唏！”添进焦急地吆喝着。水牛好象也善解人意，用力拖着，黑土大块地被翻起来。可是太阳晒得那么厉害，连水牛都耐不住在这炎日下的剧烈劳动，呼呼地喘着气。

添进还不时用水瓢子打水，泼在牛背上为它消暑。可是泼上去的水一沾背就干了。添进自己活象一只落水狗一般，浑身都是汗水淌流。

“喔！唏唏！”他用手臂拭拭流进眼睛里的汗水，继续吆喝着。

乞食伯越看越过意不去，忍不住大声地喊了起来：

“傻孩子！歇歇再犁吧，会中暑的！”

“呃，歇歇？下起雨来怎么办！”

添进有点不耐烦。他嫌父亲太噜苏，回答了一声，仍旧继续着他的工作。

在这一大片田地中，有一条十米多宽的“保甲路”，由南而北。又有一条二十米宽的“纵贯道路”贯穿着，和这条“保甲路”交叉成十字。这些道路是现代文明给予乡村的恩惠，也成本村的一种值得向外界夸耀的荣誉，如果大雨或洪水把道路冲坏时，只要公家一个命令，村里的“保甲民”马上就可以召集三百多村民，很快把它修理得平坦如初。

三年前，在各十字路口，立起：“牛车禁止通行”的禁牌时，大家都说：“为什么我们开的路，不让我们的牛车走！”这类的不平话。但现在，这种落后的运输工具，是几乎淘汰尽了。新的运输工具已代替了它们，于是卡车运输公司一天一天地繁荣起来。

这是驻在本村的警察的功劳，所以木村巡查高升了。

在庆祝木村升任“部长”的宴席上，大家都称誉这里官民合作的优良表现和木村警长的领导有方，可是木村巡查对这并不满意。他认为，乡下的老百姓就象牛一样，要拉着鼻子才动，稍

微放松一下，就会偷懒。在这个为他庆功的席上，他还是毫不客气地提出警告说：“公路两旁的树木，枯了、倒了，竟没有人管，这证明村民是不肯自动出力的。今后，凡对护木不力的人，当在召集保甲工(公役)时，叫老人女人或者小孩子代替的，或是工作不力偷懒的人，都要处罚！”木村警长的规矩是很严的。

添进和添福兄弟俩，在炎日底下忙着犁地，不肯休息，虽然他们的老父怕他俩累得中暑，喊他们休息休息，把嗓子喊哑了也没有用，兄弟俩理睬都不理睬。正是因为前两天，他们奉令放下刚刚开犁的水田，把自己的活计搁下，去替公家修筑公路，以致把工作耽误了。天是不等人的，这些天所误的工作必须赶快补足，否则就要赶不及插秧的时间了。

公路修得那么平坦，凡是使用这条路的人，都异口同声地赞誉这村庄的村政，尤其是公共汽车、卡车、摩托车的驾驶员和他们的主人们，更是衷心感激木村警长的治理有方，每逢过年过节，当然都要送上些红包礼物，凡是需要他们出钱的地方，也捐献得特别大方。譬如在捐献飞机大炮的时候，高砂汽车公司就捐了一笔叫佃人们大吃一惊的数目。

这乡村渐渐热闹起来了。

公路上，从早到晚，汽车络绎不绝地在奔驰着，和以前完全不同了。满身都是污泥的孩子们，每天看着这些漂亮的车子在公路上如飞地赛跑，都高兴地呼喊着：

“摩托车，自动车！”

“鹿咯马，蕃仔骑！”

虽然他们也知道，这样漂亮的车与马，自己是不会有那种福分骑坐的，但是眼睛能看看，也是万分福气，就心满意足了。最使他们高兴的是，有一天，独眼的鸡屎叔叔，正在路旁摆下卖咸

棕的担子，忽然看见有一队日本兵，气昂昂地向这边行进，他害怕会招惹是非，手忙脚乱地想把担子收走，一不小心，竟把一篮粽子全弄翻在地上。沾了许多灰土的粽子是没法卖的了。于是，这些象蚂蚁般看守在担子旁边，垂涎欲滴的孩子们，出乎意料地饱餐了一顿。这件事是他们永不会忘记的。

二

公路旁边有一家店铺，这是本村唯一的店铺，生意非常好。这店铺的东西两面都是田圃，南面正对着公路，北面则是崖，崖下一道潺潺的小溪，流着晶亮的水。据看地理的先生说：“风水是好极了。”不过，她们是母女两个，怎么个好法呢？想来想去，老板娘便向自己说：

一定会得到一个金龟婿，由此得到一笔很可观的聘金和子婿的暗中资助，盖一栋楼房。自己就可以再招来一位好丈夫了。”

这是老板娘的梦，她非常开心。

店铺的前面有一棵老芒果树，长得比屋子高两倍多。浓密的树荫，把西晒的太阳遮住。有这么遮荫的大树，但却没有什么阻挡凉风吹来的障碍，所以不论天气如何炎热，这地方总是凉爽的。许多村民和过路的人，工作完毕或途中休息时，都来这儿纳凉。

但奇怪的是，来这里纳凉谈天的，几乎全是年届退休的老人，没有年轻小伙子。即使偶尔有三两个年轻人，那都是经过这里的行路人。

本村的青年都忙于工作，很少有悠闲的工夫到这里来享受这份清福。至于地主家的少爷们，他们的房子本来就轩敞凉快，而且都备有电扇等的消暑设备，无需也不屑到这里来和这些下

田佬凑在一起。他们和这家店铺的关系，只是每天派婢女来这里搬些罐头食品、烟酒等等回去，使得坐在店铺门前纳凉的农人们睁着眼，张大嘴，痴痴地望着，羡慕不已。

这店铺唯一的缺点就是前面公路上来往的汽车太多，每逢汽车驶过时便扬起一阵灰尘，使人呼吸困难。最近老板娘常常以两三条香蕉作为代价，利用村里几个失业的人，到山崖脚下的小溪中去挑几担水来泼洒在路上压压尘土。

店屋的前面有一座九尺见方的凉亭，亭内摆着三张竹椅子，和一条木制的长凳，是供给客人们坐着休息的。店堂内，去年刚从女子中学毕业的素娥小姐，正坐在芒果树后面，低着头看杂志。老板娘在树前，一面和乡下人搭讪着，一面动手在削冰。

“两分钱的，还是一分钱的？”老板娘说话的声音是蛮清脆的。

“一分钱，做成两份吧。”萧乞食哧哧地说着，手还带着比划。

“你就这么小气！”老板娘又好笑又好气地说。

一直坐在竹凳上打盹的蔡木槌，这时突然醒了过来，揉了揉眼睛，看着那雪亮雪亮的冰，不禁觉得喉头有点发痒，咽了口唾沫。

雪白的冰花从削冰机的刀下象棉絮一般飘落下来，落在老板娘手拿的碗内，蔡木槌再也忍不住了。他爬起身来就跑到溪边，捧着那清凉的水，灌了个饱，才慢慢地向凉亭踱回来。

老板娘把削好的两碗冰递给乞食伯，萧乞食顺手把一碗送到刘见贤的面前。刘见贤推辞不肯吃，萧乞食就把那碗冰转送给李金定。李金定为这意外的享受惊愕住了。但他终于接下了那半分钱一碗的冰，一口一口地慢慢送进没牙的嘴里，悠然自得地品尝其中的滋味。

慧金福，虽在名字里有金又有福，实在他既没一文钱，又没一丝福。他是想吃一碗冰，眼巴巴地全神贯注在萧乞食那碗冰上。但是没有轮到他的份儿，他惘然了。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他动着因为缺乏维他命B而肿胀的两腿，一步步走到崖下溪畔挑水，替老板娘做以那三两条香蕉为代价的泼水工作了。

过了好久好久，泼水的工作才完毕，他从老板娘那里拿到了三条香蕉，一点一点地送到嘴里慢慢咀嚼。就象牛羊反刍一样，在嘴里让舌头仔细品尝够之后，才咽下肚去。可是，无论如何总挨不到二十分钟，这三条香蕉竟然吃光了。他伸个懒腰，没精打采地正想走开，忽然发现刘见贤买了五分钱的香蕉，摆在凳子上慢慢地吃。还剩下三四条没吃完，似乎吃不下去了。

“要是他吃不完，早点回去就好了，那剩下的一定是我的了。”

慧金福心里盘算着，两眼直直地瞪视着刘见贤的嘴。

“要是他吃光了，又怎么办？”

想到这里，他又不禁坐立不安了。

刘见贤无意回去，他安闲地拿出烟袋，装好烟丝，慢条斯理地抽起烟来。萧乞食站了起来，把冰碗送还给老板娘之后，也拿起三尺来长的烟袋，抽起烟来。

老板娘一手接过碗来，放在水桶里洗着，一面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向萧乞食说道：

“乞食伯仔真小气。”

“什么？我小气？”

萧乞食的嘴里还叼着长烟袋，掉过头来要同老板娘争辩，一不当心，烟袋锅儿打在对面的慧金福颊上了。

“暖哟暖哟，暖哟烫死了！好疼呵！”

慈金福跳了起来，大声嚷着，装腔作势地扭着乞食伯要打架。

刘见贤看到这种情形，赶紧把吃剩下的香蕉都塞到慈金福的手里。于是他竟享到罕有的福了。拿到香蕉之后烫痛的地方马上止痛了。那股无名怒火也随之消失。他笑嘻嘻地回到原来的位子上坐下，慢条斯理地吃起香蕉来，倒把萧乞食老头儿给怔住了。

“乞食伯仔，你不是有三个儿子吗？他们都那么能干，难道一天才给你老人家一分钱零用吗？哈哈……”老板娘又在和他开玩笑。

萧乞食皱着眉，连连摇头说：“咳，谈不上哟！三个年轻人一天忙到晚，也顾不得生活哟！佃租年年在涨，捐派杂税多如牛毛，实在不够用啊！”

“哼，不够用？”老板娘揩干了手，玩笑地说：“你不是留着钱起大厝吗？”

“起大厝？别开玩笑。”

乞食伯的心中仿佛被一根针重重地刺了一下，不禁黯然。

盖栋大房子，那多好呀！他一生象牛马一样操作，原就是想盖一所和别人差不多的房子，还希望在自己咽下最后一口气以前，给儿子们都娶了媳妇，好早点抱孙子，享受老年的天伦之乐。可是尽管他这样勤苦地过日子，积蓄却一年比一年少。所以他近来非常失望，早年的幻想早就统统丢进大海里去了。

从去年七十岁生日那天开始，他自己就不再下田，事实上却是久年的积劳，身体益发衰弱，孩子们都不肯让他下田，只好收拾些家里内外的零杂工作，有空时就到这店里来坐着和别人聊聊天，这成为他唯一的安慰。

但是他自己毕竟是经历过田间工作的辛苦的，虽然他自己不再下田，倒更关怀着孩子们的身体，怕他们因为过度的劳动而害起病来。所以也常常到田间去。有些老头儿到田间去是为了督工的，他却专门为了劝孩子们歇息歇息。

“不能添福寿，但求保平安。”

这是他近来唯一的祈愿。为了让生活更愉快一点，他每天都拿出五分钱或一角钱来作为零花，不再有积钱造屋的打算了。但不幸他的小儿子最近病了一场，不但把他所有的积蓄花光，而且竟还向别人借了几十块钱。

既不能添福寿，保平安也求不得之后，他一时非常颓丧，不知道如何是好。但要付的利息迫着他非更节省不可了。所以，他每天的零花，也就减至每日两分钱，其中一分钱是用来买烟的，余下来可以随便买些零食的，便只有那一分钱了。近来，他早已不问家务事。但是自尊心总是要的。无论如何从不愿把这些情形向人透露。

老板娘今天又提起他的隐事，使他心中引起了一种难以抑制的痛苦。

慧金福被乞食伯的烟锅儿烫了一下，却平白得了几条香蕉，倒是很满意的。依旧坐在树荫下面，咧着嘴痴笑。

刘见资本是个自己有田地的中农，在生活上本不象那些贫农一样感到威胁。但也正因为他还有一点薄田，近年来各色的捐派，摊在他头上的是越来越多，压得他喘不过气来。现在，他看着这些乡邻的愁苦无望面色，自己也感到郁悒。

“唉，这就是自己的远景吧！”

他叹了口气想快走开一点。因为他感觉到这场情景是可怕的，不忍目睹的。

自然，财主们所纳的捐款都比他多得多，但他们有办法从别的地方捞回更多的钱。譬如阮固氏是卡车公司的大股东，陈歹钱是制糖公司的原料委员。至于象刘见贤这样的中农，钱捐了出去，那就象日子逝去一样，永无复归之期。

三

刘见贤受不住这黯淡空气的压迫，他站起来，伸了个懒腰，打个呵欠，刚准备走开的时候，一阵风就会吹倒似的陈文治，踉踉跄跄地走过来。

“陈先生，请坐吧！”

萧乞食连忙站起来，很客气地让位给他。照年岁算起来，萧老头是长一辈的人了。但是因为家境困难，不能让自己的孩子们上学，所以叫他们每天到陈文治家里念书认字，陈文治确也不厌其劳地诚心施教，却不肯收丝毫的礼金。

“陈先生请坐！”

刘见贤也把自己的位子让了一下。他也时常请陈文治替他写书信，写公文，每次都得到慷慨而周到的帮忙。

大家看到刘见贤也如此，便一个个站立起来打招呼，让座。陈文治有点受宠若惊了。忙欠身点头，连声说：

“谢谢！谢谢！您请！您请！”

只有老板娘和素娥小姐连理都不理睬。两个人，四只眼，直直地向他瞅着。

陈文治一步一步地捱到店前，踌躇了半晌，终于下了决心。走近老板娘，吞吞吐吐地说

“老板娘，请您再赊一分钱的盐给我好吗？”

老板娘很不高兴。连正眼都不看他一眼，粗手粗脚地从一本破杂志上撕下一张纸，包了些盐，恶狠狠地递给陈文治说：“陈先生，你欠的帐什么时候结清啊？这两天，生意真难做呢！……”

“哦！好的，好的……”

陈文治弄得手足无措，就象一个干了坏事的小学生被老师抓到那样，又羞又惭。

“对不起，对不起。再过几天，等我把鸡卖掉了，我一定马上给您送来。这一回一定不拖了。”

假如换了别人，他的脸一定是涨得通红的，但是陈文治的毫无血色的脸，却变得铁青了。

“等你卖掉了鸡？”

老板娘不但没有同情，反而更逼紧一步。她眼睛里根本就没有这个穷书生。

“到底要等到哪一天啊？你说个明白。要是象上次那样，遭了鸡瘟，又怎么办？”

“哪儿的话！老板娘，上次实在是……”

“那我知道，鸡遭了瘟疫，都死了，可是欠我的帐……”

“不，不是的。我决不会因为鸡子死了就赖帐不还……”

“那当然啦。你也不是个存心赖帐的人。”老板娘讥讽地说：“可是，你这样拖欠下去，我们做小买卖的人，可受不了呀！”

老板娘那张锋利的嘴，把陈文治冷嘲热讽地说得无地自容。简直有点招架不住了。

“是的，是的。实在抱歉得很。这一次我特别小心，决不会再让鸡遭瘟啦……如果再这样我决定出售房屋……”

“你的破烂房子还有人要呀？”

他早就没法再和老板娘争辩了。但是还不出钱，有什么办

法呢！只有强打精神，硬起头皮地希望能得到老板娘的谅解。

“那么，你的鸡什么时候能脱手？”

交情是交情，生意是生意。老板娘还是一步不肯放松地逼陈文治。

“孵出来已经两个多月了，再过……”

屈指计算小鸡孵出蛋的日期，竟然说不出话来了。因为他自己也觉得，这时间未免太长了一些。

“什么？”

老板娘跺着足，装作一副颇为惊讶的样子喊道：“才出蛋两个多月？那不是还不到半斤重吗？半斤重的小鸡儿卖给谁？等卖了鸡还钱，再等几个月呀？陈先生，也亏你说得出口哇！”

老板娘越想越恼，越说越气，一屁股坐了下来，扭过身子，摇摆着手说：“算了算了！不管它半斤也好，四两也好，马上捉来吧！”

她想，只有这样才把稳一点，接着又补了一句：“你一共有几只呢？”

“二十三只。”

陈文治早就磨练得不动气了。但这时候，简直被逼得忍耐不住了。他说完这话，把手里拿着的盐包，向柜上一扔，扭头就走了。

“马上捉了来啊！”

老板娘站了起来，跺着脚，高声叫喊。

陈文治气得几乎哭了出来，也忘了和在凉亭歇凉的人们打招呼，拔脚就跑。众人同情地望着他，扭转头来，却看见老板娘涂着厚厚白粉的脸上有一股得意的神气。

萧乞食摇了摇头，叹口气，自言自语说：

“唉！真可怜。多好的人啊！他给村人教书、写信，从不曾开口要过钱，可是……”

他的话还没说完，老板娘竟悻悻地跑出凉亭外面，追着陈文治，高声喊着：

“别忘了啊！赶紧抓来！”

萧乞食实在看不下去了，终于气鼓鼓地站了起来，向老板娘说：

“你也未免太过分啦。我，我替他还钱。”

老板娘连看都不看他，站在路旁，望着陈文治踉跄的背影。

陈文治踉踉跄跄地走着，象一只被人追赶着的白鹭。他穿过公路，向那一带竹林旁的小路跑去。刚走到路口，背后传来一个喊声：

“老师，你慌什么？铅笔掉啦！”

他停了脚，转过脸一看，原来就是本村第一大地主阮固老头的儿子，阮新民。他从阮新民手里接过他失落的铅笔：

“哦，阮先生，多谢，多谢！”

说完话，转身又跑了。

“等一下吧，歇会儿再走，我有好消息告诉你……”

阮新民想叫住他，他却头也不回，只匆忙地答着：

“对不起，今天有点事，改天再谈吧！”

阮新民奇异地望着他转进竹林。之后，好象得到问题的解答似地点点头，才慢慢地向凉亭走来。

“唉，一定又是为了钱。钱，钱，一钱磨死英雄汉。那么好的人，肯牺牲，肯吃苦，又勤俭又老实的一个人……钱……”

阮新民看陈文治走得远了，自言自语地说。他走进店里，把衬衫的扣子解开，摘下帽子搥着。汗水还是往下直淌。从衣袋

里取出一块毛巾，揩了揩汗，深深地吐了一口气。

“唉，好热啊！”

坐在凉亭里纳凉的人们，眼睛都还在望着那带竹林，同病相怜的情绪控制着每一个人。阮新民来到时，也和他们打了个招呼。

坐在那里看杂志的素娥，听到阮新民的声，早就坐立不安了。看见他用帽子搨风，便赶快拿出一把扇子递给他。

他是本村第一个财主的独生子，又是一个法学士。念过女中的素娥，村庄里的下田人子弟都看不上眼，只有新民是她唯一的目标。自他毕业回来，她一直就想尽办法要讨好他。虽然门户并不相对，但自己是本村很少几个女中毕业生之一啊！巧的是他们靠得近，接触的机会多。自从她母亲告诉她这里的好风水之后，她便觉得，自己的梦愈来愈接近现实了。

她无微不至地献着殷勤。送上扇子之后，接着送茶水，送烟，赶紧划着火柴，亲热地，媚笑着替他点着火。

阮新民也是一个年轻人。他从日本留学回来，头一次看到自己家乡的小姑娘——他是认识的，当他要去日本的时候，她还是一个流着鼻涕的小学生——如今却长得这样丰满、美丽、娇媚，又如此周到地服侍他，当然觉得非常满意。可是今天，他却有一点心事。

他深深吸了一口烟，便向老板娘说：“阿婆，你又在欺负那个可怜虫了吧？为什么事情呀？弄得他这样丧魂落魄的！”

他是有正义感的人，在学校时也参加过抗日运动。

老板娘那股盛气凌人的样子，看到阮新民来，便收敛得干干净净了。听了阮新民的话，涨红了脸，却象一个撒娇的小姑娘一样说：“没有，没有什么呀。”

她一面说，一面从冰箱里拿出一瓶汽水，开了盖，满满斟了一玻璃杯，送到阮新民的面前：“太热了，喝点吧。”

萧乞食在一旁，早就忍不住了，生着气说：“真可怜，老板娘叫他去捉小鸡来哪。什么半斤也好，四两也好。我活到这把年纪，就未曾看到过讨帐讨得这个样子的！”

老板娘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哆着嘴，心里在说：“老不死的，要你多嘴！什么可怜不可怜，欠债还钱，难道也不应该吗？”可是在阮家少爷面前，尤其知道他在同情陈文治，想到女儿的事，她就不说出口了。

不过，为什么阮新民对陈文治会如此同情，实在使她弄不明白。她从阮新民父亲的做人做事那里得到一个结论：象陈文治这样的人，除了要利用他的时候可以应付一下之外，丝毫没有值得同情的地方。看不起他也是应该的。

“阿婆，大概是你把话说得太厉害了吧？他简直象屁股上着了火，那么慌忙地跑回去。你叫他拿小鸡来，是当欠帐的抵押吧，到底欠你多少钱？”

“是三块五毛一分哪……说起来还是在五年前，他考上了文官考试，我才放胆赊东西给他的。谁知道他一直都没有挣钱，欠的钱也从没有清过。有时拿一块五毛钱来，却又是火柴，又是洋油，又是咸鱼……拿去的货，总比带来的钱还多，积呀积的，就有这么多啦……”

老板娘象是要博取少爷的同情似的，唠哩唠叨说了一大套。

“呀，可怜哟，又没把力气，身子单薄，用气力的事干不了。考上文官也老活动不上个差事，生不逢时嘛，宝玉变了石头。……唉，这也是我们台湾人的命运啊！”刘见贤感慨地说。

“有力气，有力气有个屁用！象你有田有地的，那还好办。你

看！我没有力气吗？我有这样的力气，想找一小块地种种也找不到，去当小工修堤，也补不上个名字。有力气，有力气又怎么办？”

慧金福一直呆呆地坐着听人讲话，老半天都没有吭气。忽然插进嘴来，象跟人家打架似地嚷了起来。

“咳，还不如来个天翻地动，把世界翻过来，统统死光了好些。省得活着受罪。”

一直在打盹的蔡木槌，让慧金福的大嗓子喊醒了，发番牢骚，站起来跑了出去。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阮新民真弄得莫名其妙。他两只眼睛看着慧金福，又转过脸来，看匆匆跑出去的蔡木槌。

每个人的神情都十分黯淡，没有一个人说话。萧乞食两只眼睛象木头做的一样，痴望着蔡木槌那枯槁而衰老的背影，心里盘算着。

“再过几年，自己便会和他一样了。”

他沉入这可怕的幻觉之中，手里烟袋掉在地上也没有觉察，阴沉沉地坐着不动。

阮新民出外留学将近十年，怀着很大的抱负回到了故乡，没想到刚回到家，就象走进了神经病院一般，被成群的疯子包围了，他非常失望。把刚点着的纸烟，猛地丢在地下。“那个老头儿，是不是有点神经错乱了？”

慧金福注视着阮新民丢掉的烟蒂，趁别人不注意时拾起来吸着。萧乞食失了神似的，默默向蔡木槌消逝的方向凝望着。都不做声。

“可怜！”

刘见贤摇了摇头，慨叹地说：“他的两个儿子都病得很厉害，又没钱买药。请医生看病，医生都推说没有工夫。没办法了，听人家说什么草药好，就胡乱找些来煎给他们吃。结果一病未好，又染上了别的毛病，每天夜晚都烧得怕人。他天天晚上不能睡，白天又去山里四处找草药来给儿子吃。一连十多天了，就是精壮的小伙子也支持不了的。这么大的岁数了，怎么行呢？可怜，他从山里找药回来，一坐下就打瞌睡，连走路也打着盹儿，有一次走着走着，掉下沟里几乎跌死。前几天又差点儿就让汽车碾着，几乎把命都送掉啦。说他有点神经病嘛，大概也差不多了吧。”

空气变得那么沉重，大家都沉默不语，凉亭里一片死寂。

“阿婆，陈先生欠你的钱，我来替他清还。你快去告诉他，不用把小鸡捉来啦！那位老夫子现在怕又在一身汗一身汗地围鸡了，真作孽！”

阮新民感到心里很沉重，他不忍心看到陈文治这样好的人遭受到如此的困厄，继而愤慨与同情交织在他的心间。他一时无法解除自己的苦恼，下意识地又摸出一支茉莉烟来，叼在嘴里出神。素娥看见了，连忙擦着了火，替他把烟点上。

老板娘也许是因为阮新民答应替他还钱而宽心，也许是为了讨好阮新民，连连地说：“不要紧，少爷，总共那么几个钱，我去告诉他，不要捉鸡好了。想起来，倒真是可怜——。”

她面上带喜地边说边走出去。

阮新民仰着头向天空凝视，默默地抽着烟。不知道什么缘故，那一卷冉冉上升的烟雾更使他郁闷了。老板娘向他说的话，他完全没有听进耳朵里去。直到她走进竹林，他才转过头来，突然向素娥说：

“素娥，你妈也太不近人情了。”

素娥被这句突如其来的话弄得狼狈不堪，羞惭地“嗯”了一声，低着头就躲到里面去了。

在凉亭下的农人们，对于阮新民这种极具人情的论调，十分感动，悄悄地在在一旁议论。

萧乞食低声向刘见贤说道：

“大少爷的心肠真好啊！唉，要轮到他当家的時候，咱们老百姓，日子也许会过得好一点。”

慧金福正在旁边，听到萧老头这一番话，却勾引起他一肚子的委屈，嚷了起来。

“他的老子就不是人！象鬼一般的坏种。”

萧乞食吃了一惊，慌忙用手掌掩住慧金福的嘴，不准他再说下去。可是，慧金福使劲挣脱了，挺着胸，握着拳，仍旧大声地嚷着。

“真的，阮老头比鬼还毒！”

说着说着，终于忍不住地哭了起来。象孩子似地抽噎说：

“他妈的，接了我的鸡，又不让我种那块地，我拿了那么大的鸡去进贡，好肥的一只大母鸡哟！足足有三斤二。我求他把崖子那边那块地别收回去，仍旧租给我。但他还是收了回去，租给糖业公司。老子开垦那块地，父子两代，费了多少工夫，下了多少本钱！家里的东西全都卖光了不说，还要天天到镇上去挑大粪，载垃圾来做肥料，好容易把这块满是石头的荒地弄成了熟田，那么好的水田，你看，那些甘蔗长得多么好！”

他站立了起来，怀着无限怀念。望着崖脚下那一片葱绿的蔗田，愤慨地再说下去：

“我说，地不让我种，那么把鸡还我。他却鸡也不还，还要把

我……就这样打我……”

说着果真自己捏紧了拳头，死命地向自己脑袋上打了几下，弄得所有的人都吃了一惊。他仍旧连哭带骂地嚷：“又叫佣人把我赶出去，又踢了我一脚……”

他手指着腰眼，用脚比作踢人的样子。

“我就叫‘把鸡还我，把鸡还我。’他妈的，这个混帐东西，竟叫王大头把我撵出来。王大头这狗娘养的，冷不防，拿这么粗的棍，对我的脑袋就打，你看……”

他伸手指着脑袋上一块茶杯大小的伤痕给大家看。

萧乞食拦不住他，只好摇摇头，叹了口气，站在一旁。

慧金福这一场连哭带骂的表演，把阮新民给弄糊涂了。他自己深为慧金福这种不幸遭遇所感动，只顾听他说话，手中挟着的烟卷，把裤子烧了一大块也不觉得。由此使他更憎恶他父亲的强横霸道，剥削穷人。对于慧金福和这些无告的佃人们，也更加同情起来。

关于他父亲每年都要向佃户收回垦熟的荒地，而转租给糖业公司的事，他每次回乡时，都有所闻。他看得很明白，这里面有着复杂的利害关系。农人们种了甘蔗，糖业公司要七除八扣，用低价收买，农人们自然是不甘心的，就想尽方法来避免种甘蔗。所以，糖业公司便要交结地主，共同来压迫农民。至于地主，自然是站在糖业公司一边较有利。因为和拥有大资本的糖业公司联络，不论在土地的灌溉上、金融上，或者其他和官府有关的事情上，总可以多占些便宜，当然是乐意的。因此，倒霉的便是这些贫苦的农民了。

看到这些，使他在东京所学的理论得到更充分的理解和证

实。而且，他的许多抗日同志，也都以热情鼓舞着他。对于他，这是为了真理与正义的一股很大的力量，使得他再也不能苟安于目前的舒适生活了。

慧金福一直还没止住他的呜咽。可是，忽然看到地上还有阮新民刚才丢下的半截香烟，便弯了身子想把它捡起来抽。看到这个样子，阮新民觉得十分不舒服。便从裤袋里，把还剩下三十多支的香烟连罐子取出来，送到慧金福手里，用力拍着他的肩膀说：“别难过了！你们是应该有田种的。这是你们的权利，我将帮助你们去争取。这些烟给你抽，别学要饭的叫化子，在地上捡。拿出勇气来，我一定帮你们忙！”

慧金福吓了一跳，停住了哭泣，莫名其妙地向他望着，忽然想起阮老头欺负过他的往事，心中又忐忑不安了。他用惊惧的目光，向萧乞食、刘见贤、老板娘的脸上看看，突然间向后退了几步，紧抱着那罐香烟，飞也似地转身朝公路那边跑去了。

“哈哈哈……”老板娘和素娥都止不住笑了起来。阮新民憎恶地瞥了她们一眼，心里面更是老大的不爽快，转身向萧乞食走去。

“乞食伯，家父真的常做那样不讲理的事情吗？”

这些事情，他自己虽也知道了一点，但是，亲眼看到当事人痛哭流涕的陈述，却还是第一遭。他掩不住心里的惶惑，终于吞吞吐吐地请问萧乞食。

萧老头想不到阮新民会提出这个问题，不禁怔住了。向阮新民周身上下望了望，两只手弄着烟袋，却说不出话来。他心里知道，阮新民并不是和他父亲一样的人，可以对他直说。但是，无论如何，自己总是阮家的佃户，而他却是阮家的继承人。几十年

来的传统观念叫他不能毫无顾忌。万一，话传到阮老头的耳朵里，那就不得了。刘见贤看他这个窘相，便替他答道：“少爷，这话本来我们是不该说的，您对我们这么好，我们心里还能不明白？可是，您老太爷的手段有时确也太辣了一点，弄得多少人家走投无路，弄得多少人家流泪哭啼！可是，眼泪还不是得往肚子里咽！您老太爷和警官们都是有来往的，谁又敢得罪他老人家？谁不是敢怒不敢言？”

阮新民似乎还要从萧乞食嘴里得到证明，两只眼充满着同情，紧紧向他望着。萧乞食更是不安，低着头，默默不做声。只是在弄着熄了火的烟袋锅儿。

阮新民明白了他的父亲在农民们的眼里是个怎么样的人物之后，便诚恳地说：“谢谢你们，告诉我这么多我不知道的事情。家父对不起各位，我真不知该怎样赔罪才好。不过，从今以后，我一定尽我的力量，使他再不会这样下去，请大家放心好了。日本人奴役我们几十年，但他们的野心愈来愈大，手段愈来愈辣，近年来满洲又被他们占领了，整个大陆也许都免不了同样的命运。这不是个人的问题，是整个民族的问题。我父亲这种作风确是忘祖了。他不该站到日本人那边去，这是不对的。我们应该协力把日本人赶出去，这样才能开拓我们的命运！”

说完之后，他低着头，独自匆匆地走了。

大家出神地望着他。过了好一会儿，刘见贤才感慨地说：

“真奇怪，阮家竟有这么一个好儿子！”

萧乞食拿烟杆当拐棍拄着地，缓缓地站了起来说：“世道会变了！这真是菩萨下凡啦。几十年来受了日本人的气，如果真的能够把日本人赶出去，那才是多么庆幸的事嘛！”

他一面说，一面蹒跚地走出了凉亭。

四

当火辣的太阳，把在田间工作的农人们烤得汗毛孔里滴下一串串的汗珠，浑身湿得象落汤鸡似的时候，阮家的客厅却丝毫不感不到热暑的气氛。

高大的树木，和精致的窗帘，把阳光整个遮住，电扇摇着头，播送着凉风。大理石的桌椅，磁砖镶嵌的墙壁和地面，也都透着凉意。

在客厅旁的寝室里一张炕床上，阮老头躺在上面，“萨、萨”地正在吸鸦片。

“还躺着吗？”

本乡警察派出所的木村警长，在房门口，探头看了一眼。

“哦，您早哇，请坐，请坐！”

阮老头只微微抬了一下头，便又继续抽他的鸦片了。

论时候，老阳儿已经快当顶了，可是在阮老头看来，现在却还早得很。今天算是起得特别早哩。

木村走进客室。这里他是常来的熟客，就仿佛是到了自己的家一样，毫无一点拘束。正因为如此，阮老头吸着犯法的鸦片，也可以毫无一点顾忌。

木村把佩刀解了下来，脱了上衣，顺手把它挂在衣帽架上，踱到沙发前面懒洋洋地坐了下去。婢女马上把雪白的洒着香水的毛巾送来给他揩汗。

他接过毛巾，左手把眼镜拿下来，揩了揩脸，把毛巾丢给伺候着的婢女，伸了个懒腰说：

“你这屋子真好，什么时候都那么凉快！外面可真热得要烤

死人啦！”

“汽车还没送来吗？”阮老头从隔壁看他满身大汗，觉得奇怪。新近他和汽车公司共同买了一辆最新式的汽车捐给派出所，木村警长出门，只要打个电话，应该是有汽车代步的。

“送来了，我还没谢谢你啦。我今天就是坐汽车来的，可是还是热得不得了。这几天，天气真有点热得出奇。在路上，我亲眼看到拖车的牛，突然中了暑，就倒在地上啦。”

他几乎是疲倦得躺在沙发上了。

平常，每逢木村警长来到，阮老头总是和他谈得津津有味的，今天却满面的愁容。他对替他装烟的婢女兼第三号太太说：“月季，快去拿瓶啤酒来！”

月季下了床，马上到里面取了一瓶冰透了的啤酒出来。开了瓶塞，熟练地满满斟了一杯，小心地捧给木村警长。

冰凉的啤酒对于木村警长是最大的嗜物，而且还有年轻漂亮的女郎陪着，很快就把一瓶喝干了。月季便一瓶又一瓶地接着送来。

阮老头的烟瘾过足了，便下了床。他走到木村前面的椅子坐下，却不喝酒，只以一副忧愁的目光望着木村的脸。

木村把屁股向前移动了一下。问道：“你找我来，有什么紧急的事吗？看你的脸色这么忧愁，有什么问题吗？”

“是的，是的，没事还敢劳烦您的大驾吗？”

“最近知事要来巡视，这几天简直忙得不可开交，昨天才没能来……到底是什么事情？”

“是这么回事。我的孩子新民，在东京沾染了危险思想，听说他一回来，就到处煽动农民。……昨天他又在店铺前面，竟然唬使那个呆子慧金福，叫他拿出勇气来。我怕那些无知的愚民，

真听了他的话，骚动起来……”

阮老头眉头紧蹙，象有无限的心事。

木村沉吟着应着：“哦，那可有点麻烦了。”

“所以啊，特意请您来，给想个办法。”阮老头接着说。

木村也似乎感到有些为难，叉着手，慢腾腾地说：“农人们有什么事，那倒好处理。不过，既然和令郎有些关连，那就……”

阮老头的眉毛皱得更紧了。终于下了决心，说：“那就把他秘密地抓去警戒一下不好吗？您看如何？”

“秘密地，不行吧？新民，他是大学法科毕业的，要是弄巧成拙，怕更不好。而且，那些新闻记者也够叫人头痛的。上次你为了这位姑娘，不是也花了不少冤枉钱吗？”

木村摇了摇头，沉吟一下，接着说：“最好是不要让他在本村……哦，不如劝他再到东京去住些时怎样？”

“他怕不肯去了吧，学校已经毕业了，去也没个名堂。”

“譬如说，叫他去准备高考吧，或者进大学院深造……”

“而且听说他和店铺的那个姑娘，还有些瓜葛呢。”

“那么，让那个姑娘，干脆一同去东京好啦。就说，他既然爱上了她，把她带去进大学，成个女子名流……年轻人可能就会高兴的！”

“可是，我还正在替他和林家提亲事呢。无论如何，我是非把这门亲事弄成功不行的，多少好借他一点力量来把事业整顿。您知道的，为了上次那件事，我吃了多少亏。这样下去，公司的事情又怎么办呢？”

“这真有点为难了。”

“还有，新民不知听谁说的，我那次赌输了十万块钱，连我们计划着向别的地方捞回这笔钱的事，他也全知道了。……”

“那有什么关系呢？反正赚回来的钱，将来也是他的呀！他是你的独生子、继承者，难道你会把钱带到天堂去吗？”

“话是不错，可是这个呆子，却说我千方百计剥削农民。说我把田地收回来租给糖业公司是魔鬼一样毒辣的手段。又说什么我跟你们日本人过往亲密不对，连这些呆话也说得出来。让他到日本去留学将近十年，却学来反日思想，这真是……”

“糟糕！我看还是让他早点成了亲，打发到东京去好……”

因为许多不能见天的隐事，木村都有关系，他有点害怕了。

“可是，我不是才说过，他和店铺那个丫头恋爱上啦，叫他和富家姑娘结婚，怕不容易吧？”

“嗯，这真有些难办了。”

木村警长也感到头痛了。如果他和阮老头交结的把戏被暴露出来，那就不得了了。

事到如今，就非设法赶快把他撵出去不可。他紧蹙着眉头在想，突然想到一个新的策略。

“你看，陈家的姑娘怎样？林家那位小姐也真太难了。又丑，又裹着小脚，要叫象新民这样受过现代教育的年轻人娶她，当然不会成功的。要是陈家的姑娘，模样生得还不错，又是在女中毕业的，相当摩登，也许新民会中意也说不定。如果这门亲事成功，在物质上你所希望的帮助，我想是不会有在林家之下的。只要让他们结了婚，把他打发到远处去，农民的事便容易解决——这是我可以保证的。公司也可以借陈家的力量来整顿一下。就是刚才说的那件事，我想也没什么关系，谅他也不敢太过于张扬。弄僵了，于他也是不利的。他和你一样是要面子的呀！是很看重名誉的。只要不给他吃亏太大，我想，若是花个万把块钱来布置这件事，是可以解决的。”

木村警长无微不至的计划，使阮老头乐得两手直拍膝盖。可是，他是精细的人，又想到：“假若他不答应时又怎么办？”

“不会的，这是赌场上的债务呀，他也是犯法的，如果他不答应，我就把他带上拘留所，拘他几天，吓他一下……”

“妙！妙！”

可是阮老头又想到了：“新民会不会要陈家的姑娘呢？”这又是一个问题。

“好事莫犹豫，办得越快越好，可能的话，月里就办喜事，让新民以度蜜月的理由出门。”

木村说着说着，仿佛看出阮老头还有心事，便接着说：

“陈家那一方面，我负责说服。不过，新民这方面，还是要找个得力的媒婆才能成功。”

那媒婆，所指的就是曾经替阮老头把月季从她的情人那里弄过来做第三房姨太太的那个，果真能言善道，石头都能让她说软的人。

“好的好的，那么全靠您了。”

口里这么说，阮老头心里却还没有十分的把握。不过，除了试一试之外，他是别无他途了。他们的策略会议就这样结束。

木村警长站起来了。

“就这样办吧！”

“好的，全靠您了。”

阮老头送他走到门口，木村警长突然又站住了，回身说：

“州知事要来的时候，我会通知你。说不定他也会到你这里来。当然还有很多随员，也有新闻记者……新闻记者这东西是最难应付的。那个东西要收拾好，让人家看见，麻烦就大了。”他指指炕上摆着的没有牌照的烟具说。

“是的，是的。”

“凡事都要小心，近来你有点太大意了。不是吗？……哈哈……”

木村一边说，一边大摇大摆地爬上汽车走了。约莫两个钟头以后，阮老头坐在客室的一张大理石桌子旁边，和媒婆谈得十分起劲。

“我的孩子是很重感情的，你要多用些感情的话来打动他。至于谢礼，那，你放心好了。一定特别。”

阮老头在木村面前，是把他的儿子喊做呆子的，因为他很明白他儿子的性情。在他的立场看来，多情便是呆子。如果别人多情，因而能使他沾到点光，那是不错的。可是，自己的儿子太多情，同情这个，同情那个，滥施恩德与人，却是莫大的损失。但是，这也不是绝对不移的，也可以因为不同事物而改变的，这个问题，他研究得很清楚。

“我们要使他对陈家小姐发生好感来成功这门亲事，那就要利用他的多情。”

“我晓得。你放心好了。”

媒婆做了好几十年，还会不明白这个道理吗？她笑嘻嘻地说，心里有十二分的把握。

不用说，在今天，阮老头认为，他家里不应该有新民这种正义派的人物，这样的人对于他的事业是不会有好影响的，甚至会破坏他的事业。他目前需要的，是一个有钱有势的亲戚做靠山，而又叫正义派的儿子远离这地方，所以给儿子攀一门好亲家是非常迫切的事。

然而，附近年岁相当，而又合乎他的条件的，却只有林家的和陈家的姑娘。本来他看中的是林家的姑娘，可是她没有上过

学，又是自小就缠过小脚的。如木村警长提醒他，新民是绝对不会答应的。陈家呢？他与他向来没有很深的交情，恐怕对方不答应。但是，木村已说他要负责说服了，阮老头自然很乐意采纳他的意见。而且，照木村的说法，陈家的女儿不但长得不错，也是女中毕业的，颇有一点摩登气派——阮老头觉得，这样的女孩，谈起亲来，新民也许比较容易采纳。这意见很对。

问题的症结还是在于新民和素娥的关系，不知道发展到什么程度。所以，他必须向媒人说明新民是一个多情的人，让她用感情来打动新民的心。最后，他又叮嘱媒人说：

“在必要的时候，你就编造个素娥的丑史说给他听吧！有事我来承担。”

可是他心里想，万一，要是新民非娶素娥不可，那就等和陈家成亲之后，再让他纳一房妾，把素娥带到东京去也行。

他心里想，这事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出了问题，那就完了。他觉得，这是破釜沉舟的一举，非拚命干一下不可，心里非常的烦恼，说话也噜苏得很。

那媒人却是久历此道的，不等他说完，早已明白了他的心事，便很自信地答应了。

“好的好的，我一切都明白了，照办就是了。”

看媒人她那股自负的神气，仿佛在说：“哼，这有什么困难，你等着瞧瞧你阿婆的手段吧！”

这也难怪，她吃这碗饭，已经有四十多年。大小的场面见得多了，经验丰富，的确可以称得是天下的能手。就是比这再困难十倍的亲事，经她的手一撮合，便象她手里捏出来的泥娃娃，要怎样就怎样，必定成为美满姻缘。

阮老头看见她这么自信，心里一块石头才落下了地。他想

起自己纳第三房姨太太时，也是由她扯线说合，把月季的情人逼上自杀之路。那手段的高强毒辣，是他早已领教过的。因此，他现在感到十分信任，十分舒适。正象坐在飘浮于惊涛骇浪中的小船上的旅客，突然被救到大船上一般。

这样，紧张的心情一松懈，他的鸦片烟瘾便再发作起来了。

他觉得浑身都不对劲，从骨头节里感到一种难言的痛楚，肌肉都痉挛起来了，便向她说：

“那么，就这样拜托拜托啦，我有点不舒服，要到……”

说着便打了一个老大的喷嚏。站起身来，向内室走去，又扭着头来说：

“万事拜托！万事拜托！”

这时候月季已经把一切准备完结在等着他了。

客厅里，只剩下媒婆一个人，她满脸喜色，沉溺在一种莫大的希望里面。

阮老头向她暗示过，事情成功了，可以送她三百圆的谢礼。“三百圆”，这数目对于她简直是个天文数字。是她做人家长工的孙子，三年都挣不到的大数目。她做了四十多年的媒婆，也从没得到这么大数目的收入。于是她便开始盘算着，这么大一笔款子该如何支配。孙子该娶媳妇了，有了这笔钱，聘礼以及其他一切开支该是不成问题了。

媒婆心里便越发高兴起来。她急迫地想把这事办妥，好让孙子知道这好消息，也高兴高兴。

她早已看出来，阮老头心里着急得很，只要说妥了，喜事在月里就会办好的，那么，她的孙子的婚期也可以提前在下个月了……

“也许在明年春天，就可以抱曾孙子了！”

她差一点就高兴得跳了起来。

但是她忽然发现，这间大客厅里孤零零地只有她一个人。阮少爷怎么不回来呢？她又开始抱怨。阮老头入室前就叫人去请的，这时间她觉得已经过了很久很久了。她变得焦躁起来，时而跑到门口去张望，终是失望地转回来。好象自己在等候爱人一般的心情。阮新民没有回来，她已经连续地到门口去看过五次了。

她实在不耐烦了。兴奋使她周身如火在燃烧一般。她到桌子旁边，一口气喝了五杯汽水，接连打了几个嗝，才稍稍舒坦一点。

突然她听见院子那边传来一阵口哨，那是阮新民，不错，一定是他回来了。

她反而慌乱起来，匆遽地走到椅子旁，端端正正地坐着，拉拉衣裳，弹弹袖子，把头上仅有的那几根稀稀朗朗的头发理了理，心里扑通扑通地跳个不停。仿佛要出嫁的不是别人，就是她自己一样。她心里盘算着，阮新民进来时，她该怎样行礼，怎样开口……才能博得一个好印象。

五

阮新民走到门口时，媒婆蓦然站了起来。深深地弯了腰，两手紧贴着膝盖，来了一个日本式的敬礼：

“您回来了！”

阮新民弄得莫名其妙，心想这是怎么回事？“奇怪，”转过身来向跟在他背后的婢女说：

“你说我爸爸找我，他怎么不在？”

“啊！”

婢女伸头一看，阮老太爷果真不在厅里，也不禁怔了一怔。

“哦，少爷，令尊大人有点累，到里面歇着去了。一会儿就出来的。他老人家叫我告诉您，就在这儿等一下哪。”

媒婆恭恭敬敬地又行了个礼，搭讪着说。

“嗯！”

他带理不理地应了一声，硬板板地，走进屋里，便在沙发上躺了下来。

“到底是什么回事？……还要来噜苏一顿吗？可是，这个老太婆是谁？她是在干什么的？与我有什么关系？那种做作的，肉麻的行礼和言语……”

他这么想，真不明白他父亲葫芦里是卖的什么药。而且，父亲偏要叫这个老太婆传话给他，更使他糊涂起来。看起来，她似乎对于他父亲，甚至这个家都知道得非常清楚。那种态度全不象是一个陌生的客人，是不是自己远房的亲戚？可是，她那种恭敬而不自然的执礼，全不象是一个乡下的老亲戚。这一切引起了她无限的怀疑和厌恶。

媒婆却尽心尽力想要讨他的欢心。恨不得自己脱胎换骨，重新变成一个妙龄少女来伺候这位大少爷，把新旧礼法搞在一块，弄出许多奇妙可笑的行为来了。她把烟送给新民，拿起打火机想给他点火，却不知道打法，弄得满身大汗。她又想把电扇扳正，让一阵凉风向新民吹来。电扇却不听话，把头掉转到后面去了。又把桌上的汽水拿起来，想斟给新民喝，却又弄得满桌洪流。

虽然到处失败，但她是历经世故的媒婆，嘴是有把握的。

“哈哈，我竟是个老古董，这些新玩意儿都不听话了。新

民少爷，天好热啊，真受不了！要是 在东京，现在怕也很凉快吧？……”

“嗯……”新民盯着媒婆的脸，不快与憎恶更其加深了。预感到其间必定是隐藏着什么阴谋诡计。但是，这老太婆究竟是个什么人呢？他百思不得其解。

媒婆的行为却愈来愈肉麻。还自拖了张椅子，挪近新民所坐的沙发，靠得紧紧地，妖媚地凑过头来低声说了。

“少爷，陈家的那个阿娇小姐，您认识吧？她是去年女中刚毕业的。真是一位出色的姑娘。又忠厚，又秀雅，又活泼，又聪明。长得又那么漂亮。可是这些天，天天哭得那么可怜！她爸爸妈妈都操心得很。问她她都不讲，找媒人说亲，她总是摇摇头不答应。唉，真是……可怜极了。我看她一定有心事，才找她谈了大半天，提了每一个少年的名字，她总是摇头。哈哈……想不到她是看中您了。大家以为您去日本那么久，碰面的机会是没有的，全把您忘了，真作孽。慢慢地，在我诱导之下，她才说了。……自从那一天她在火车站看了您一面之后，就天天想着您。您替她想想，够可怜……”

她独自唠叨地说着。

起初，阮新民还摸不清这老太婆的用意，可是，现在终于弄清楚了内幕的真情，不禁又好气又好笑。心里却不免感到有点忸怩，便翻身起来，面向墙壁站着。

“陈小姐？……陈小姐？……”

他在脑海里摸索着，却找不到是个什么模样儿。年轻人，对于异性，总不会无动于衷的。不过，他已受了自由恋爱的影响，对于媒婆的话是不会信任的。甚至会发生一种反感，偏偏不想去理她。

媒婆却以为他这是怕羞，在她的许多经验中，这正是一般年轻人初次和人家谈到婚姻大事时必有的现象，觉得自己发挥手法的时候已经成熟了。

媒婆露出得意的微笑，慢条斯理地站起来。慢条斯理地走到新民的背后，右手放在新民的肩膀上说：

“阿娇说呀，要嫁人就得嫁新民少爷，没有您她便活不下去……可怜啊，她做梦都看到您，却无人知道她的心事。悲从心来，便哭成泪人儿啦。幸亏，现在摸着她的心事了，陈老爷非常着急，他也知道少爷您的才学品德，一口答应。这才打发我来跟您说说。少爷……”

她看新民连看也不看她，便摇着他的肩膀。其实，新民的眼睛正对着挂在墙上的大镜子，把她的一举一动都早已看得清清楚楚。她那种做作的表情，早已引得他忍不住要发笑，可是他还是勉强忍住了。

“哎哟，阿娇小姐真是情种，我这么大岁数想起她，总忍不住要流出泪来。她总是说想要自杀。唉，这么一个姑娘，真可怜哟！”

说着说着，她还用指头蘸了点唾沫，抹在眼角，仿佛真有那回事似的。

阮新民一切看得非常清楚，再也忍不住了。没等她说完，便爆出一阵“哈哈哈哈哈”的大笑出来。这个突如其来的大笑声，虽是久经战阵的媒婆，也禁不住被它弄呆了。

阮新民并不理睬她，仍旧回到沙发上去坐下，望着正在发怔的媒婆的脸说：

“很好，刚才这场戏，表演得实在不错啊！假如有机会让你到东京帝国戏院，或者歌舞伎座去献艺，保证你会成为一个大明

星！”

这时候，阮老头在隔壁抱着大烟枪过瘾，可是，心里却老惦记着这事情的发展，始终在倾听着客室的动静。

现在发现这事情竟然失败了，新民竟然把如此的嘲笑掷给他认为最可信托的媒人，再也忍不住那一肚子的怒火。他抓起牙骨烟枪，气冲冲地跳下床跑出客厅来，冷不防向新民头上狠狠地打下去。那装在象牙烟枪上的紫泥烟斗，受不住这一震动竟然脱落下来，轱辘轱辘地在磁砖地上乱滚，滚到门外去了。

“畜生！你还是什么学士？不孝的禽兽！我说的话你一点都不听，总要给老子添麻烦。只会去追求那些不正经的女人，竟敢对陈家的小姐如此的无礼！滚出去！我不再认你做儿子，我不承认有你这个儿子。从今以后，你也别再妄想从我这儿拿到一分钱！滚！去当你那帝国戏院的明星吧！……”他还挥着那根脱掉了烟斗的烟枪，不停地骂着。

阮新民默默地用手掩着伤口，血从他的指缝间，如涌地向外流着。

媒婆受到这一惊非同小可，全身都发抖了，剩得没有几颗的牙也起响了。她看到阮老头挥起烟枪，向阮新民头上打下去的时候，不禁“嗷哟”叫了一声，等她看见血从新民头上涌出流下的情形，便吓得脸无生色，不能自主了。不过，在阮老头开口大骂时，她渐渐回复了自己，觉得这钱不是自己能够赚到的，转身便溜了出去。孙子娶媳妇以及抱曾孙的梦，早就飞到九霄云外去了。

六

陈文治家里，除了乡下青年们到这里来念书的夜晚，一向是

冷清清的。今天却一早就传出一大群青年快乐的笑声和欢呼声。

在这个地方的农人们，现在是一个闲季，从田地犁好到插秧之间，有一段短短的空闲。往常，村里的年轻人，都利用这空闲去做点短工赚几个钱补缀家用。但是，这几年来因人浮于事，要找短工做，也不容易，于是有人提议，利用这几天的闲空，到陈文治家去替他做些工作。

陈文治是经常教他们读书写字的先生，大家对他都受过恩益。因此一经提议，全体都很赞同，便决定今天一早就来替他修房子。

陈文治的房子，是他祖父陈秀才在世时盖的，住宅之外还有一所汉学书房，占地倒也宽阔。只因为年久失修，墙壁已经倾斜了多处，柱子也朽了，屋瓦残破不全。看起来，真是满目荒凉。

他祖父留下来的就是这一所东倒西歪的房子，一所在屋里可以观月的书房，和竹林以内两百多坪的地皮。到他父亲时代，还可靠教汉学维持生计，父亲死后，富人都到公立学校去读日本书，贫农子弟既无空又无钱，在日本政府禁止教汉学以后，这所书房便成了鸡鸭的住处了。

他父亲在世时，早已看到汉学行将没落的迹象，所以不但教陈文治学习汉学，还同时要他去受日本教育。文治自幼就在书本里混，倒也用功不少，两种学问都颇有些造诣。他考上了文官考试，可是文官试验的及格，竟和汉学一样无用，并不能够解决他的生活问题。

教汉学的书房既被禁止开设，而教授日本式的教育又是公学校的事情，他的书房之变成鸡鸭住处是势必如此的。他因无书可教，整天无所事事，便象一个失去了灵魂的生物。他本想文

官考试既已及格，多少总有一官半职可以聊藉糊口。殊不知考试及格五年多了，却始终没机会领略到做官的滋味。有人说，想做官只好找人事关系，陈文治到哪里去找呢？又有人说，官要用钱去买，陈文治吃饭都成问题了，哪里还有买官的这一笔钱？不过，人总是要活的，他便把这两百多坪的空地翻翻弄弄，胡乱种些豆子，白薯和应时蔬菜，又养了些鸡鸭来维持生计。可是，他父亲患病去世之时，药费丧费曾向人家借贷些钱，还是还不出，养鸡种菜所得的些微收入，便不得不抽出一部分来偿付利息，吃饭问题还是解决不了。至于，活到三十几岁还是光棍一条，倒是谁都不怪，连他自己也很少想到这个问题。

可是，村里虽然设有公学校，都不是贫农子弟可以问津的。在贫农的家庭，一个孩子也是一份劳力，小孩子到了读书年龄，却不能整天在学校读书而不做一点事情。每一农家，总有些适合小孩做的工作，需要他们为家庭帮一些忙。因此，许许多多的适龄儿童，根本就不知道学校是什么，更有许多儿童虽然报了名，却在家里忙的日子多。

一字不识也是不行的。社会变了，商人尤其狡猾，不认识字就要吃亏受骗的。

农人们的观念也不得不变。向来以为读书不是农人们的事，现在却都觉得，多少让小孩子读一点书识几个字是要紧的了。

这样，陈文治便成了传授他们这种最低限度的知识的老师。

最初，萧乞食的大儿子添进，常在闲空时请陈文治指教。因为只是指点指点，并不是正式讲书，所以并没有束脩。文治也以助人为乐，尤其在无聊时如此可以解闷，倒是好的，坚决不受礼。开始只是添进一个，慢慢就变了三五个，十来个，陈文治就忙起

来了。而来学的大都出于至诚，读书颇为用功，尽管忙，他也乐于和这些活泼的年轻人在一处，海之不倦。但是，这虽可以解除他无所事事的郁闷，却仍不能有助于温饱，这是他最大的苦恼。

有一天萧添进进来找他，文治却躺在歪斜的竹床上。盖着一条破被单，两只眼睛无精打采地眨着。

“您病了？”添进问。

他摇了摇头。

“我替您请医生来瞧瞧吧！”

他又摇了摇头。

这是刚过午的时分，添进看他这模样，料想他必定还没有吃过饭，便伸手去摸摸炉灶。果然不出所料，炉灶里连一丝暖气都没有。添进想要替他烧些稀饭吃，掀开米缸一看，却是空空的，连一粒米也没有。

添进记得在三四天前，篮子里还有几块白薯，跑去看看也没有了。到这时候，他才知道他的老师竟然穷到这个地步，心里感到无限的凄怆。便匆匆跑回家去打了一斗米，又带了几斤白薯和一条咸鱼来，替文治做了顿饭。文治虽然流着泪推辞，却挡不住添进的至情而接纳了。

此后，向文治求教的农家子弟便轮流送米送咸鱼，日子久了，文治便也习以为常。只是每见米缸装满白米时，心里总不禁感激得流泪。这便是这些年来陈文治尚能幸免饥寒的缘故。

这次大家要来替他修房屋，更使他感激涕零。但他又怕大家破费，悄悄地把添进拉到后面去，嗫嚅地说：

“要修房子，得花不少的钱，只把漏的地方补一补就行了。”

添进听了，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哪里，一文钱都不要花的。”

接着他又仔细地算给他听：

“竹子可以到后面竹林里去砍，修墙的泥可以在园子里挖。瓦嘛，拣好的用在书房上，其余的地方用草盖，稻草每人家里都有，拿些来用就行了。还要花费什么钱呢？”

陈文治这才放下心，便快快乐乐地和他们一齐做活。

可是，他本是文弱书生，对于修房屋根本是一窍不通的。所以，当大家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他却茫然不知所措了。这才发觉，过去自己所学的竟与实际生活离得这么远，毫无所用。他深深觉得自己所学的实在太偏废了。整天“子曰子曰”，把身体弄成白鹇一般的这个样子，实在可悲，也非常可耻。固然人生哲理是要学的，种菜养鸡盖房子，不是更重要，更切实的学问吗？人家都正在忙着，自己却呆呆地站在这里，太不好意思了。

想着想着，他忽然想起来，竹子是需要的，便拿起一把柴刀，奔向后面刺竹林里去，也不顾脸和手脚的刺伤，只怕跟不上少年们，两手握刀拼命砍着。直到竹子发着沙沙的声倒了下来才停止，深深吐了一口气，兴奋地抹了抹额上的汗珠，再砍第二根。他觉得非常快活，从嘴里涌出愉快的调子，和着少年们哼起民歌来了。这是再生的喜悦！他想。

他砍下了十来根竹子，才把它们从竹林里拖出来修去细枝，忽然听见屋子前面传来一阵叫声，是叫他的，叫得非常急切。他仍旧握着柴刀，匆匆忙忙向门前走去。

“陈先生，这，怎么办！”

老板娘一看见陈文治便气急地说。这倒使陈文治吃了一惊。虽则，前天为了赚一分钱的盐，受过她侮辱的事，仍然清楚地印在脑里。但是，他生性不念旧恶的。看见老板娘这样慌张，以为是出了什么事情，便着急地问：

“是发生了什么事吗？”

“阮家大少爷，不知为什么和他爸爸吵了起来，少爷不知跑到哪儿去了！”

“少爷跑了？”陈文治不禁一怔，可是，他记起阮新民曾经向他说过：“我和家父的感情一天比一天险恶了，要是被逼到忍无可忍的地步，我打算到城里去准备当律师去。”想到这些话，对于新民的前途，却也不感到十分惊异。

只因看见老板娘这个神气，以为新民把素娥带跑了，不过这也并没有什么值得惊慌，便用安慰的口吻说：

“是素娥跟着他走了吗？那不要紧，您放心好了。新民是很可靠的，而且也有发展自己的能力……”

“不，不是的。素娥是很听话的，她不会跟这个和父亲不睦的人走！可是，你欠我的钱，他可没替你还哪！”

陈文治这才恍然大悟。他自己还欠她三块五毛一分钱。这笔钱本是新民答应代还的，现在新民走了，便没人负责。怪不得老板娘这么着急。本来，他也不愿意让别人来替他还清帐目，只因为现在没有钱，又不忍在小鸡还没有养大就让人捉去，新民替他还，他不替他还，他也不放在心上。只是想如此可以延缓些日子，凑齐了再还给她。事到如今，也没话可说，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小鸡捉去给她。

他把柴刀向地下一丢，便向添进说：

“来，大家帮帮忙！”

“干么？”添进走近来，诧异地问。

文治指着小鸡说：

“要卖。”

关于这几只小鸡的故事，添进早已听他父亲说过。看到现

在这种情形，不禁气愤起来了，冷冷地向老板娘说：

“老板娘，你要买很好。可是一块钱一只啊，买得起买不起？……”

“管你什么事！小鬼，少插嘴！”

说着便蹬着一双小脚，追捕小鸡去了。

陈文治张开两臂，一面围鸡，一面向添进说：“来，帮帮忙！”

忙着工作的，都放下了手，诧异地回来看了。添进并不理他，却把两臂交叉在胸前，缓缓地向老板娘走去，叫将落入老板娘手里的小鸡逃脱了。老板娘跺着足：

“你，你这小鬼！”

“价钱讲好再捉未迟。一块钱一只，送到你家里，不必劳烦你好了。怎么样？”

老板娘刚抓到一只小白鸡，被添进这一打岔，那小鸡又挣脱了，手里只捞住几根羽毛。她气咻咻地向添进冲过去，把手里的鸡毛向添进身上掷去！

“气死人，你晓得什么！”

添进也板着面孔说：

“别动！鸡是我和陈先生打伙养的。不许你摸！”

“算了，算了！”

陈文治感到为难，跑来劝解。

“那么鸡不要了，还我的钱。”

“你别急，当然得还你。”

添进把声拖得又怪又长，故意要弄她发怒。那些围来的青年们都觉得好笑，有人竟骂出声来了。

“虎姑婆，偷咬鸡！”

“什么虎姑婆，什么，什么……饿鬼！”

“饿鬼倒是饿鬼，还不至于馋到要吃你们娘儿的臭肉，你放心好啦！”有一个这样打趣地答着。大家便哄笑起来，你一言我一语地叫嚣着。只有陈文治一个人沉闷着，不知道如何是好。

大家正在闹成一团的时候，添进走进屋子里面，抱着一支沉甸甸的竹筒走来说：

“让开让开，钱来了。”

他把竹筒放下，捡起地下的柴刀，把竹筒一刀劈成两半。里面的铜子儿便“铛啷铛啷”地滚满了一地。

年轻人的脸上，个个都浮出了微笑，叉着手，挺着胸，望望地下的钱堆，又望望老板娘尴尬的脸，心里仿佛都在说：

“你这虎姑婆，看你还逞什么威风！”

原来他们自从知道了陈文治的困窘，便计议着各人每月包个三五毛钱送给他。可是，陈文治却倔强地坚持不肯收。因此，添进便建议做了这样一个竹筒，每人每次来时，总悄悄丢进一两分钱去，结果竟积成了这么一堆钱。

添进蹲下去，抓了一把铜子儿，一个一个地数着，数了三百五十一枚，向老板娘高声喊着：

“拿钱去，虎姑婆！”

老板娘正瞧着满地的钱发怔，被添进这一声吆喝，才明白过来，一只手拉着裙子，一只手把铜子儿一个个放进去，装满了三百五十一个，才一摇一摆地狼狈而去。

地下剩下的钱，约略还有拿去的十倍之多。添进又拣一根大竹子，重新做了一个钱筒，大家七手八脚地，一边笑，一边把钱又装了进去。

年轻的农人，这种坦率天真的举动，使得陈文治感激得不能说话，泪珠却一颗颗从眼角簌簌地滚了下来。

自从发生了这次事情之后，大家便形成了一条心，对于修房子的事也做得更加起劲了。他们在工作中，时常拿阮老头和老板娘的丑事当做话题，说说笑笑，直做到太阳西沉都不愿意放下手离散。

这所颓敝的破屋，就在这种活泼快乐的空气中，一天天地修得焕然一新。

但是，这愉快的工作，不得不暂时停顿下来了。因为州知事巡行的日子愈来愈近，警察的督促也愈来愈严了。而且这次的巡行，对于模范村的赏格问题颇有关系，公路的修补，路边树木的修整，街巷的打扫，围墙的修补等等，都是很重要，也是很费工夫的工作，村里的人都因而忙碌起来了。

每天，他们都忙着填水洼，把水沟涂上水门汀，路旁和庭院的草得一根根拔掉。甚至连房屋附近的凤梨、香蕉，也都因为有碍观瞻而被砍掉。乡下人用来做燃料的甘蔗叶子和稻草，也得重新垒整齐，农具以及零碎的家具，全不许放在院子里。一切要收到人家看不见的地方。没有办法的，只好收到房子里去了。

在州知事要巡视以前，先有警察局长的巡视，这时候，早已整理得颇为可观了。有些房屋，本来就已东倒西歪，漏得非常厉害的，却没有扶正，也没有盖好，都要把它开个大窗户，再安上铁栅栏，看起来也颇体面。

就外面来看，都是够整洁的了，可是，一踏入屋子里面，却因农具杂物一股脑儿搬了进来，没有地方安置，变得零乱不堪了。许多农家，甚至睡觉的地方以及吃饭的地方也被这些杂乱东西占据了。只好坐在粪桶上面吃饭，睡在犁耙下面的也不乏其人。

农家堆存的稻草和甘蔗叶子，原是准备一年用的燃料，堆了起来，有的竟比屋子还高。每天煮饭要到顶上去取，那不是妇人

儿童所能办得到的事。可是，男子们每天得出去做活，没有这么多闲工夫。所以，每次得搬下够十天半个月用的燃料下来。院子里既不准放，于是便只好一切一切都搬进屋子里去了。

本来就狭窄的农家房舍，便被这些锄头犁耙，粪箕粪桶，破烂家具和稻草甘蔗叶等占满，甚至连床底下也没有一点空隙。

常常在半夜里从床底下的草堆中会钻出一条蛇来，惊动人的好梦。林金土便是这样吓得送掉了一条命！而老年人最痛心的，却是一向供在厅堂的桌上，朝夕焚香叩拜的妈祖和观音的佛像，也被当局强迫搬家，换为日本式的神牌，和写着《君之代》（编者按：日本国歌）的挂幅。

结果，妈祖和观音的佛像要搬到哪里去呢？只好委屈地藏肮脏的破家具堆里，因为日本人是不会让它们抛头露面的。但是，不拜菩萨他们是无法安心过日子的，因而常常把佛像从肮脏的监牢里解放出来，悄悄地流着泪，提心吊胆地焚香礼拜。在这严肃的礼拜中，偶尔听见皮鞋声音一响，便又慌忙地一手抓着佛像的脖子，一手捏熄线香，匆忙把它藏到床下草堆里去。可怜的观音妈祖竟毫不叫屈。

只是老年人在暗地里咒诅。

他们相信，总有一天菩萨会有报应的。虽然他们这把年纪，不一定能看到报应的降临，但一定是有的，他们都深信不疑。

然而事实告诉他们，生病的人一天比一天多起来了。为什么灾祸反而降临在这些虔诚的信徒身上？却是百思而不得其解的事。

最后也只能承认这是劫数，无非是前世作下孽罢了。

可是更头痛的事来了。公家发给各户的铁窗栏和修水沟的水泥都要算钱，日本式的神牌和《君之代》的挂幅也要钱，缴费通

知单一张一张地送到家家户户来了。

靠做短工度日，而没有工做的日子竟比做工的日子多得多的憨金福，也收到了。

他收到的通知单上写明的是“铁窗栏十五元三毛，水泥三元”，一共是十八元三角钱。因为他受命安铁窗栏，用水泥修水沟花了好几天工夫，他起先还以为是有这笔钱可拿的，乐得手舞足蹈地拿去找保甲书记。除了安铁窗栏和修水沟之外，这次的义务工，他也比任何人都做得长久，一连做了半个多月。他不是不知道义务工是没有工钱的。但却听人家说过，这次做工是为了“模范村”的荣誉，是有赏格的。“赏”虽然不能照工算钱，有钱可领是没有问题的。有人跟他这样说，他也信以为真，所以特别卖力地做了。

他虽然也怀疑过，做工拿不到这么多的钱，可是因为是“赏金”，他便信之不疑，更加高兴起来。等他找到保甲书记之后才知道，这不但拿不到钱，反而是要他缴纳偌大一笔款子。便气得睁着两只大眼怔了。他听到保甲书记向他解释：

“你家不是装了铁窗栏了？你不是也领了修水沟的水泥了？这笔钱便是要付这些东西的代价。”

听过这话之后，他真恨不得把书记吃下肚子里去。他着急地争辩说：

“我也没叫谁给我装铁窗呀！我也没问谁要水泥呀！我说我没有钱，他们却说不要紧，偏要叫我这样做。我不知道！”

“可是，你用了没有呢？”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混蛋东西，你说什么！”

保甲书记发怒了。

慧金福为这一喝，吓得逃了出去。

“妈的，不讲理！连房子也拆去好啦！”

他一面哭一面跑，从此便没有人再看到他的影子了。

过了两个月，一个渔夫在本村北面河沟的一个岩洞里，发现了一具身分不明的尸体。因为日子久了，腐烂得不成样子，所以也没有人能认出究竟是谁。不过，这个在村中无关宏旨的慧金福，就这样在人们的心中消失了。

只有另一个人不见了，却时时被他们提起。那个人便是阮新民。自从他被阮老头用烟枪打破了头，便没有人知道他的去向。

七

州知事带了一大群的随员和新闻记者，浩浩荡荡巡视过了之后，第二天便在报纸上正式发表本村为“模范村”。这里有记者的访问记，也有州知事的评语，一切都盛赞泰平乡官民一心，协同建设的美风，甚至有些夸言本乡各种文化设施和生活都是向上的，的确当得上“模范村”的称号。

报纸上发表了州知事的谈话，并且刊登州知事、警察局长、本村警长和阮固老头的笑容可掬的照片。

报纸披露这件新闻的翌日，在阮家的庭院中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庆祝宴会。厅堂上悬挂着一块巨大的木牌，上面贴着刊登有关新闻的报纸，中间是上面颁发下来的奖状。

二十多张圆桌一列列地摆着，张灯结彩，好不热闹。

农人们出得起一块钱的，便有权参与这次盛典，但这是寥寥无几的。多数的宴客是州郡警局、乡镇公所的官公吏，和糖业公

司、运输公司等等的职员。

桌上摆着的，是农人们从未尝过的山珍海味，而且又从镇上叫来许多妖艳美丽的女姬陪酒。上面发下来的奖金一百圆都全花在这上面了。至于由镇上叫来的女姬们的陪酒资，则是阮老头和其他地主分担负责的。

几个因各种关系不好意思不参加的乡下农人们，都坐在最末一只桌。因为从没见过如此盛大的场面，反而象初脱襁褓的小孩一样，有点坐立不定，忸怩不安了。陪酒的女郎当然不会把他们看在眼里的。这倒是好的……他们这样想。

开宴之前，照例是先悬日本国旗，接着由郡守和警察局长，糖厂厂长各发表一篇演说。无非是祝贺得奖和赞誉本村的一切的话。最后由阮老头代表本村致词。他一躬到地感谢来宾的美意，勉本村的农人当更加努力。末了又说，正拟设一个“部落振兴会”来推展本村的兴建事务。

这时候，来宾座上，一阵响雷般的掌声。

多数农人们却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两只眼睛都老盯在桌上的佳菜。生怕菜会冷了不好吃。直至乡公所书记林乾，把这些伟大的演说翻译出来，他们才知道所讲的是什么意思，心情又不禁黯淡下去了。

酒宴开始，所有的姑娘们都被拉到上座去陪酒了。不仅酒女们乐得这样，农人们也因而乐得可以轻轻松松来自斟自饮了。只有一些对这样场面不太生疏的中农，心里感到这些姑娘的势利，有些愤愤不平。至于那些佃农却反而觉得无拘无束，可以拚命吃菜。

在菜未上第二道时，他们桌上的碗早已空了。闲着无事，便不由地嘀咕起来，担心耕地又会被收回，铁窗栏和水门汀的款子

不知到哪儿去凑，交相叹息。但是菜一到，便“庆庆匡匡”地开始了筷子和汤匙的竞奏曲，抢着吃菜了。他们多数都是饿着肚子来的。贵人们的长篇累牍的演讲，已使他们饥火上升，食欲亢进到极点。

贵宾席上，醉翁之意是不在酒的，大家已经开始对陪酒的姑娘们品头论足。有的竟然毛手毛脚起来了。最后由糖业公司的原料委员提议，大家到镇上去做第二次酒会，于是阮老头便忙着吩咐准备汽车。过了不到五分钟，电话叫来的大群汽车，“嘟嘟”喇叭声响了。大家便站了起来，各人扶搂着一个姑娘，钻进车厢，驶向镇上去。

中农们和有些地位较低的公务员，也不甘示弱，三五相约出去寻乐。

剩下只有几个佃农，便拚命地喝酒吃菜，放开肚皮，松了裤带。他们已经没有工夫讲话了。

在同一时候，陈文治家里，有十来个村里的年轻人，团集在刚修好的书房里，一面吃着白薯，一面谈论着阮新民派人送来的一箱书的事情。

“阮家大少爷究竟跑到哪里去了呢？”

有一个青年问。

“我也不知道。他只说，怕暂时还不能见面。这些书是他唯一的礼物，叫我读完了，教给你们……”

陈文治把手上一本书翻着翻着继续说：

“他说，本想在城里准备当律师，为穷苦同胞争取一点权益的。但是，炮声在芦沟桥响了。他说，做律师是无济于事的……”

“芦沟桥？芦沟桥在什么地方？”

“在北平附近。日本人早已占领了整个东北，这次可能决心要把整个中国都吞下肚里去……”

陈文治讲着，把手里的书放下，拿起另外一本书翻读。这些青年人既没有读过书，也没有看过报纸，很多事情自然是听不入耳的。不过，台湾人是中国人，日本人曾经把台湾占领了，叫台胞过着牛马都不如的生活……这是大家由日常生活得来的很切实的经验，不会不知道的。台湾虽然被日本人管了，不过，我们还有祖国存在，这是在隔海那边……这也大家约略知道一点的。今天听到日本想把整个中国都要吞下肚里去，免不了要发生深切的感触。

大家希望能够做自己的主人，不要让人家管，不愿当人家的奴隶，这也是不教自通的道理。因此，对于新民送的这一箱书，青年们便觉得好象一把钥匙，它似乎可以带他们去知道一切事物的真相似的，非常关切起来了。

大家都伸手去拿起书来看。

可是，白纸写着黑字，一个都不懂得，他们觉得苦恼极了。同时也觉得非学不可。

“陈先生，要多少时间才能学得看懂这些书呀？”

有一个青年问。

“认真学的话，不必太久的。”

陈文治被青年们的热情逼得火上加油了。

“这些书我也很少看过的。不过，看起来还可以懂得一些道理。我们就大家一块来学习吧！”

陈文治把书一本本地翻着。尽是政治、经济、社会这类难懂的书。他拿起一本《三民主义》，再来是一本《中国革命史》……他恨不得一下子就把这许多书通通挤到脑子里去。

忽然，他翻到一札报纸，是日本农民组合的机关报，叫《土地与自由》。

他一张张翻着，里面却有一段写着“千叶农民对于收回耕地的斗争”。好象抓到痒处似的，他仔细地读了一遍，兴奋地用台湾话翻译给大家听。

“千叶是什么地方呀？”

“在日本哪……哦，在日本竟也有这回事！这好象是……天下的乌鸦到处一样黑啦！”

“这是真的事情吗？”

又有一个青年问了。

陈文治也不能做肯定的回答。好象在井里的青蛙头一次跳上地面来似的，一切事情都觉得非常稀奇，只好含糊地应着：

“报纸上登得有地点、有时日，大概是真的吧……”

他们从来没有看过报纸，从不知道世上有这么多新鲜的事情。现在是那么迫切地想从这些旧报纸中找出他们所渴望的新事情。

陈文治继续地翻着，又翻出了一本《报纸的读法》，一本《农村更生策》这一类的书，在行将熄灭的煤油灯下，头凑头，兴奋地看着，忘记了夜深。

当陈文治正拿起一本《团结就是力量》时，煤油干了，灯突然熄灭，屋里顿时黑暗得伸手不见五指。

可是在这黑暗中，每一个年轻人的脑筋都非常地清醒。

同一个时候，利用文明利器新式汽车驶到镇上的“模范村”的赞美者和代表者们，都在明亮的电灯底下，给酒色弄得糊里糊涂，有的跌倒在臭水沟里，也有倒在马路上不醒了。

“那么，我们以后有工夫再……”

陈文治安慰着留恋不想回去的青年们。

“明天，我买煤油来。”

有一个青年说了。

一同走到大门口，却还是依恋不想散去。

天上星儿在闪烁着，地下却黑暗得什么都看不见。终于青年们决心要走了。

“陈先生，再见！”

“朋友们，明天见！”

他们摸索着路走，互拉互牵着，每个人的心都激动得很厉害。

陈文治手里还拿着一本书，站在门口，望着在黑暗中手拉手牵成一团的背影出神。

“喔喔喔……”

一阵鸡啼声，打破了黑夜的寂静，远近的鸡都呼应了。

陈文治回到新房竹床上躺下，但是脑筋愈来愈清醒，毫无睡意。他回忆了许多过去的事情，也想起了将来的事情。好象一阵风就会被刮上半空中的他，今夜却觉得更坚强了。

没有一会儿，鸡又啼了第二次，太阳光划破了黑幕，露出光彩来了。

“这样的身体是不行的！”

陈文治开始觉得，自己是有作为的。为了做一番事业，必先对身体锻炼起来。他匆忙爬起来，跑到外面，面对着太阳做早操。

在这中间，太阳光已经把黑夜征服，空气又这么清爽，他又回到书房里去翻书去了。

很久很久，他在灵魂的空虚中发闷，今天却有一种不可知的

力量,注入了他的周身。他感到快乐,体会到生活的意义。

“他们在我困苦的时候,拯救了我。我也得拿出我最大的力量,为他们……”

他自言自语地站了起来。山后一道霞光,已经透过窗口射了进来。

(原作日文,一九三七年八月写于东京近郊鹤见温泉。

中译发表于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五日《文季》第二期。)

春光关不住

—

民国卅年一卅四年，岛上年轻人的踪影，一天比一天，一年比一年地少了。年纪稍大一点的，都到大陆、到南方，去做“东亚共荣的皇民战士”去了。叫做“学徒兵”的学生们，也都被派到山边海角各基地，做日本帝国的“基石”去了。

因为基地的扩建工事は无穷尽的，特别在盟国飞机一连串地轰炸之后，这些娃娃兵都忙成了泥人儿。

我是一个数学教员，课也不要上了，天天同娃娃兵在那里混。看到青年们的学业蒙上了一层厚厚的泥土，看到“万能的神”这类的观念代替了一切科学与艺术，心里确是难受。

二

“喂，你看！”林建文丢掉了圆锹，蹲在墙角喊起来了。一群娃娃兵围拢来，哇哇地叫，个个脸上都容光焕发。这是近年来很难看到的事情。

到底是发现了什么呢？

我正想走过去看看，军事教官吉田中尉却先到了。

“吵什么？吵什么？还不赶快把这地方清理好，明天就要到飞机场去修跑道啰！”

娃娃兵们收起了脸上的春光，你看我，我看你，一个溜，两个溜，都回到各人的工作岗位去了。林建文瞅一瞅吉田中尉手里的藤条，拿起了圆锹，再把那些断砖、片瓦、水泥一块清理出来，埋到炸弹坑里去。

我装成傻子，转向海面，望望在那里漂荡着的一只小渔船；我的心正象它一样漂荡着。

三

林建文是排尾第一名，班上最小的一个娃娃兵。他偷偷地看着吉田中尉走开了，又把圆锹放下，两手用力想推开一个很大的水泥块，推得满脸通红。

“你推这个干什么？”我轻轻地在他肩上拍了一下。

他摇头笑着说：

“这个，这个……”

“这个是什么？”我蹲下去一看，看到了被水泥块压在底下的一棵玫瑰花，竟从小小的缝间抽出一些芽，还长出一个拇指大的花苞。

我觉得这很有意思，便同他协力把那水泥块推开了，下面出现了一株被压得扁扁的玫瑰花。

我真高兴，并不是为了取得这么一株玫瑰花。我家里种着很多的花卉，比这还要名贵的也不少。我所以感到高兴的，是它在很重的水泥块底下，竟能找出这么一条小小的缝，抽出芽来，还长着这么一个大花苞，象征着在日本军阀铁蹄下的台湾人民

的心。

“你为这个高兴吗？”我问。

林建文点点头，但脸上立刻又掩上了阴影。

吉田又来了。

林建文拿着圆锹，又继续着他的工作。

我在娃娃兵工作场中踱来踱去，心不在焉地说着：“快快干呀，时间不早了！”

四

收工的号音响了，我很快地帮林建文把那棵玫瑰挖出来，让他带回营房去。

晚餐后，我看到林建文独个儿呆在草地上，手上的信笺让风摆弄着，我慢慢走到他的身边说：

“家信吗？有没有好消息？”

他摇摇头，叹一口气，眼泪竟映着夕阳在发亮。

“林老师……”

“嗯？”

“是不是可以把那棵玫瑰寄回家？”

“当然可以。你想把它寄回去？”

“是的，姐姐太可怜了。一家六个人已经成了六个家了，哥哥们有的到大陆，有的到南方，我又在这里……家里只剩下姐姐一个人。”他说：“家里冷冷清清的，她一个人关着……”

“好吧，这几天我可以回去一趟，顺便给你带回去好啦。我会告诉她这棵玫瑰花的身世的。”

林建文感动地拉着我的手。我看到他的眼泪溢汇着流下来，从那两条泪痕，我回忆到那棵被压在水泥块底下的玫瑰枝条，还看到那从小小的缝间抽出来的枝头上的那一个花苞。

五

隔了两天是星期日，我请准了假回到台中，手里拿着那棵从水泥块底下挖出来的玫瑰花。我有一点后悔了。

以我的年纪，去看林建文的姐姐，并不觉得怕羞。我所怕见到的是：一见面就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小姑娘。如果碰到这样场面，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要是被人家看见了，不知道要发生什么误会呢……这才真是难为情。我想，一个孤单单守着家园的女孩子，这总是难免的，要是碰到这样场面，叫我怎么办？

谢天谢地，我所看到的林姑娘，倒不是这样软弱爱哭的小姑娘。也许是好多年来的苦难与辛酸把她磨练成的吧，她处处表现得非常理智，非常镇静。

她知道了我是她弟弟的老师，是替她弟弟专程来送这棵玫瑰的，再听我谈起了这一棵玫瑰的身世来历，很惊奇地接过来，马上就把它种在前庭的中央。之后，还请我告诉林建文说：

“弟弟的意思，姐姐都能够体会，请弟弟放心。”

那天晚上，我带着轻松的心情回到营地里，这心情又传染到林建文。他松了一口气，显出满脸的春光。

六

四月过去，五月过去了。六七月的海边太阳，把我们晒成了

黑人群。

每天的无线电广播，都还继续在宣传着大本营发表的“好消息”——“皇军大捷”。可是，纸是包不住火的，遍地又开始抓人了。有的说是“间谍”，很多很多的是所谓“散布谣言”的嫌疑犯。

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前几天，林建文收到了他姐姐寄来的一封信，里头有这么一段话：

“你寄来的那株玫瑰花，种在黄花缸上，长得很茂盛。枝头长出了许多花苞，开满著血红的花。我再也不寂寞了。我正在著想，今年除夕的团圆饭，该比往年多加上几样菜哩！”

黄花缸？

那一棵玫瑰，我亲眼看到，明明是种在前庭中央的。什么时候又移到黄花缸上去了？黄花缸又是什么样子的缸？这个谜，我好久不得其解。

一直到光复后，我们都回复到正常生活，教书的教书，上课的上课，林建文家也和许多人家一样地团圆了。有一天，去找林建文，我才听她谈起了黄花岗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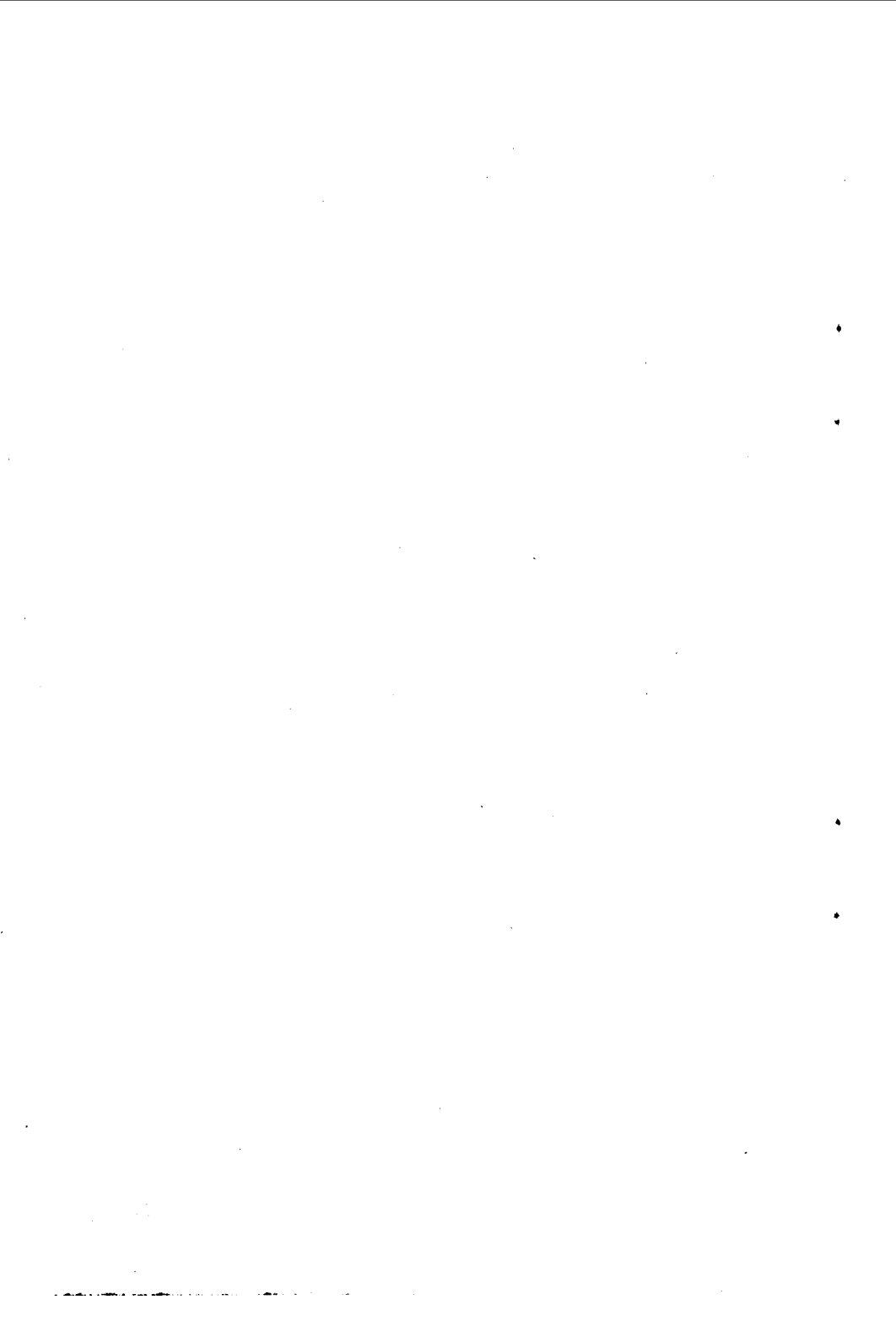
这故事是到过广东的一位青年告诉她的。这位青年姓王名志坚，是她大哥在广东的同学，是光复前，当她最消沉，站在彷徨途上的时候，由大陆回来的。他带来了跑到后方去从事抗战的她大哥的口信，以及许多轰轰烈烈的革命故事。黄花岗的故事，便是其中之一。

这样，她与他便成为同志，做了许多事情之后，被日军军警抓去了，差几天就没命……她讲得多么轻松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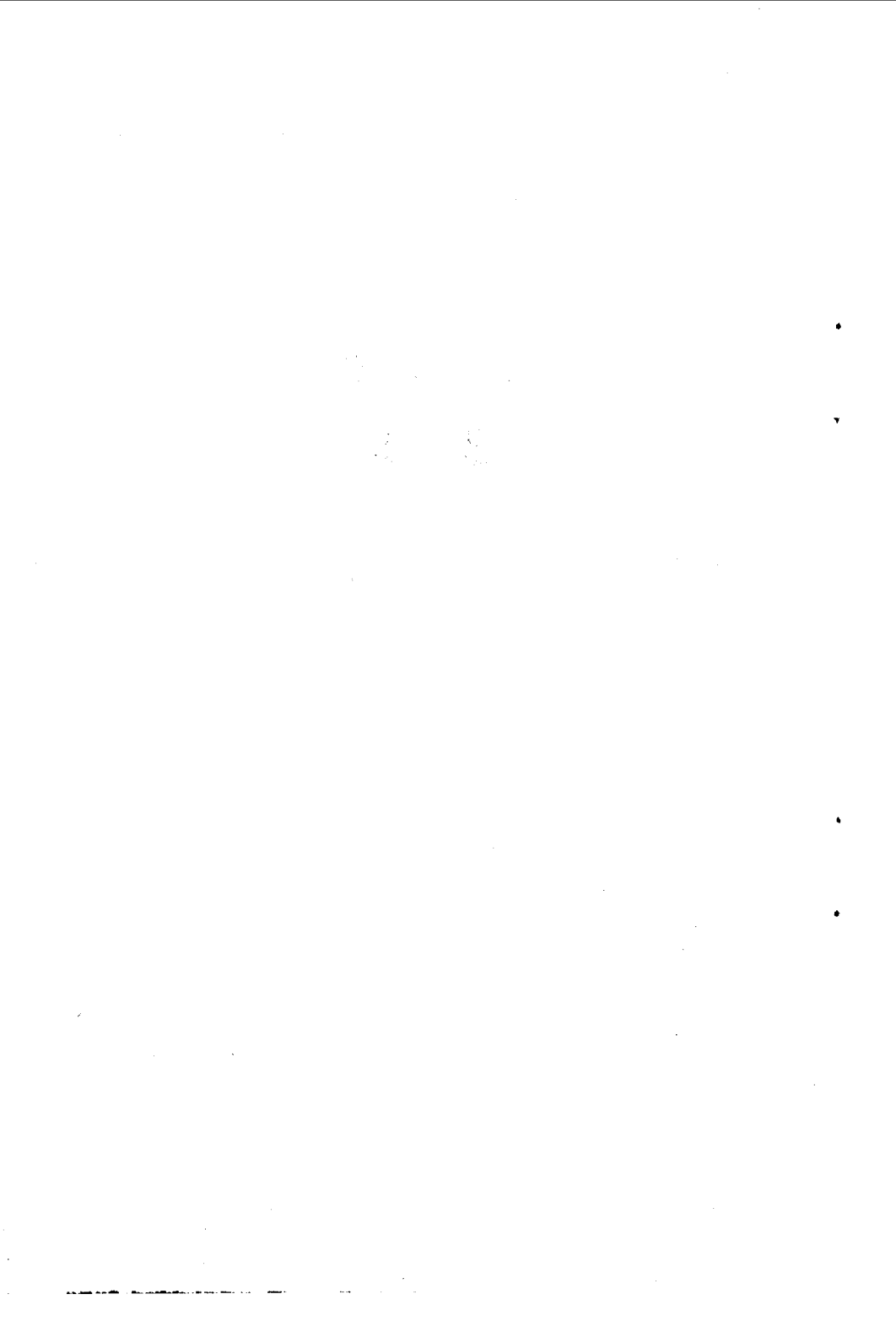
光复后不久，她与他结婚了。我便是证婚人。人生固然有许多艰难困苦，特别在异族侵袭之下；但我总觉得，只要不慌不忙，经常保持镇静，就是被关在黑压压的深坑里，时间也会帮助

我们解决问题的。这一棵重重地被压在水泥块底下的玫瑰的故事，不是蛮有意思的吗？

（本篇以中文写作，发表于一九六二年三月三十日《台湾新生报》。后收于文坛社《台湾省籍作家作品选集》及巨人出版社《中国现代文学大系》。一九七六年国民中学第六册国文课本并编选列入第三课，题目改为《压不扁的玫瑰花》。）



第二輯
散文



首阳园杂记

最近多亏朋友好意资助，才租到了二百坪的土地，用借来的锄头一边开垦一边想：要用什么办法才能打破目前的难关。正在这个时候，一位自东京离别迄今已届十年的朋友在晚间十点左右跑来敲门。开门一看，原来就是林君，那晚就被他请上酒家喝酒，因为心头郁闷，喝得酩酊大醉，离开酒家时，从二楼的梯口一路滚到楼下去。隔天早上，这位朋友再度造访，他说想要观赏观赏我的花园，但是他失望了，虽然用借到的锄头垦了一半，却为了没有钱买种籽，买水壶而把事情耽搁下来。我的朋友看到这种惨相，解囊了二十元，用着这些钱，我方才买下锄头、水壶、种籽，到现在将近一个月，施了几次肥，菜籽已经萌芽了。在这困局中，不止一次地受到朋友关照，实在是恩铭肺腑。

据说古时，伯夷叔齐觉醒顿悟，遁迹山林，采薇而食，遂饿死首阳。现在我倒有一些意思想走他们的路，不过我还不很心甘情愿就是了。

现在世局动荡，各方面都需要人才，那些已知和未知的人十分活跃，纷纷发挥他们的天赋去了，料想类似满州国谢大人那种大臣级的人物会陆续出现。有人向我建议：国家这般需要人才，

你何不去试一试？我只好苦笑道：象我这等冥顽不灵的人哪有那等才情，为避免饿死，只好认真种菜浇花，认真除草施肥，这样我就满意了。菜、花若遭了虫害，我们就一只一只将虫捏死；若掩了野草，我们就一根一根将它除掉，我想这就是我的本分。当然，象这般轻易地杀虫除草只能用在我这租来的二百多坪的田地上。然而：

穷隐处兮窟穴自藏

与其随佞而得志

不若从孤竹于首阳

东方朔《嗟伯夷》

不能按照父母的期许功成名就，今后也不可能有出息的我，又不想象伯夷、叔齐一样活活饿死首阳。我竟然这般糊里糊涂地把花园称为首阳农园，也实在是够愚顽的事情。伯夷如果有灵，一定会从坟墓里跳出来，抗议我侵占了他的专利品。不过，时代已经变了，我当然不会相信什么妖魔灵魂，我仍然处得舒切适然。

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也曾跟着别人乱涂鸦、谈文化，结果杂志被查禁，有始无终，实在惭愧，现在已经走上最非文化的生活了。不过细想起来，这种非文化的生活情调，也非今日伊始。对我来说，这就象是春夏秋冬的变换一般，周期性地在那里循环交替而已；总是夏天太热，冬天太冷，春秋又多雨，所做过的事没有一样是适意的。但是，现在的我已经有些道行修养了，热有热的好处，冷有冷的优点，又好比刚才下了这么多的雨，我也逐渐地能体会到它的好处，起码我可以省去几天挑水浇花的工作，好好地坐下来多看几本书。最要紧的是自从混在泥土上生活以来，血也吐得少了，肺病减轻，体重增加了二、三斤，面目黧黑，苍白尽

失，有一天和出让土地的佃农闲谈时，我对他说：“看来我已经是
个农夫。”“还早，还早，”他说，“象我这种发着黑黝光泽的皮肤才
算得上，一下起西北雨都沾湿我不得，不和我相似就不是真农
夫。”他这么说。这句话使我感到快慰，得赶快炼成风雨不侵的
身体才好，于是我就立志做去了。

二

有一天，一位朋友又来访，他告诉我，有人这么问：杨逸先生
还没有寿终正寝么？我想许多人这样怀疑是应该的，因为现在
有几位身体比我结实的朋友已经跑在我前面仙逝了，当今人命
实在是轻于鸿毛。目前我的体重虽已增了二台斤，但仍然没有
保得住老命的把握。当我一面吐血一面拿着锄头垦地时，这种
感觉就更深切了。

前几天，日将（黄昏）西斜，赖和到花园来告诉我，黄朝栋君
驾鹤西归已将近一个礼拜，我惘然了，在种花的当时，内心受到
了重大的撞击。二个月前，我曾和入田春彦君去他的家，他就住
在八卦山斜坡的一间破厝寮。我找他是为了买一些饲猪仔的大
豆饼，朝栋借钱还没回来，那时黄太太刚生下小孩十几天，但她
已下到庭院去准备烧煮的薪柴，闲时，她还帮衬着他人做一些鞋
底，缝一双的工资是六钱到八钱，我和入田君等了大约三分
钟，黄朝栋才回来，那时的黄君已是骨瘦如柴，声嗽低哑，一看便
晓得他再不能久留人世，想起来令人痛心扼腕。几年来，已有一
打以上为着生活奔命而又都是二十三十开外的朋友接连死去，
虽说人生五十，我们纵使打个折扣，以四十而算有几人能活到这
种年纪。这实在是十分违反自然的事，或者说，这是自然也不一

定。总之，每当我听到朋友死讯时，心头总会受到相当大的冲击。

去年，杨华君死去后，他太太也曾到我的茅庐小歇几天，据她说，杨华也是罹患肺病，当他意识到生命已回天乏术时，又怕拖累了妻儿，勉强从病床爬起来，找了根绳子，想悬梁自尽，绳子却断了，以致自杀未遂，不禁掩面啜泣了老半天。黄朝栋当我找他时，身体已坏到那种情形，但他犹未放弃生存的挣扎，听别人说婴尿草药何等有效，他一一地试着吃了，象他这种关切人间而仍不愿瞑目的人，死时也才只是三十岁而已。

《台湾新文学》因为我无德无能致使它中途夭折，我应该受到责备，对于这点，我也不好辩解。但是，我和非难我没有责任心的朋友一样的为这份杂志停刊而伤心，处在目前这种环境下，失去朋友的联络已将近一年，这实在是十分令我沉痛的事，我希望借着这篇短文发表的机会略表我这份心情。

不管怎样，我还不死，总想多活几天，使我的身体变成耐得住西北风，耐得住大台风吹打般的强壮。这是目前唯一的希望。

三

雨继续地下着，因此不必浇水，利用这个机会，想事先准备一些种籽，到处去张罗。结果几天不到花园，杂草已追过了青菜，花苗就要被淹没了，今日又需除草。但是一面除着，一面看见草苗又长，野草生存力的强大是可以想见。只那么轻松几天，所种的花和野菜就被吞噬了。据农业技术家说：越优良的品种生存力愈弱，抵不住野草的侵袭。我一面想着农业技术家的话就发现了一项严重的事实，就是这个缘故，农学家才用心研究耐

寒耐热、不怕风不怕雨的品种。这么说，如果人就此认了输、认了命，那未免太不争气，既然植物可以改良品种，人何以不能改善他的品质？

虽然同是首阳山，但是有觉悟、肯奋斗、求生存的人未必就会饿死，我想起了被我们祖先赶进山里头的山胞们，他们就是仍然生存着，并且保持了比平地人更为健壮的身体，长年以来尚给予平地汉族重大的威胁。

说起来，在这个将成未成的花园里，在这小小的世界，仍有着丰富的诗情，在这间草房的旁边有几间猪舍，虽然阵风频频送来异味，花园的出口也还有火葬场，每日都烧焚了一些人，南风一吹，腥臊的异味就传过来，来访的朋友经常觉得很不自在，但浇花施肥时和老农闲谈起来仍有诗情，可惜我终究不是诗人，无法形诸笔墨，但在这一小小世界里所感觉到的诗意却比每天报上出现的诗更浓厚。有能力为赋作诗的诸君，希望大家能发现更多的诗情，写出一个活生生的世界，写出一首首有生命的诗。不过，遗憾的是，所种的花未开，在火葬场边观月可能不是什么诗情画意的事，吟花咏月当然也是不太合适。

四

为了开个粪池，劳碌得有些累。用朋友送的钱买来的锄头藏在草堆下，隔日已被盗走。花种买来，还剩一些地未垦，正赶着开耕，锄头掉了就象折了一只臂膀。在我的一生中，被窃已是第九次，象我这么贫穷的人，尚有这么许多次的劫难，知道的人大概也要吃惊吧。几次小劫，固然亏损不了多少钱，但一把锄头都有人要偷，这真是悲哀的世界。

我一时很生气了，但是一想起《悲惨世界》的主角让·巴鲁良只为了偷一块面包就断送了他的前途，一生一世吃尽了坎坷委屈，真是值得同情。和那些一偷窃一欺诈便是几千万几万万的人比起来，这件事当然就变为不成问题的小问题。人好比蚂蚁，为了活命需要锄头和面包，不偷就无法生存，这才是问题，一想到这处，我猛然释怀了。

当然，时常去借太麻烦，暂时去借也可以解决问题，但是，这种事最好还是不要发生，只要连续几次，首阳农园就要被迫关门大吉了。因此我决心借一些钱把茅屋改一改，可以避风避雨，搬到花园里头来住才好。

我去找常常替我想办法的那位佃农，他在我花园边盖了一间储放农具的竹屋，我请他估计象这样四五坪的房屋要多少钱，他马上告诉我，竹、草多少，水泥多少，替我算计得妥当清楚，共要十几块钱，而这些费用足够我们一家一个月的生活费，我又碰到困难。不想办法仍是不行，因为世间既有不偷一把锄头就无以维生的事，我就不能和任何人成立君子协定。现在奥国维也纳已经飘起了纳粹的旗帜，在这种时势里，我已无法再为自己的事挂意了，我的问题太小了。

（原作日文发表于一九三八年三月三十日～四月二日《台湾新闻》。

中译文刊于一九七六年十月号《夏潮》杂志。）

园丁日记

×月×日

队上决定在晒衣场修一个花园，我们四个人自愿当园丁。这项工作大家都觉得非常有趣，干得很起劲。

满是瓦片石头的这一块地，经过两天早晚整理之后，好看得多了。

老陈到设计室去借来布尺，我们拿起锄头、圆锹，便依照设计图样，把它划成了几个区。有圆的，有方的，一个美好花园的形象，渐渐在脑里形成起来了。

这里种麻黄，那里种榕树，中间点缀些变叶树——有黄的，有红的，下面铺草皮，绿油油的。进口处做一个圆拱门……这是代队长出的主意。

挖坑的挖坑，有的还到菜圃把肥土挑来填下去。有的拿树苗去了，有的准备茅杆当支柱。这样费了一天工夫，麻黄和变叶树都种好了。杀风景的晒衣场，已经有一点绿意了。

在火热的小岛上，我们都期望着一点绿荫，正如旅行在沙漠上的人，把绿洲当做天堂一样。

老李说：“等这些树都长大繁茂起来，这个房舍也就可以住得有一点味道了。”

“在这些树下面睡午觉，才真是不错的呀！”大胖子老林，他最怕热，又高兴睡午觉，这想法是非常现实的。

有的说要在这里看书，有的说可以坐在这里聊聊天。事实确是如此，等这些树都长大成荫，好处多得很。在这个房少客多的环境里，特别在炎热夏天的中午休息时间，住在热炉里似的客人们，将会觉得它是沙漠里的绿洲。

因此，这个工作一开始便唤起了大家的美梦。我们从事这一工作的人，自然更做得起劲了。

×月×日

李干事带差，我们一行四人上山找榕树。清早就出发，我们想找一棵大榕树种在花圃中央，越大越好。

靠教室那一边，准备种两棵小一点的，进口处也要种几棵，预备长大起来可加以修剪成一个圆拱门。

我家大门口，也有这样一个圆拱门，是我们夫妻离家以后，由孩子们做的。他们曾在那里照了一张相片（看来每一个都保持着昔日的朝气，既未迷失，也不沉沦）寄给我，号称龙门关，是孩子们精心得意的杰作。就象另一次我们夫妻远游时，他们在墙上所题的“富贵不能淫，贫穷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那几个字一样，带给我无上的安慰。

山上有许多几百年龄的老榕树，有些长得很不错。可是，这些老榕树，每棵都有几万斤重，根本就无法把它移过来。我们的能力可以移下来的，却未曾见过，只好找一个形态好看些的，从老树上砍下来插枝，最好还是找一枝长有气根的容易种活。

我们决心找到一枝很大很大的，这样一种活，便是相当可观

的大树。两个人抬不动的话，三个人抬，三个人抬不动就四个人合力把它抬回来。再多找几个人帮帮忙也可以，反正蚂蚁一样的朋友多的是。也许这样一丁点儿的希望能点燃大家心中之火，开发死藏在身心的能源。

为要种一棵大榕树，我脑子里浮现了一幕非常快乐的回忆。

我们家乡有一棵几百年的老榕树，在这很大很大的凉伞之下，可以容纳几十个人。在炎热的夏天，它是我们野孩子的天地，也是在附近田里工作的农人和过路人顶好的休息所。

这里经常的主顾有好几个：子孙满堂的鹤年伯伯，孩子们都大了，就让他退休，整天在这里拉拉胡琴，同孩子们玩乐；竹头叔叔则把这个地方当做竹器工作场，除了下雨天，他天天都在这里一边唱着小调，一边做他的活。他们肚子里都藏着很多的故事，每当孩子们要求，就讲得津津有味的。

这些节目间断时，是我们小马戏团的表演了。在这个马戏团里，我虽然不能说是个明星，但总可以算是一个相当活跃的角色。

我们都会爬树，爬得又高，又快。我们常常在树上捕蝉、抓鸟、捉迷藏。我们也会在树上荡秋千、翻筋斗。至于那些明星们的把戏，那真是多得数不完哪！

沉醉在这样的回忆中，走呀走的，我们终于在深山里看到了许多大榕树。找来找去，在一棵老榕树顶上，我们找到了有一枝大腿那么粗的，形态很不错。我正在东看西望的时候，猴子一般敏捷的老陈，手拿斧头很快就爬上去了。

随即在离地约十公尺高的半空中，斧头声响了。

一看到人家爬树，我的心总是痒痒的，很想再尝试一下四十

多年前曾经表现过的惊险味道，默默地跟在后面爬上去。忽然，斧头声停了，仰头一看，老陈不知在那里搞什么把戏。他把内衣翻起来，身体扭来扭去，摸摸这里，摸摸那里，摸到裤子里去了。他的行动殊觉得可笑，我以为是他在表现什么莫名其妙。

“不要上来，不要上来，蚂蚁多得很……”

“蚂蚁？”我笑了。

堂堂一个男子汉，怕蚂蚁干什么！这样想着，我逞勇爬上去，把斧头抢过来使用力砍下去。没砍几下，爬进了满裤里的蚂蚁作怪了，又痒又痛。比米粒大得多的大群黑蚂蚁，成群地游击，叫我无法对付。尤其躲在要害处，打不能打，抓又抓不尽，急得把短裤抓破了，裤管裂到裤底下，这样我才开始了解老陈表演莫名其妙的原因了。

但是，我们并不屈服，也不投降。我们轮流砍，轮流与满身的蚂蚁作战，终于把这很粗很粗的树枝砍断，轰然一声把它推下来了。下面的人把枝桠修剪了之后，我们四个人合力把它抬走了。

走到山坡时，觉得裤底凉凉的，风一吹，竟把裤管吹到肚脐上，怪不舒服。停下来用草叶把裤管绑了几个结，才勉强可以下山来。

回到营房时，已经下午两点多钟了。

吃了过时的午饭，洗洗澡，把它种好浇完了水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虽然有点疲乏，精神倒是愉快的。正如每次做好了一件满意事情之后的那种感觉。

等明天把草皮打回来，平平的把它铺好就象个样子了。

我们都有一点得意忘形，在睡觉前的一段时间，我向同学们夸耀了今天与蚂蚁作战的经过，让他们看了满身红点斑斑的

记号。

“啊，你们帝国主义……”

老吴把指头戳到我额头说。

“帝国主义?!……”

“可不是吗？蚂蚁们在山上过着和平安静的生活，你们却把它搞得巢破蚁亡，难怪它们要反抗，打游击以保卫自己……”

这些话提醒了我，于是想起我们今天的作为，难怪蚂蚁要拼命了。我曾写了《三战赤嵌城》，用电影剧本的方式表现了我们先祖反抗荷兰侵略者的历史，以及话剧《牛犁分家》以表现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史实，又想起了现在许多苍白的知识人却蚂蚁都不如地过着迷失沉沦的生活……真是人不如蚂蚁……

×月×日

要种的都种完了，支柱打得牢牢的，草皮铺得平平的。所有的草地边缘都用卵石砌了一条线，小径弄平，彻底地打扫了一下。今后的工作就只有早晚浇水，等它们发芽长根，长大成荫了。

每当我们在浇水的时候，都有人走过来看看，对这些没有根的榕树抱着怀疑的口吻问：

“会活吗？”

“要多少时间才能活呀？”

问话的人一定也开始抱着一个美梦，至于动手把它们种下去的我们，更是万分地高兴。

×月×日

有些小榕树已经发芽了，麻黄也长出了似针的新叶子来，新

鲜的绿色特别可爱，老王好象发现了宝贝似的，发出惊奇的叫声：

“哦，活了，什么时候能长得房子那么高？”

“一年多。”

“一年多？那么，明年夏天就可以在这里纳凉了！”

这一群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开始时总免不了的，都期盼着恢复自由的一天可与家人团聚，但现在只有六神无主地捱上十年二十年，甚至象和尚尼姑般无限期捱下去了，对于百年植树也就显得有耐心了。

× 月 × 日

可恶的台风，把麻黄吹得东倒西歪，软软的幼芽都被刮成枯黄的了。正在把倒的扶起，歪的弄正的时候，老黄来了。

“哎呀，都给台风刮坏了！”

“……”

“这个还有希望吗？”

“还有一点希望。”

说到这里未免有一点心痛。

× 月 × 日

台风过后，一连下了几天雨，有些已经恢复了元气，米粒大的嫩芽又长起来了。

“哦，又活了！”

“是的，又活了！”

答话的声音也恢复了劲儿。可是，当天晚上，台风警报又来了。风声一直在加强，要是所说的那秒速七十公尺劲风真的要

经过此地，那就整个都要完蛋了。这样的风速，房子都保不住了，老树也可能会从腰折断，或者连根拔起，新植的这些树，根本就没有办法保持安全。可是，我们还是利用时间加强了支柱。

在风速刻刻加强的深夜里，我真为它们担心。

×月×日

幸而台风没到这里就改变方向，警报解除了。损失并不严重。我们随时把倒的扶起来，歪的弄正，没有希望的就拔掉，拿新苗来补上去。幸好我们准备了很多补充苗木。

×月×日

旧的台风刚过去，新的台风又要来，一个警报刚解除，另一个警报又来了。什么“万达”、“黛纳”、“美瑞达”、“殷马”、“茜达”、“哈利”……一个月来差不多没有安静过。

好吧，尽管逞威吧！我们将再接再厉，已准备着许多补充苗可以马上补上去。马路边、庭院上的树，我们就是这样把它们养活的，我们要与台风长期抗战。树给刮死了好多，我们马上补植了好多，一直到这些树都长大、健壮、成荫。我们不能让台风的摧残来破灭了大家的美梦。

×月×日

把软弱的拔掉，拣元气旺盛的新苗补上去，把花圃彻底重整了一下。

台风期过后，接着要来的是带有盐雾的季节风。与这个强敌是需要长期抗战的，它将自十月底一直到明年三月间很少平静。幸亏我们已经不是温室之花，大家都已经磨练得能吃苦耐

劳，我们将尽我们之所能，筑起坚实的防风墙，继续把这些幼苗保护下去。

等到五年、十年、或者一百年后，附近的居民将可以象鹤年伯伯、竹头叔叔，以及我们小马戏团员一样，齐集在它的荫凉下休息作乐。

尽管他们都无法知道这些树是谁种的，在种的时候曾经与台风、季节风怎样奋斗过——就跟四十多年前我们度过美好童年的那棵树一样——可是，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只要有这样一棵大树能给人们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碰到机会他们便会高兴种下另一棵树，而且用心把它保护下去。

所有有利于人群的各种事业，就应该这样被继承、扩大、充实起来。

为人类种下第一棵树的，诚然值得我们敬仰，可是，敬仰应当不只是歌颂，最要紧的还是继承、充实与扩大他的事业，把一棵树变成千千万万棵树。

（一九五六年《新生》月刊十一月号。

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二日《联合副刊》。

一九六五年《本省籍作家作品选集》。

一九七六年九月《联副二十五年散文选》。）

泥娃娃

“好了，好了，今晚都给我早点睡觉去，爸爸这会儿就要忙了。”

我拿着《○○文学》的催稿信说道。早已经过了截稿的日期了。虽然想写的东西有一大堆，但是由于白天做这做那的，没有一段安定的时间。我曾试着在天亮前爬起来写，但是等到好不容易感到写得顺手时，天就亮了。尤其是听说大理花要在清晨的时分摘，才新鲜，水分才多，因此一大早就忙着摘花。大家都说，种花大可以逍遥轻松，可是那是以种花为消遣的人而言的。以种花为食，当然就不能象以种花消遣的人那样轻松了。

“快点。安静些，乖乖地睡觉吧。”

在一间四坪大的房子里，四个小鬼满屋乱跑，喧哗之声，几乎把屋顶都要掀走。我一边收拾书桌，一边苦笑：

“真要命。把爸爸的桌子这样地占着，怎么能工作啊！”

书桌上，堆满了泥塑的坦克车、飞机、军舰和戴着日本“战斗帽”的不倒翁，几乎没有一寸空隙可以摊开稿纸。

“哼！新加坡，真差劲……好了，攻下来了，攻下来了。”

“啊哈哈！”

孩子们以从学校里学来的，充满日本军人臭味的话和笑声，在谈笑。连还没上学的六岁和三岁的小子也跟着学样儿：

“哇嗒嗒嗒……”

“啊哈哈……”

这真叫人受不了。老大一学军人的无赖劲儿，连小的也跟着学起来，于是就接着一场了无已时的哄闹，往往就这样把好不容易腾出来的时间给糟蹋了。今天晚上，说什么也得把稿子写好，否则，为了我一个人，总是给整个杂志社带来困扰。看样子，我似乎不得不躲到库房里去写了。

“把这些泥玩意弄走吧！”

为了把桌子搬到库房，我不知道该怎么收拾那些泥娃娃。

“我的飞机先攻哟！”

小学四年的老大拿起自己的飞机大叫。

“才不是。我的坦克车先攻的。爸爸，是我的坦克车先攻，对吧？”上幼稚园的老二争着。于是，到新年才满三岁的次女儿也跑过来，口齿不清地，喃喃地说些谁也听不懂的话，一手抓住她哥哥们的泥塑军舰。脆弱的军舰为之断折了桅杆。

“讨厌！”

老二哭叫着，要把军舰抢回来。就在兄妹争夺的当儿，小女儿从床上跌下，在头上撞出个大疱，哀哀而哭。这时候，来了孩子们的妈，责备了大孩子。孩子们才把各自的泥娃娃收拾，躲到被窝里去。老大还躲在被里咕咕地笑。老二却因心有未甘而啾啾地哭，直到我说要帮他断折的军舰修好，才止了哭声。小女儿终于也哭乏了，就在她母亲的怀里睡着了。

我一边修好军舰的桅杆，喁喁地说：

“这一下，可不用躲到仓库去写了。”

一场闹剧，就此落幕。但摊开稿纸，才写上两、三行，校友富岗来访。他原本姓刘，最近才改了一个日本姓，叫做富岗。

二

“不得了啊！”

“什么事儿不得了？”

“我有个朋友，跑到南京去，听说赚了不下五十万圆。才去了不到一年啊！而且，去的时候身无分文。不得了，可不是？”

好不容易等得孩子们睡下来，正要干活儿的时候，他来了，心里原就快然得很。加上他来渲染这种发财的途径，令人厌恶。于是我用有点儿过分的怒激之声说：

“那不是趁火打劫是什么？五十万，一百万也不稀罕！”

“唱什么高调哟。什么叫趁火打劫！人家可是正正当正的买卖赚的呀！”

“我是不知道是什么买卖。就算是买卖吧，一年赚五十万，可不是合情合理的事。假定带了一万元的资本去的，利头就有五十倍！何况，依你说，他是身无分文去了南京的。在那儿，怕是有多少人在战祸中挣扎于饥饿线上。在那样的地方赚了五十万，每天就是两千哩。这不是趁火打劫，是什么？我可没有心情去赚这种钱。假定我弄到这笔大钱，我一定用来做战后的建设事业，或从事难民的救济。他竟然厚颜无耻地积聚这种钱，还洋洋得意，真不知道他的心是什么做的。自私自利的家伙……”

刘乃为之噤默不语。似乎他也不知道他的朋友是做什么买卖赚了钱的。但是，他的哲学是：不管做什么买卖，只要赚钱就是好事。他说，只要有了钱，就有美女，就有佳酿，就不用象他这

些日来子似的低头逡行，而可以挺着胸脯，阔步风生地走路！这可不是风光威仪的事儿吗？

而我却当着面骂，说是趁火打劫，他自然愠然不悦。但过不了多久，他却肃然，和然地说：

“事实上，我是来辞行的……”

他说着，到底也藏不住一份尴尬之情：

“那个朋友为我弄来渡航的证件，我立刻申请出境。出境证一下来，我就要走了。”

他磨磨蹭蹭打开小包，拿出一瓶“白鹿”：

“我想要同你喝一杯辞行。这瓶‘白鹿’是朋友送的。”

曾有好几次，我差一点要对他说：“混帐的东西，你滚吧！”但，毕竟也不能把一个专程来访的人赶出去。我用手上的笔在稿纸上，啪、啪地敲着，默默地读着方才写好的几行文字。

“正忙着吗？”

他热心地说。

“嗯。早已过了截稿的时候，人家来催了。”

正好可以顺水推舟，我终于抬起头来注视着他的脸。这原是任谁也能懂得的谢客之辞，而他却兀自不动。

“没关系啦。这以后，可能要好些年不能见面呢，就请你赏个脸吧。”

他用嘴咬开瓶栓，就桌子上的杯子，斟起酒来。每到这种地步，我总是认输了。这回，又是一场输。

“买点儿什么来吧。”我终于向妻吩咐道。不是败给酒，而是输给人情。

妻出去了。

在我没米下锅的时候，来访的朋友常常会带点什么来。碰

到妻不在的当儿，来客也会买肉买鱼，甚至还自己下厨，一块儿吃个饱、聊个饱了，才回去。当然，也有买了酒来的人。对于这种“荒唐”的客人，邻居的阿婆，总是开玩笑地说：“真弄不懂你们谁是主儿谁是客。”而我，每每被这种友情弄得眼湿喉热的。然而，在那样的时节，这个富岗老兄，却一次也不曾露过脸儿。

那时候，他手头上还有点儿他老子留下来的家当，因而，总是一副深恐碰见我这穷小子的样子。自然，打从学生时代，我就熟悉他那个势利德性，为了不愿看见他那警戒的眼神，我连在路上跟他站着说话的事都自己避免了。

而这么一位仁兄，经过一段长久违别之后，竟开始来访，是我已开始能混一下日子的时候的事。当时已经将祖业荡尽了的他，在初来看我之时，就向我三圆、五圆地借，说是隔天就还。这以后，老是开口要借三圆五块的，却一次也不曾还过。

他这么一块料子，这回竟带来一瓶“白鹿”做本钱，是一定不会平白地回去了。正忖度间，果然一待妻子出去了，他马上就提起钱的事儿来。

“老实说罢，为了方才所说要到南京去的事，还短一点儿川资哩。老是叨扰你，实在不好意思啊……”

“钱可是没有啊！”

由于心中烦躁，我就冲着他的脸拒绝了。这种毅然的断拒，也只有对他我才做得到。其实，若不是让他把我好不容易要安顿下来写东西的时间糟踏了，以致心中毛躁，恐怕我也说出口吧。

“嘿嘿嘿嘿……”

他以卑鄙的声音笑了。

“别那么担心了。这会儿可是真的。真的可以还你。就再

帮我这一回吧。从小长大的朋友啊，我是不幸这一向老是失败，否则我原决不是没有信用的人，更不是忘恩负义的那种人。”

“若说往常的三圆五块的，倒也不是没有。但那又怎么充旅费呢？”

“当然了。可是，不是听说你老哥今年卖了两千圆菊花吗？这我全清楚得很哩，嘿嘿嘿嘿……”

他说话就象个税吏一样。而他又那么嘿嘿地笑着，你又能说什么呢？我有些忿然了。

“啊！赚了两千圆，嗯。要是真有这么一笔钱，我们真想过象你一样的生活呢。”

尽管他整天无所事事，从居住、服装到日常的饮食，都比我高一、两级。

“请别这么讲……我并不是在估量你的财产啊。只是，说句老实话，我这一向很不如意，因此，想想可怎么也不能错过这次好不容易得来的机会，才请你帮忙的……请你别那么生气好不好……我写个字据给你好了，把从前跟你拿走的也写进这个字据里……等我到了那边儿，混出名堂……不，我是决定了要同我那个赚了五十万圆的朋友合伙做买卖的，所以必定能混出名堂来，一定的……只要钱一入手，我一定先还你钱，才能答谢你的帮忙啊。你孩子多，物价这么高，搞文学，也得过稍稍有点余裕才行。真的，为了台湾文学的发展，如果你不过得宽裕些，为我们好好写出东西来的话……”

“扯到哪儿去啦。我的生活，我会自己设法。就是吃野菜，我还是过得了的！叫我象个乞丐一般跟人家伸手，我可受不了！”

这时候，妻买了一些罐头、水果等回来。富岗立即把往我这

边儿伸出的头缩回去，以判若两人的态度说：

“啊，别那么客气，请你也赏个脸，来一杯。我是来辞行的，别老是拉长着脸呀……”

说着，他又倒满一杯酒给妻，又喋喋然谈着他那赚了五十万圆的朋友，就仿佛发财的是他自己一般，兴高采烈。妻只是嗯嗯地漫应着，也不十分搭理。

然后，他冲着我把他的杯子碰过来。“干了一杯，”他说。心里烦躁，为了早些结束，我一口就喝干自己的杯子。却觉得味道奇苦。在米酒中，我未尝过比这“白鹿”还要苦味的。

他就这样一会儿跟我，一会儿跟妻喝着，把剩下的独自干掉，千遍、万遍地点头哈腰，说了一大箩筐奉承巴结的话，走了。看见他走远了，妻以厌恶的脸色说：

“这也算是个人啊！”

“当然是人哩。这才是这年头里升官发财一类的大人物。”

说着，忘了孩子们已经睡熟，竟呵呵大笑起来。

三

笑过以后，我感到一种类乎哀愁的惆怅的感觉。这原是我的毛病：由于可笑而笑，或者因为有趣而笑过之后，接着就必然为这种类乎哀愁的感觉所袭。象孩子们那种天真的爆笑，对于我，已是遥远的过去的事了。一个对社会背负着责任感的人，还有什么可以使他笑着过日的事啊！然而，对于富岗，这便使我“老是拉长着脸”了。我想，以后再也不要见他了。但是，这一类的人，岂止是富岗一人而已？若要不被这类的人弄得心烦意乱，除非落发为僧，隐蔽深山！这果真可能吗？这样想着，就永远没

了个了结，而我只有硬着头皮活下去了。

时钟敲一点的声音，终于使我收起涣散的心绪。

“给我倒杯米酒。你先去睡吧，夜了！”

妻在蚊帐中，偎抱着最小的孩子。

妻睡下以后，我一边听着充耳的虫鸣，开始了非在今夜完成不可的工作。恢复过来的心定和平静，使我的脑筋越来越清楚。我一张一张地写下去，在鸡鸣时分，我终于能打上最后一个句号，松下了一口气。

四

“穷隐处兮窟穴自藏；与其随佞而得志，不若从孤竹于首阳……”

鸡鸣喧然，布告黎明的迫近。和着遍地鸡鸣，以为并没有人听见，我在花园里一面漫步，一面大声吟诵东方朔的这首赋。在众人面前，我会弄得满面通红而唱不出一首简单的儿歌。这时，我却以出自丹田的低音，自吟自赏，觉得还挺不错的。满园白的、红的和黄的、大理花，和其它各色的花卉争相映照。

曾几何时，妻也起来了，在菜圃里摘菜。有菜豆、有莴苣、有铜蒿、有菠菜、也有萝卜，相当的丰富。开始的一、二年，由于没有经验，加上第一年里家慈过世，第二年上，家严也谢世了。奔丧回乡的期间，好不容易种活了的一点花草，又全枯死了。当时的我，差不多真是靠着野菜活了下来的。而于今竟也有四年了！我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吗？

走进屋子，看见大女儿在整理被窝，大儿子在给盆栽浇水，老二用不大能驾驭的大扫把在扫地。昨夜跌下床来在头上撞了

个瘪瘪的么女，这时也拿着扫把，把她二哥扫聚一堆的垃圾弄得零乱不堪。

“素绢！素绢！”

么女儿一听见我的叫声，登登地拖着木屐，向我跑过来，紧紧地抱着我的腿。

“爸爸，哥哥，骂！”

“啊，知道了。哥哥骂了你啊！好孩子，你该从这边扫过去。不可以把哥哥扫好的弄乱了呀。瞧，这样，从这边扫过去。对了，对了，素绢，真能干！”

么女儿松开抱着我的腿的双手，打扫庭院去了。我提着篮子和剪刀，走向花园，把看来真舍不得摘的花儿，铿、铿地剪了下来。今天得缴孩子们的学费了，也得买米了。卖掉这些大理花，就都解决了。再也不用借米养孩子，不用迟缴学费让孩子去哭泣了。

“穷隐处兮窟穴自藏；与其随佞而得志，不若从孤竹于首阳……”

天终于整个儿亮了。路上开始踉踉地有了行人。我在口中哼着这首赋，一面继续摘剪我的大理花……

五

大女儿和大儿子背着书包上学去了。老二拎着小水桶上幼稚园去。妻也背上小女儿，挑着花担出了门。原本热闹的茅屋，顿时象被遗弃了似的安静了下来。吃过早餐，我挑着水桶上花园去。浇水、去虫，为倒斜的花草弄上支架。不知不觉间也到了日午。洗过手脚，坐在书桌前，读着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

平》，竟而悠悠地打起盹来。

“爸，我回来了！”

猛然惊醒，把书掉到地上。老大回来了。

“瞌睡虫爸爸，哇哈哈……”

又是那种军人式的豪笑。

“今天怎么这样早？”

“礼拜六呀。”

“哦。”

“明天，爬山去，好不好？”

“嗯。”

“我要好好锻炼身体。”

“好。从前，你老是生病，让爸担了多少心！”

“可是，现在，我这么壮。”

“壮了。跟爸来一场角力，赢得了吗？”

“赢，一定赢你。来吧！”

这个孩子，正在读着《三枪手》，（注：当时青少年间最流行的漫画故事，宣传军国主义思想。）满脑子威武英雄的气概。我的睡意已消，他就拉我到院子里去，猛然地向我扑来。出脚不慎，我被他拉住了脚，差一点就倒了下去。但，我的身体也强壮了许多。刚开始经营这花园时，为了办一份杂志，搞得浑身到处都疼，体重只有七十斤。而今，体重已增至八十二。租给我土地开花园的老头就曾说：“看你风一吹就要倒的样子，怎么种地哟！”要是当时，这一出错脚，保管让儿子摔倒。

但，孩子小时，身体更差。他生下来的时候，我身上才只有七毛钱。当时真叫我吓呆了。也许由于贫困，孩子在两岁、三岁上头，一下子患上肺炎、肠加答尔、膀胱炎和十几样疾病。当时

我想，这孩子救不下来了。为了孩子住院、买菜的钱，我感受不断的羞耻，忍耐着过来了。而终于因着营养不良，自己也罹患了夜盲症，一到天黑，就没法一个人走路。这孩子曾经象是一个耻辱的化身。而今，却变得这般强壮，不知道什么是疲乏。这时他一边涟涟地流着汗，却不肯罢休。终于还是我说，没有输赢，这就休战，留待下次再来，才停止一场缠斗。

洗过澡，吃午饭的时候：

“我一毕业，要当志愿兵去。我们老师每次谈志愿兵，就说我要是去当志愿兵，一定可以甲上级及格！”

我默然不语。顿时间，殖民地的儿女的悲哀，汹涌地填塞了我的心膺。

“我是我们全校中身体最棒的。……我的胸围，是七三。一哩！”

他张开他的胸部，自己用手轰轰地捶打给我看。我痛苦地望着他。啊，孩子，我能告诉你什么，我能怎样教育你呢？

“胳膊上套着‘级长’的臂章，向同学夸示你的强壮，神气活现，你一定是个小太保，对吧？到处欺负别人，是不是？”

“才不呢。”

他猛猛摇头说。

“要爱护弱小的人。不错。可是，你在家里不也是常常把弟妹弄哭吗？对于弱小的人，什么都得让着点儿才行，知道吧？”

“知道。我做一架滑翔机给弟弟好了。”

“大家都在说，对于坏家伙，要惩罚他。可是，什么人才是坏人，你知道吗？”

“知道。欺负弱小的，一定是坏家伙了。偷窃人家的东西的，也是坏家伙。”

我们便是这样地吃完了午餐。

“我要去画一张设计图。”

老大一面收拾餐椅，一面说。

“什么？什么设计图？”

“滑翔机的设计图。”

“啊，你能画滑翔机的设计图呀？画好了拿来看看！”

他拿了纸张，尺和铅笔占着我的书桌，开始专心地画了起来。

六

天气炎热，令人瞌睡，我一个人躺在树下，草叶的芳甜，使我愉快起来。我独个儿默默地说：

“竟而已经会画滑翔机的设计图了啊……”

直到昨天，还在同弟妹捏塑泥偶的这个孩子，如今竟然也画起滑翔机的设计图！想着不久之后，也许他就要告诉我他要画一张真正的设计图，竟一个人微笑起来。然而，占领新加坡、占领爪哇、占领整个南洋的时候，象昨夜一样，孩子们到底谁要先攻什么地方呢？告诉过他们弟妹间要互相忍让的。那么，也许他们竟是手携着手去践踏别人的国土，欺侮别的民族吗？然后，象富岗一类的人，就跟在后头去趁火打劫去！

不！孩子，再也没有比让亡国的孩子去亡人之国更残忍的事了……

“爸，报纸！”

老二拿了晚报跑来。打开报纸，正报导着装满南洋的财富的大船，进入港口的消息。船上据说装满了我们辛勤劳动的人

们所缺少的米和糖。

“爸，今天配不到米。”

大女儿晃动着买米簿子跑了过来。

“买不到？什么时候才有？”

“后天。”

“这怎么办！不是告诉我们配量少，要大家尽量掺蕃薯吃的吗？”

她默然着。

“今晚就蒸些蕃薯吃罢。可是，明天的便当可怎么办才好！”

“明天是礼拜天呢。”

“哦，对了。这就好。原说去爬山的……”

“爬山去吗？啊，真高兴。我们买面包去罢。”

“哪来的面包啊？”

“那么，就带馒头去。”

“馒头吃了肚子胀。”

“那就带玉米……”

“玉米吃了，坏肚子。”

“怎么嘛，带什么去？”

这时候，富岗忽然又来了。他恬恬然，仿佛根本没有昨夜那回事似的。

“昨天拜托你的事儿，不论如何……”

“说了没有，就是没有呀！”

“真糟。老实说，我有，是有那么点儿的。但老婆不久就要临盆，不能不在家留个百把块钱，所以……”

“老婆临盆要百把元？瞧瞧我那儿子！他只要七毛钱就生

下来啦。你可真气派！”

对于此人的狡黠和不知羞耻，实在叹为观止，无言以对了。老大快生下的时候，我虽因身上仅有七毛钱而忧心忡忡，但也做不来以妻子待产为由，向人告贷的事。然而，这个家伙居然……！

“告诉你几次了，没有就是没有呀！”

我一再地说。但他却一点也不想走开，竟似乎要在我身边坐下来的样子。

“那么，我也到别处去借借看，你就借个十块钱……”

我冷冷地看着他的脸。

如果以奴役别的民族，掠取别国物资为目的的战争不消灭；如果象富岗一类厚颜无耻的鹰犬，不从人类中扫光，人类怎么可能有光明和幸福的一天！我真巴不得自己写出充满光明、喜乐的作品的日子早些到来，以我的真正明朗的作品愉人并以自愉。

老大已经不再去捏玩泥娃娃，而忙着设计能真正在空中飞翔的滑翔机了。而我，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写出讴歌人类健朗、勇敢和幸福、光明形象的作品呢？

当天夜晚，一场雷雨交加的倾盆的大雨，把孩子的泥娃娃们打成一堆烂泥……

（原作日文刊于《台湾时报》一九四二年四月号，

中译文刊于一九七六年十月号《夏潮》杂志。）

智慧之门将要开了

亲爱的孩子：

来信收到了，你说，你越读得多，越听得多，越糊涂了；这是智慧之门将要开的信号，千万不要灰心。

谚语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世间这样的公婆实在太多了。因为他（她）们的立场不同，考察事物的角度不同，偏见是免不了的。

爱清静的公公说，住在村庄种果树养鸡鸭多快活；多嘴的婆婆却偏要住在城里做生意才快乐，你说谁有理？这不是由于性格不同而来的不同见解吗？

牙齿完整的公公说，饭要烧硬一点才好吃，没有牙齿的婆婆却说，饭烧得越稀越烂越好吃，你说谁有理？这不是由于体格不同而来的不同主张吗？

对于一个整天抱着武侠小说想做神仙的孙子，公公说这孙子很好，很有后望。但婆婆却说这孙子整天看书一点不帮忙，认为他是坏透了的，你说谁有理？岂不都是只看一面的偏见吗？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到处都会碰到这类的情形，要是听公说了就信了，听婆说了又信了，自己一点不怀疑，不想去追寻公婆的矛盾所在，不想彻底去追求真假与是非，马马虎虎被牵着鼻子走的话，那才是真正的糊涂虫。

谚语又说：“尽信书不如无书”，也就是这个道理。世间，充

满偏见与不负责任的书实在太多了。

糊涂虫才不会怀疑，人云亦云，始终不想找出问题以求甚解，因此根本就没有问题，也无法解决问题了。

现在，你刚刚开始学习就发现了这许多问题——找到问题可以说是为解决问题的开始——以你这样真挚不马虎的精神，慢慢地，一定可以把问题解决，与那些根本不想，也不敢面对问题的糊涂虫是不同的。把你面对问题不放松的研究态度坚持下去的话，时间一定会帮你的忙，是毫无疑问的。

怀疑是智慧之门，它是一切学问的出发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牛顿的“万有引力”，居里夫人的“镭元素”，达尔文的“进化论”，国父的学说以及世界上任何一个著名作家的作品，无论哪一个发明与创作都是由怀疑出发的。要是把前人所说的都当作天经地义无懈可击，无所再加，那么，学问之道不是就要在此止步了吗？

宇宙这么大，人生这么复杂，问题是解决不完的。学问之道是遥远的，艰难的，我们不能放松，也不要性急。

三十五年前，那个时候我正象你现在的年纪，也曾发出象你这样的叹息——以为自己是一个糊涂虫；现在来谈这些经历，对于你也许有一点帮助吧。

我十岁出头就爱读文艺书，同你一样觉得这篇比那一篇好，这篇比那一篇精彩，却不知道为什么好与坏。文学是什么？文艺批评有没有标准？……也都不能弄明白。这类问题挤满着小小的脑袋里，好象就要爆炸了。

十八岁那一年，我决心到东京去从事一次探险。真的，说去就学，倒不如说探险恰当。

除了学写文章之外，我还想解决许多人生的问题，特别想要

解答处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的台湾民族问题。

你们公公的经济情形非常困难，接济时断时续，我只好半工半读。我听过许多教授的讲授，也读了许多书，一心一意想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来解决挤满脑袋的各种问题。

结果呢？不但老问题解决不了，还添上了更多的新问题。到处碰到“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情形之下，我只好运用自己的智慧来判断了。这时候，半工半读得来的经验，比由书本讲义上得来的更为重要。

我读了许多有关于思维方法的书，特别由国父的著作中得到了很大的启示。那个时代，他的著作在台湾是不准看的。

当时，我还不到二十岁，以这样幼稚的脑力与贫乏的经验想来解决这么多的重大问题，当然是很难的，的确也犯过了许多错误。

可是，因此训练而得到的思维能力，给我带来了自信心和警觉心。挤满着一脑袋的问题，虽然未能一举解决，却学会了解决问题的程序，也很满意地解决了一些问题。

问题一个个得到合理解决之后，我才真正觉得有一点进步了。同时也开始了解，为什么这许多教授竟也象公婆一样，各主张其有理的原因。

没有疑问的，多数教授与作家所主张的，都不是毫无根据的，偏见与偏差，条件的认识不足却也是免不了的。因此，我们不能妄信某某权威所说的就是完整无缺，尽善尽美。

理由很简单，人类的精心研究，各有立场，各有条件；以其进程来说，不过是在真理的半途上，距离真理的终点还远得很哩。万能与至善至美，不是骗人的便是幻想。先贤曾经说过一句名言：“知其不知为真知”这才是真正学者的良心话。可是，大言壮

语，自欺欺人的伪学何其多呀！要当心。

特别是那些顽固的“大和魂”主义者，他们由侵略主义出发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以及文学，因为立场的不同，也就成为我们所不能接受的了。

这些开倒车的教授和作家不算，就是有良知的教授与作家们，也只能一点一滴的，把他们探求的果实加上去。诚实的愿意把他们未能解决的问题通盘拿出来让大家协力研究；要面子的却不然，他们总喜欢把主观的，未经证实的假设混在真实里面，用他们那一套诡辩来掩饰，给我们加添了许多混乱。

我们觉得事情很简单的时候，那就是说，我们还没有打进其圈子里头，而只是一个旁观者。譬如说一个木匠在工厂做得非常轻松，就以为他们做得毫不费力，要学也毫无困难，那就错了。我曾想做一个小板凳，拿起锯子，锯子不听话；拿起刨子，刨子偏不动，弄得满头是汗。我也曾参加过排戏，才知道一种似乎很简单的小动作，都不是那么容易可以学得到手的。

我们做学问的，不该怕问题的繁多。

碰到问题才是到达智慧之门的信号。

只要不畏难、不退缩，智慧之门将会给你打开的。要解开乱麻就不能怕麻烦，该先找出它的结，把大结小结都解开，才能够一条一条拉出来。快刀斩乱麻固然容易，固然痛快，却是再糊涂也没有的傻行为了。麻经这一刀，都变成了碎屑，还有什么用处呢？

性急不能解决问题，更不能求真理。

文学是人生的反映，人生又那么复杂，我们不仅要在文字上用功夫，更要认识人生社会的奥秘而努力，其困难哪里是一个木匠，一个演员可比的？

问题是解决不完的，一个问题解决了之后，还会产生更多的问题来，我们一定要耐心干下去，才会有美好的收获。等你不屈不挠爬到人足未到的高峰，发现了未曾被人发现的宝藏，而创造出称心满意的作品时，你就会知道这一艰难是多么快乐的探险了。

智慧之门将要开了。

可是，人家不会替你打开的，一定要你自己努力，用功来把它打开。可以用的敲门砖是科学的方法，丰富的知识与严密仔细，继续不断的观察和思索。没有道理的幻想，是越想越糊涂的，那是与智慧之门背道而驰的。

祝你进步

(一九五七年《新生月刊》五月号一九六二年四月十四日

《联合副刊》联副二十五年散文选。)

家 书

亲爱的孩子：

今天是“双十”节，又是本月份的庆生会，你知道十月十八日是我的生日，今天就要我当丑角了。

很多朋友都敬我的酒——海龙王是不辞水的，我也喝了不少酒。

八月廿三日的台风以来，为要把垮塌的营房与克难房清理再重建，在风雨中工作，过劳了一点，患了一点点小毛病，朋友们给我打针，给我药吃，现在已经完全好了。酒后，我很舒服地躺在新建的苗圃克难房里休息，闻闻新芽草的芳香，想起了你们的事。

你知道，茅草是割了又长，越长越大，不怕风、不怕雨、不怕旱、也不怕人家蹂躏的。

自我离开你们，快要七年了。那个时候，你还是在念书的十几岁少年，自那天起，你就让自己辍学，替爸爸负起了家庭责任，帮妈妈把家维持得这么美满，使弟妹们继续升学，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最近你来信说：万事不如意，很觉忧郁，不知以何来解愁——你这样的心情我可以了解。人还是人，就是钢铁造成的也会磨损，也会生锈，有人竟说：“人生本来就是不如意”的了。这句话虽有一面的事实，也是片面的看法，并不是完全对的。

人生在世，理想越高，做的事情越多，失败挫折等不如意事当然也就要多一点，这是理所当然的。若把整个路程回顾起来，你这七年来所做的成就，就可以把所有的失败与挫折当为笑话了，而没有丝毫的悲观。当然，在这七年中你所吃的苦头实在太大了，我是很惦念的。

记得我的一生也是到处碰壁，同你们的处境也是差不多的。因此，象你现在所患的情绪也经验得不少。不过，每次处在最艰难的深渊中，我都毅然站得住脚，奋发把各种困难克服了，把不好的情绪解脱了，适当安顿了身心，才不致使身体与精神受到严重的损害。

身体的健壮与精神的愉快是我们唯一的本钱，我深切地希望你们在暴风雨的处境里，把家当为一个温暖的安息所，嘻嘻哈哈地在欢笑中维持下去。过去的失败与挫折都算了，不要再想它，只可以又当为一次失败的笑话去处理它。未来所不能免的失败与挫折也应该在欢笑中克服下去。这样才能够解脱不好的忧郁的情绪，在任何困难中站得住脚。这句话特别要贡献给刚尝到失败而在灰心的弟弟，希望你写信告诉他。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五日。)

永远不老的人

今天，十二月十六日，是今年来最冷的一天，起床号吹过很久了，洗脸池边还是冷清清的。许多同学都懒得洗脸，有的还躲在被窝里，非到集合号响就不想起来了。

打一盆洗脸水——本来是要排队的——我慢慢地打，端到公园里去。因为洗脸的地方太挤，我才到这里来。

强烈的风“唳唳”地叫，“咻咻”地吼，一阵接上一阵，刮得站不住脚。它冲击着山面的声音，敲着营房的声音，刮着草木电线的声音和海涛碰着岩石的巨响，高的低的混在一起，嘈杂难听。

“今天到山上水池去洒一洒，不错呀！”

老李看我差一点就被风刮倒，脸盆水泼得满身湿漉漉的，开玩笑说。

“不错呀！很不错！”

从学会游泳，海边与山上的水池是我们唯一向往的地方，近来被调苗圃，已经一个多月没有去了。他是轻公差也很少有机会去，我们可说是同病相怜的了。

有人害怕我们受凉，事实恰恰相反，这样的磨练倒使我们的身体结实，本来很容易感冒，与阿司匹灵结不解之缘的，自学游泳以来，就很少再需要它了。

自参加五千公尺赛跑之后，常有人说：

“你这么老了，还要跑五千公尺？”

照我们的古老观念，信仰人生五十的话，我的确也老了。再过半个月，新年一到，也就完了。不过，我是不信它的。

“这是寿命，有什么办法？”

听到失败主义者这样叹息的时候，我想起了一位老朋友。他是七十岁死的，但在我脑里，他是一个永远不死、永远不老的人。

这位老朋友姓余，是个种地的人，在我们从事抗日斗争的时候，他时常和我们在一起，为组织农民与宣传民族思想，他负起了他的英勇任务，爬山越岭，到深山中的部落去。那个时候，我才廿几岁的小伙子，爬山爬得腿都硬了，他却一点倦意也没有，到他去世之前还是这样。

他的身体同他的精神一样，是磨练出来的。自学游泳以来才真正体会到这个秘诀。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写，刊于

一九五五年一月《新生活壁报》。）

太太带来了好消息

太太带来了好消息，给我无上的欣慰。

所谓好消息，并不是家里添了丁，更不是家里发了什么横财。

是大的小的都各尽所能，把这个家在狂风暴雨中维持得完整无缺。

太太以及每一个儿女们都正直如竹，既不会欺诈，也不会拍马屁，全是靠双手挣钱养活的，“财”自然不会象“街老虎”冲进家里来。

记得，早在民国三十六年，我和太太曾因事出外好几个月。当时大儿子才十五岁，就自动停学，自任为“总经理”，卖油炸豆腐维持了一家的生计，还让弟妹们继续念书。

等我们回来的时候，意外的，我发现了我们的家还是完完整整，只在白白的墙壁上涂上了几个大字——是大儿子的笔迹，写着：“不要钱，不要名，不要地位……”这一句日本维新元勋西乡隆盛的座右铭。

现在，我们的“总经理”已经二十五岁了，也已经不是一个卖油炸豆腐的少年。要是他自己高兴的话，让他娶个媳妇，养养孙

子，我是高兴的，家人一定也会欢迎。但至今他总是说：“还没有兴趣”。意思可能是：“还没有碰到能抓住他的心的女孩子”，也可能是：“负责养育弟妹们的现在，没有余力顾及结婚”吧。

因此，我和太太都不愿意勉强他。

父母主婚的风俗，曾叫我吃过了许多苦头。我和太太是经历了许多挫折才完成的自由结婚，自然不想把自己奋力打破的枷锁加在儿女们的身上。如此，添丁的事为时尚早。

好消息不是添丁，也不是发财。

好消息是我们家里每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小故事，而这些小故事都显示着协力一致和坚强奋斗的开拓者精神。就在六个人分为五个家的今天，大家的心越显得牢牢地结合在一起，使我无后顾之忧。

这个结合在一起的心叫做爱，是体贴与谅解，不是父母的尊严，也不是儿女的盲从。

在我们家里，大家都象朋友，有说有笑，父母错了的时候，儿女们都有权提供意见，我们都乐意听从它，绝对没有倚老卖老的成见。

二

自我们结婚，快要三十年了。这中间，我们也少不了因意见不合而吵嘴。但所有的问题都在互求谅解下很快地解决了。有时候，儿女们也会当和事佬，大的一句，小的一句，服服帖帖地，把爸妈发起来的脾气安顿下去。

这样的家风一直维持到现在，是太太带来的第一个好消息。

我们这样的家，有些人却看不顺眼，以为管教不好，太放纵

了，父不成父，子不象子。

我总是一笑置之。

我真不晓得，把儿子当牛马叱骂驱使有什么好处。我更不相信，牵着儿女的鼻子走是什么教育。

父母的架子，简直是把爱情吓跑的魔鬼。

可庆幸的是，更多的朋友却非常喜爱我们这样无拘无束的家。当他们来访时，每看到我们夫妻同儿女们在角力、打球；或者一面说笑一面工作时，就会被卷入这一场快乐的漩涡里，笑声盈门。

这样的风气，甚至影响到我的父母，以及儿女们的外祖母。这几位六十到八十的老人们，在他（她）们生前，每给我的儿女们抓到了，就会当做好玩伴，玩得喜笑颜开。

讲故事啦，唱民歌啦，开开玩笑，捉迷藏，有一次我竟看到我的父亲与当时五岁的孙子，以茶代酒在猜拳，猜得面红耳赤。也常常看到他们互抢着工作做。

三

在这样无拘无束的生活里，在这样工作与运动的磨练中，我的太太还保有着她少女时代的健康、明朗和活泼——这些都是人生最宝贵的，可以算是太太带来的第二个好消息。

记得，在太太二十几岁的时候，那是她辞掉了小学教员跑进了抗日运动之后不久，也正是我从东京回来参加了她们的战线的时候，我们认识了。她要我在她的扇上题几个字。

当时，日本人把我们的民族斗士都叫做“土匪”，他们有一本记载台湾革命史实的书就题为《台湾匪志》，他们还有专治我们

革命运动的法律，也叫做“匪徒刑罚令”。我想起了这些，便在她扇上写了“土匪婆”三个大字。

因此“土匪婆”便成了她的别名，不愿做日本奴隶的人们都觉得这是可亲可爱的雅号。

我高兴“土匪婆”那李逵一般的爽直，她也高兴有人认识她，不久我们结婚了；在日本人的监狱里。

四

我们大儿子，自他十五岁开始，就自任为我们家的“总经理”将近十年，一直把它搞得呱呱叫。老二高中毕业了，正在准备考大专，女儿初中毕业后，已经考进了师范，最小的女儿也小学六年级了，正在准备考初中，——这些学费、以及家里的生活费，算起来是相当可观的了，还要时常给我送药，送零用钱来。

他去年应召入伍，在兵舰上服役，我们都知道他的薪饷是很薄的，却按期不误寄了一半接济我。

最近因“副经理”老二也应召受训去了，家里只留着他妈妈和在小学念书的小妹妹。他看到家里只留着一老一少的这困境，便干脆把烟也戒掉了，将另一薪饷统统寄回家里去。而且，每次请准三天五天的假，就跑回家去挖地、种花、整理花木等，一面可以减轻妈妈和小妹妹的劳力，一面也可以增加家里的收入。

这是太太带来的第三个好消息。

五

“总经理”应召入伍的时候，“副经理”刚高中毕业，“总经理”

的职务随即由他代行了。不妙又碰到了恶劣的天气，经过了旱灾之后，又来了一个多月的阴雨，把全部菊花都淹死了。

菊花是我们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夏季的亏空都要靠菊花来填补。这样一来，过年也就成问题了。

在这当中又来了一个惊人的噩耗——他们慈爱的外祖母去世了，使得初出茅庐的“代总经理”急得焦头烂额。

结果他把我曾经搞过的老一行统统搬出来了。上山砍柴，剪桃花、梅花、梨花，还找些百合回来给妈妈卖，才勉强把这难关打开了一点点。可是，喘息未定，“代总经理”本身也于三月一日应召到凤山受训去了。家里只留着年过半百的妈妈和在小学念书的小妹妹；这样的家庭如何过活，自然是每一个成员都念念不忘的。

这一次太太经过高雄，顺便去看在海军服务的“总经理”，又到凤山去看在那里受训的“副经理”，太太说他们都胖了，也带来了他们的相片给我看。

真的都胖了。

太太还强调，“总经理”、“副经理”都不灰心，也不失志，时刻没有忘记这个家。他们都说，等到能够请假，就想请几天假回家，去把园子里还没有完成的工作完成——也是一个好消息。

六

下一个是去年考进师范的我的“小先生”。自我离家之后，太太独享其利，我们的“小先生”给她独占去了，怪不得她讲起国语来真叫我羡慕极了。

因为太太要出去卖花，又为妇女会的理事长，要替人家仲裁

解纷——特别是夫妻间的纠纷——常常不在家，我的“小先生”自十岁开始就充任“管家婆”了。她在上课以前，下课回家以后，所有的家庭杂务——烧饭、洗衣服、整理庭园等都由她来处理的。去年考进师范，搬到学校去寄宿以后，才由最小的女儿来接任。但她虽然住在宿舍里，却还念念不忘家务事，每当学校放了假，便马上跑回来抢着事情做；还要找些额外的工作——替人家洗擦东西啦，缝补衣服等，零星赚来五圆十圆补贴家用。

据太太说，我的“小先生”最近从学校带回来两张大蚊帐去洗，一段一段地洗好了，到要拧干的时候却拉也拉不动了。邻家的太太们看到“小老鼠抓麻袋”，抓得满头是汗，头昏眼花，马上跑来帮了忙，才使她把这十块钱赚到手。这是第五个好消息。

七

最后一个就是正在小学念书的最小的女儿。她是一株幼苗，受不了霜雪，大家都胖了，只有她一个跟我一样瘦瘦的。她又不喜欢说话，我最担心的就是她。

太太说，她近来也快活起来了。因为我的“小先生”搬到学校去寄宿，很自然的，“管家婆”的职务要她来干了。过去大家以为她太小，身体又弱，工作都抢光了。她只能做“轻公差”，很不服气。

经过这半年多的磨练，她也坚强起来了，这是第六个好消息。

八

太太带来了这么多的好消息，叫我觉得非常的欣慰。同时，她也带回去了许多好消息，一定会叫儿女们大大地欢呼一下。

过去，我每次写信回家，都谈到我可以爬山砍柴，做面磨豆腐，扛米拾煤（米煤这样重的东西，朋友们都不让我拾了，但距离不太远的话，百公斤一袋的米我是可以拾得动的），为的是要他（她）们对于我的健康提高信心。

每年我都参加五千米赛跑，也参加游泳比赛，都不忘把详细情形报告家里。

太太却说，儿女们都笑我学会吹牛了，真叫我不服气。这一次让太太亲眼看到我能抬、能跑、能爬、能游，是要她回家作证之后，替我洗雪“吹牛”之耻。

健壮的身体和明朗活泼的精神，肯学习和协力工作的风气是我们唯一的财富，更是用不尽的财产，它比黄金财宝还要宝贵。

太太带给我的好消息，不是名利地位，也不是添丁发财，倒是太太以及儿女们的牛一般的壮健、牛一般的刻苦耐劳，与其真实人性的爱与互相的谅解——这充满着每一成员的心。

家是民族社会的基础，家庭生活是社会生活的起点，它的结合力就是爱与谅解。它是通往大同社会，世界一家的坚实道路——这是太太带来的最好消息。

（一九五六年《新生月刊》四月号。）

我的小先生

昨天，我们副队长公布了“小先生”的国语与识字教学办法，也分配了某一个老学生应属于哪一个小先生。

就这样，每一个不识字的与不会讲国语的都被分配有小先生，从此大家可以利用休息时间“勺夕日”了，非常有趣。

在哈哈大笑中，引出我一个很甜蜜、又伤心的回忆来了。

这一次编班，因为时间关系，我没有再当老学生的机会了，但对于小先生的教学办法，倒觉得非常有意思。

可爱的小先生，我也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小先生。

我的小先生当时七岁，小学一年级，是我的次女。

我们的小先生教得很好，我同我的太太两个老学生，的确也很认真地学，很听我们小先生的教示。从“勺夕日”开始，学到日常用语——如洗脸、洗手、吃饭、上学去……等这一类的日常用语。

我们的课堂是写字间、厨房、洗脸室、餐桌旁，上课时间没有硬性规定。

中午她从学校回来，就到写字间看我说：

“爸爸，吃饭。”

我到餐室坐下，她就说：

“吃饭前要洗手。”

我们到洗脸室时，她又说：

“用肥皂洗手。”

回餐桌坐下时，她拿筷子说：

“左手拿碗，右手拿筷子。”

又说：

“这是青菜。”

“这是鱼。”

“这是猪肉。”

中饭吃过了之后，我就回到写字间看书。

不管看完没看完，我们的小先生吃完饭就跟进来，她不喊立正，也不叫我行礼，爬上我的膝盖，等我把她舒舒服服抱定了“勺勺门”就开始了。

太太因要收拾碗筷之类，经常都来不及开课，也经常抱怨课开得太早。

不过我们小先生总不厌其烦地，从头再来一次“勺勺门”，又要我们老学生跟着“勺勺门”——如此，我们两个老学生都可以并驾齐驱。不但是并驾齐驱，我们小先生总是把她妈妈的成绩评得比我高一等，说是我的口舌太笨。

说实在的，我也一直不敢怪我们小先生在教学与评分上有所偏袒，有所不公。事实确是如此，我只怪自己的嘴巴太笨了。太太因为喜欢讲话，吱吱呱呱地整天忙，所以学习语言的才能确实比我强得多了。如“出个尸”与“下个么”的分别，我一直是搞不清楚的。

在学日常用语的中间，有时候我就写些谚语、童谣之类请教小先生，也常拿我作的歌谣请她念给我听。

我们的小先生对这些教材倒是顶有兴趣，是很欢迎的。譬如“月光光，秀才郎”，譬如“正月正，听炮声”——她念起来真好

听。

有时候，碰到了她不认识的字，就翻翻字典，“ㄉ…ㄉ…ㄉㄉ
ㄉㄉ、ㄉㄉ、ㄉㄉ、ㄉㄉ”——象妈妈的叫胖！

这样逗得大家大笑一场，笑完了课还是要继续进行。

小先生教得津津有味，老学生也未曾感到厌烦。

在念歌谣的时候，念得高兴时，我们小先生就站起来指挥，要老学生们来一次大合唱；兴致来了，小先生就从我的膝盖上溜下去，在八垒大的起居间开始跳她的舞。

这时候，老学生免不了就要鼓掌来给她捧捧场。

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我计划写些很短很短的故事来请教小先生，也想写一些童话剧来让儿女们表演，而我们老学生当观众。再进一步，我们老学生也可以客串一下磨练口舌。

要是这个计划没受到阻碍而能继续的话，尽管我的口舌再笨，学语言的才能再低，我说国语的能力总不致象今天这样，滴滴答答道不出来吧。

叫人伤心的是，我们这一堂课开始了没多久就被打断了。有一天中饭后我正在写字间写东西，等待我们小先生吃完饭来上课的时候，门被打开了，闯进了几位不速之客，把我们夫妻与五岁三女请上“乌头仔”驶走了。

这一天，我们小先生从学校回来晚一点，客人来的时候，她饭才吃了一半。我们要离开时候，我叫她在家里等，说姊姊哥哥们下课就会回来时，看到她饭都不吃了，却把一滴一滴的眼泪滴在饭碗上，偶尔抬头看我们一下，什么都不说。

坐在车上临走的时候，我很想叫她勉强把那碗泡了眼泪的饭吃下去，吃得饱饱的才好，但不待我开口，“嘟嘟”一声“乌头仔”开走了。

既没有人可以把我的意思传给我们小先生，也没有电话可以打得通，因此，她那一碗泡了眼泪摆在眼前的饭就一直刻在我的脑里，很久很久忘不了它。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小先生在这漫长的七年间都未曾灰心过，也未曾放弃了她的志趣，把小学、初中念完，已于去年考进了中师，来信说：她高兴当一个小学教员，在儿童的一颦一笑之间去找回自己空白的童年。

她又说：在她要到中师去报到之前的一段时间，她又当了一段时间的小先生，赚了一点钱寄给我零用。但她并没有告诉我她这段时间教的老学生是谁。

不过，我可以想象，在她写这一封信的时候，她一定正在思念我们那一堂没有上完的课，与离别了那么久没见面，而且还不知再多久才能见面的老学生。

看过她的信之后，我立刻写信告诉她说：我正在找时间写些歌谣、故事、剧本之类，以备有一天团聚时再来继续我们那一堂没上完的课——虽然中断了这么久，至今还叫我向往的那一堂课。

她表示同感的信很快就来了。

我把我们孩童时在书房里背那些“天地玄黄，日月糊涂”背得一塌糊涂时的情形，与我们夫妻跟我们小先生学国语的那一段时间比较了之后，殊觉得我们的小先生真是好先生。

（一九五六年《新生活壁报》。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七日《台湾日报》。）

才八十五岁的女人

一连下了好几天的雨，衣服和棉被都发散着很浓的霉气味道，难闻极了。

林秋生辗转在床铺上，一直唉声叹气，说着：

“老了，完了……”更加重了人们的闷气。

这样的环境，如此的天气，大家都是心事重重的，谁愿意听他的丧气话！睡在他旁边的人走光了。就是躺在他身边看书的我也觉得他的声音非常刺耳，厌烦起来，书也看不下去了。

“四十刚出头，就整天‘老了，完了……’成什么体统！你看老杨，他比你多了将近二十岁，六十快到了，还不是活活泼泼，学习与工作都不认输……”

老蔡皱着眉头，对他教训了一下，也走开了。

自然，我也觉得很不好受，翻身坐起来，把书搁下，把老花眼镜拿在手里盯着他。这才看到他两眼淌着的眼泪流在脸颊，滴落在床铺上。厌烦和不愉快的心情，因而变成了同情。

“你觉得什么地方不舒服吗？”

我以为他是病了。

他说：

“好几天了，就是腰酸骨节痛，饭也吃不下去……”

他的脸色的确是青得吓人，整天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一点精神都没有。

我马上到外面找医生来给他看了一下。

医生给他看了好久好久，却找不出毛病来，便问了许多问题……

“是不是肚子痛？……有没有拉肚子？……喉咙痛不痛？……有没有咳嗽？……”

“没有啊……只是腰酸背痛，骨节痛……”

医生再问这，问那的，从头看到脚，还是莫名其所以然。他能回答的只是：

“四肢无力，头晕眼花，腰酸骨节痛……”而结果还是叹气地说：

“老了，完了……”

医生毫无办法，要走的时候向我笑笑说：

“给他吃几颗维他命看看吧……”

医生走开的时候，我跟他到外面，提出了许多问题，想问明白林秋生到底患的是什么病。

“是贫血。不过，要找到引起贫血的原因，才能做根本的治疗。呼吸器官的毛病，消化器官的毛病等等……很多毛病都会引起贫血的，但在这里，很多是因寄生虫……如钩虫、蛔虫、鞭虫等引起的。”

我遵照医生的指示，马上找到一个火柴盒子交给林秋生，教他到厕所时弄一点粪便拿到医务所去检查。

医务人员都是同学，是很认真的，一连检查了三次，都没有找到寄生虫的痕迹。

“真怪！”

医生侧着头想了想，结果还是想不出名堂来。

“等有空再来做别的检查吧。”

二

我借到一本书，是描写昆虫生活的，非常有趣，但限期只有两天。

三百多页的书，白天又很忙，除了开夜车，就没有办法在限期内把它看完。幸亏我的床位就在煤油灯底下，可以躺在床铺开夜车，不致会妨害到别人的睡眠；便即夜开始了。

书看到十二点时，我起床到厕所一次，看到大家都睡熟了，有些人鼾声大作。二点、三点、四点，我时时为林秋生的唉声叹气分心，烦死了。也真为他担心。

天快要亮时，我向林秋生说：

“你好象整夜都没有睡？”

“是啊，就是睡不着……”又来一个叹气。

“为什么？”

“大儿子不在家，我担心家人会饿死……”

“不会吧……”

我只好以这样空洞的话来安慰他，也安慰自己。我们的家境都是差不多的。我们离开了家这么久，只好靠大儿子做做工，做小买卖来维持生计，如今大儿子又离家他去了，剩下来年老体弱的太太和小弟弟小妹妹在家，怎么能够在这生活竞争剧烈的时代生活下去？难免也担心起来了。他竟向我说：

“你是不会的。你念过大学，做过大事，一定有祖产，一定有

很多的财产……”

我一听到他这样说法，也无意中叹了一口气。不要说祖先遗产毫无所有，一个小小园丁，人一离家花木都要枯死了，还会投什么机，取什么巧发财？但我不愿露出我的心虚，硬着头皮说：

“一棵草一点露，一切生活都会适应环境活下去的……”

固然，我正在看的这本书，作者举出很多实例证明这个观念，可是，适应不了而灭亡的实例竟也一样多。

已经有几位同学的年轻太太跟人家跑了。这消息固然给他们带来了打击，想不开的会发神经，想得开的却认为跑了就算了，也可以死了这条心。

我们的太太却不然，都是半百或半百以上的老太婆，恐怕想跟人家跑也不会有人要的，那么就只好坐以待毙吗？

这是我们所不能解答，也无法解决的难题，真是鞭长莫及的事情。可是空焦急又有什么用！我们只好互相鼓励，也向家人打打气，希望大家都能自力更生，无论老的幼的，就象蚂蚁和蜂虫那样，孜孜不倦去觅食。侥幸心对于生活不可能有帮助，唉声叹气更糟糕。

三

过了两个星期，林秋生的家信来了。

我觉得，他看过家信之后，精神好象振作了一点。

雨也停了。

晚餐后我常带他到操场蹦蹦跳跳，坐在草地上聊天。雨后的空气很清爽。

“家信写些什么？是不是有了好消息？”

我问。

“你的话是对的。人总会想办法来克服困难的……”他说话的口气非常严肃。

“是啊！”

我说。他这改变叫我非常高兴。便问：

“今天身体好一点了？”

“心里舒服一点。”

“是不是大儿子回来了？”

“不。不过，家里的情形已经有了改变了。”

他说着说着，从口袋里把家信拿出来给我看。

四

信是林秋生的太太写的。这个小学毕业就与笔绝了缘的林太太，竟又拿起笔来了。虽然写得歪歪斜斜，错字连篇，可是通情达意是做到了。

大意是这样的：

我帮人家洗衣服的工钱还没有拿到，米瓮又空了。真不知道如何是好。想向邻家借一点米，又觉得不好意思，一借再借，何时才能还人家了……想到这里，就难得开口。早上，我把剩下的一把米倒光，烧了两三碗稀稀的稀饭，给小弟小妹吃时，心里焦急起来了。

好久以来没有给他们带便当，吃这一碗稀稀的稀饭，怎么能挨过这一天？

我决心把洗好的衣服送去时，先向主家借一点钱买米回来；

便吩咐孩子们，下课后早一点回来，我将烧饭给他们吃。

不巧得很，衣服都送去了，主人都不在，一点钱都没有借到，只带回来一大包脏衣服。我一面洗衣服，一面盘算着下午无米怎么办。把衣服洗好，晒好，我又到厨房里找，想能找到几个地瓜也好，结果什么都没找到；鸭栏里哪会有蚯蚓！

走进走出，焦急着，孩子们回来没有饭吃怎么办。茫然等着，也不是办法，就再到洗衣服的主家硬着头皮想伸手借钱。主妇正把一锅饭菜屑、果皮弄在一起倒进垃圾桶里，回头问我什么事。

我说想借一点钱买米。

她竟把眉皱起来，摇摇手说：

“不行不行，现在是几月？你算算看吧。你已经借去两个月份了，再借就是三个月份，看你这个样子，要是病了，不能洗了，借的钱要向谁讨回来？”

我伤心地跑回家，也没有勇气再到别家去伸手借钱了。回到家里，躺着不是，坐着不是。

等着等着，茫然等着，一直等到黄昏，孩子们都没有回来。我坐在门前望了望，都没有看到孩子们的影子，却看到人家的凶窗冒起烟来了。便一心想孩子为什么这么晚了还不回来，一心又怕他们回来时没有饭吃怎么办？……

一直等到天黑，心里愈急，想要到学校去问清究竟时，只走了两步就觉得头轻轻的，跌倒在门前，失去了知觉。在将要倒下去的瞬间，我还担心着孩子们也许就象我这样晕倒在路上……

等我醒过来的时候，却好好地躺在床上，他们竟一边一个待在我的身边。灯光似乎罩上一层雾似的。我伸手抚摸着他们，小弟叫起来了。

“妈妈醒了，快把稀饭端来。”

小妹妹随即跑到厨房端来一碗稀饭，上面还放着几片酱瓜，站在我面前。我勉强爬起来接在手上，惊奇地问：

“这米是哪儿来的？”

好多天来，我们每天都喝着很稀烂的稀饭，只放了一点点盐，我怕孩子们饿得慌了，会起坏念头去偷人家的东西。

“我们上山去找野花来卖的，我们同学有一个家里开花圃，带我们去找，帮我们卖，卖了几块钱……”小弟弟说。

“我们买了两斤米，也买酱瓜，顺便捡回来一大捆柴火……”小妹妹接着说。

“苦命的孩子……你们今天没有上学？”

我摇摇头，眼泪都掉下来了。

“不，我们是上学的。今天星期六，下午没有课。明天……”小弟弟说到这里，小妹妹便抢着说：

“明天，我们可以一早就去，可以多找一点来卖。那位同学还说，没有事情的时候可以到他花圃里帮忙，浇浇水，除除草……也可以赚一点钱的……”

如今，孩子们天天这样做，我也多找到几家衣服洗，柴米油盐是没有问题了。邻人们都很帮忙，买了两条母猪央我喂，条件是生了小猪五比一，即我们得五她抽一，比一般优厚，这个收入可以抵得过两个孩子的学杂费的。今后我将会更好。

开始时我怕孩子们太忙了会影响他们的学习，其实，他们从而知道了双手万能，因自食其力又加强了生活与学习的信心，精神饱满。……

五

这封信在文字上虽然有很多问题，我却看得津津有味，且非常感动，它比那些无病呻吟而玩弄笔墨的空空洞洞的文章好得多了，比那些空呼乱喊的宣传文章好得多了，比那些专门刺激官能的淫荡文章也好得多。因为这封信里充满着人情味，而能够唤起了读者的奋斗精神。

我举手在秋生肩上打了一下，叫好。也许打得太重了一点，又太突然了，使他吓了一跳。

他紧张了一下，莫名其妙地盯着我。

“好哇！真好！”听我这样说，他才松了一口气，露出了一丝笑容。

从此秋生的精神提起来了。不再服药却能天天加餐，晚上也睡得很安宁。好久以来我一直在早晚要做柔软体操，因为如此松松筋骨，对于身体与精神都有帮助，他也找我一块做了。他的脸色变好了，有说有笑，唉声叹气与“老了，完了”的丧气话也结束了，自然人家也不再皱眉看他。很显然的，他的工作与学习都有了进步。

几天后，他也跟人家上山砍草去了，一回来就找我来，好象跌了几跤似的，满身泥浆。

“吃得消吗？累不累？”我问。

“不，我不敢再说泄气话了。”

“为什么？你好久没有上山，觉得累一点是难免的吧？”

“今天我非常兴奋，老实话，一点都不觉得累。”

“为什么兴奋？”

“在山上碰到一个女人……”

“嘿！碰到一个女人竟兴奋到这个样子了？”

他开朗地笑起来说：

“你不要老是作坏的解释！”

“哪里是坏的？男人能够看到女人就兴奋起来便是青春气壮的表现，有什么不好？这样你不再唉声叹气，不再说老了，完了，不仅对你自己不坏，对于大家也好。”

“不，不，不是这个意思，你听我说吧。今天我们上山，走到嘎嘯崎，你知道这个山坡是很难走的；我好几次滑倒了，差一点就滚到坡下来。走到坡上已经满身臭汗，前气接不上后气了。我气喘吁吁地站在坡上时，回头一看，你猜……我看到什么？”

“你刚才不是说过了吗？是一个美丽的小姑娘！”

“嘿！”他开朗地说：

“是一位头发全白的老太太……”

“嘴！”我有点莫名其妙，却故意开他的玩笑说：

“想不到你竟会因看到这位老太太而如此兴奋……”

“一点都不错，她就象一粒仙丹，叫我振作起来，精神百倍……”

“嘿！”

“不，不要打岔。慢慢听我说吧。她一步一步走上来，走得步步稳定，如走平路一样，还会哼着山歌。一直走到坡上我的旁边来了，呼吸还是平静如常。我问她上山来干什么，她说要砍柴草去。两个小时之后，我们把草砍好了，捐到这里休息时，老太太也扛着两大捆柴回来了。我们请她喝了一点开水，休息休息。她说：大孙子去金门不在家，孙媳妇做工去了，还有一个小孙子在念书，是中午要回来吃饭的，所以非马上赶回去，要不然烧饭

恐怕来不及。我们问她今年几岁了，几位年轻的就出手要帮她把柴草抬到坡下去，她竟说：

“才八十五岁Nia Nia!”不要人家帮她抬下坡去。“才八十五岁Nia Nia!”我也着实吃了一惊。我还不够六十，在这里是数一数二的老辈了，虽然还不觉得“老了，完了”，总也没有想到“Nia Nia”这个接尾词的。

“是呀！她说才八十五岁Nia Nia，这句话好比一针强心针，怎能叫我不振奋起来！”

“对，这个愉快的消息，你应该马上告诉你的太太和儿女们，当做她们把家境扭转过来的礼物。”

“可不是！我马上就写！”

在旁边听着的朋友们都开朗地笑起来了，笑得非常有劲！好象都减少了几十岁似的。

(一九五七年《新生活壁报》。)

垦园记

台北近郊有阳明山，彰化近郊有八卦山，高雄近郊有寿山；距都市区很近，交通方便，眺望甚佳，是郊游散步的好地方。

我喜欢这些地方。也住过一段时间。

很早我就看中了台中近郊的大度山，梦想在这地方依照自己的设计开设农园，种些花木水果，过着逍遥自在的田园生活。

就是这个梦想，促使我在东海大学前买了这一块不毛之地。

有人问我为什么要买这不毛之地。

理由很简单：“有毛”之地太贵，买不起。

买了之后，饱受孩子们的反对与朋友们的责骂，说我这个幻想家自讨苦吃。

孩子们各有所好，对此荒地没有信心，自然不能合作；又没有钱雇工帮忙，借钱买地的利息每月要付，实在是注定有苦吃的了。

在这进退两难的时候，我决心苦干下去。

吃苦我不在乎。在我一生中，苦是吃惯了的。

可是，为了借钱而低头，为了缴利息而奔波，却不是我之所愿。

幸亏老妻能容忍，一直替我分担了这些苦差使。

我挂起了个小小招牌：“东海农园”。又盖了一所小小的山房，以避风雨。

用最原始的农具，一坪一坪地把荒地开辟，再一坪一坪地种下了花木蔬菜。

浇水要到很远的水圳挑，停水时没水浇，欠水时水利会员不让你挑。

晚上拣石头，一担担挑开都要做到深夜。照明工具是最原始的“壁虎”煤油灯，小小的风都会给吹熄，便在黑暗中摸索。

当“东海农园”在这满是石头的荒山上开创之时，连附近的农民都笑我们是大傻瓜。

但事实证明，只要设计得法而有恒心，荒芜之地都可以变成美好的花园。

现在，这人人看不起的将近三千坪的不毛之地已经开垦出来，种满了几百种花木，一年四季都有花开。水电灌溉设备也得差不多了。

参观的人渐渐多起来了。

有人说，这里好象是公园。

我也乐意把它称为“东海公园”，自娱娱人。我更充满了信心，想加速把这小小的私立公园充实起来，变成为郊游的好地方，免费让大家游览。

我这个幻想家的幻想愈来愈大了。

我看到豪华的高楼与宏大的工厂天天在建设，也看到了脏乱的地方正在增多。

要是没有在这些建筑物之间配合花木，使环境清洁幽雅，那就等于画龙没有点睛。如果大家也愿意幻想幻想，我们乐意为

大家设计、施工，以实费把“东海公园”的好几百种珍花异木推广到每一角落，使整个城市公园化。

六年多来的经验，使我们有把握在破砖乱石之上种花，把脏乱的地方变成美好的花园。在屋前屋后、屋顶上或者窗口的小小地方种种花木，摆设几个盆景，实在是最好的点缀。

我们高兴做大家共同的园丁与庭园顾问，认真为大家服务，为大家解决灌水、施肥、修剪以及防治病虫害等管理上的一切问题。

* * *

最近有一位编辑来游，问我近来有没有写诗。我笑着说：“在写，天天在写。不过，现在用的不是笔纸，是用铁锹写在大地上。你现在所看到的，难道不美吗？”

他承认了我的说法之后说：“是的，这是一篇美好的诗篇，是你不凡的创作。尤其你这六年多来的奋斗，更是一部感人的故事。不过，能够到这里来参观而听你讲这故事的，终究有限。用笔写的东西，传播力更大、更广、更久远的，这事实你能否认吗？”

“是的，我不否认。”

就这样，我把这枝秃笔找出来了。

（一九六九年三月十二日《新生副刊》。）

羊 头 集

台风过后，花园一片凄凉。

龙柏被吹倒了，菊花被刮乱了，比大腿还要粗的凤凰木从半腰折断，遍地都是折枝落叶，叫人不知道从何做起。

我们老园丁小园丁四个，刚把倒地的龙柏、茶花扶起，正在清理菊花花圃的折枝落叶的时候，第二次台风又来了。

瓦飞墙倒，被刮破的塑胶板吱吱哗哗地响，鬼叫一样，整夜不能成眠。

换到钟打五点，天未亮，我就披着雨衣出去察看了一下。

扶起的龙柏，茶花又倒下去了，折枝乱叶东一堆西一堆，走路都不好走。

就这样，一直忙了好几天，累得要命。

吃过中饭，我拿《文艺月刊》躺在凉棚下面躺椅上伸伸腰，看那一串串垂下来的美丽的天色，藤花都被刮得干干净净，新芽却又长出来了，觉得很安慰。

损失虽然不少，比那些生活在轰炸底下的人们，总是好的。

我想提起精神来，但几天来的不眠不休真是太累了，睡魔赶不走而开始打起盹来了。

在这朦胧的打盹中，忽然觉得右边脖子痒痒的。我伸手摸一摸，左边脖子痒痒，我又伸手摸一摸，竟痒到胸上来了。我以为是毛虫在作怪，又伸手摸一摸，竟抓到一枝草，回头一看，原来是

孙女儿杨翠在作怪。

“你这一只大毛虫！”

我抓到她的小手，她却哈哈大笑爬到我的大腿上来了。

她捡起掉在地下的《文艺月刊》，瞧瞧杂志上的图画和文章：

“公公，这是谁写的？”

“杂志么，很多人写的。”

“公公有没有写？”

我摇头。

“写呀，公公为什么不写了？”

“公公很忙……你看，遍地的折枝落叶都还没有清理好呀！”

“我来帮忙，我拿扫把来扫一扫。扫完了，我来除草，捡树枝……公公你写呀！”

说着说着就要溜下去。

我紧紧把她抱在怀里，给她一吻，觉得精神抖擞起来了。

“公公胡子刺人呀，怎么不刮？”

“很忙么！”

她又把《文艺月刊》看了一下：

“这是怎样写的，有空要教我写呀！”

“你想写？好吧！”

杨翠是我次男的大女儿，今年八岁，刚读完小学一年级。她每次放假都回到这里来，我做的，她都学着做。除草、浇水、剪花，甚至把那把大锄头扛在肩上去掘地。把做好的乱掘一阵，越帮越忙。

晚上我在案前看书时，她也挤在我身边，看看书，写写字。

“你说想写文章吗？”

“是的，怎样写呢，教我写呀！”

“好，你就写日记吧！写信给爸爸妈妈也好。”

她把稿纸铺得平平的，把笔拿好了。

“就写你所看到的，你所想的所做的都写出来吧。怎么样？”

“今天星期六，放学以后我就请阿妈带我回到东海花园来，遍地的花呀，菊花、剑兰、玫瑰花都开了，多漂亮哟！啊，桔子这么大了，我伸手摸摸，多高兴哟！我想摘，又想起了公公教我黄的才可以摘……啊，那边的木瓜黄了。我跑过去摘了一个，比我的头还要大，真高兴，拿到屋里拿刀切开了。咬了一口，很香很甜……才想起了公公说的话：‘不公道，不公道！有事大家做，有东西大家吃……’我问阿妈我们家里几个人，阿妈叫我算算看。

“我屈指算了。

“阿公……一个，阿妈……两个，李叔公有没有来？……有，三个，王伯伯……四个，文德叔叔……五个。就用刀把木瓜切成五份，先拿三份到在园子里给在那里工作的人，回来拿一份给阿妈，再拿一份想给阿公，桌子上没有了。

“正在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时候，阿妈笑笑说：‘你把自己没有算上去了，好，那一份给阿公，我这一份给你吧。’

“阿公说：‘不公平，不公平。’

“就把刀子接过去。把我给他的那一份切成两片，叫我拿一片给阿妈。

“我拿着大的一份说：‘这样也是不公平呀！’”

我提醒她今天发生的事情，让她自己写出来了。她写得很快，不认得的字都用注音符号写出来。

写完以后，她拿给我看，写得很清楚，可是，注音符号我看不懂，就请教我的小先生。她很认真地教给我，还教我怎样拼音，怎样念四声。真是亲切可爱的小先生。

她回到她爸爸那里以后，在两星期中写了两封信给我，叫我给她回信。

“祖父您好吗？您有没有接到我一封信？怎么不回信呢？祖母的病好一点了，请您放心吧。杨静妹妹写的字好一点了。杨菁妹妹也没有淘气了。请您放心吧！爸爸的工作很忙，请您来帮忙。我考试四九五分，还差五分……”

有些在注音符号上面写的字，可能就是请教了祖母再添上去的吧。

我还有一个小先生，光复时她在读小学三年级。那个时候对于国语我是一点都不懂得。她每天把她在学校里学的，如：用肥皂洗手，用毛巾洗脸，拿筷子吃饭……等等通盘带回来教给我。

她现在已经是三个儿女的妈妈了，正在国民小学当老师。

她也很喜欢写文章。

师校刚毕业时，她写信告诉我说越写越不通，愈写愈不满意时，我从绿岛寄给她一本《新生月刊》，里头登着一篇《智慧之门将要开了》，是我回她的公开信。在那里我说要是自满，以为你写得了不起了，你将停滞不前。自己感到不通，不满意时，正是进步的象征，我叫她继续写，认真推敲，这正是智慧之门将要开了的信号。

最近她拿回来一大本剪报给我看，我觉得她写得一年比一年，一篇比一篇都有进步，也觉得很高兴。

太太很懒惰，也许因为家事太忙，身体不好，又要出去卖花，

真是忙得团团转，没有静下来整理脑筋的机会吧。近来都不拿笔。但在兴之所至，十年前她也写过一篇《我的教练真严厉》，唤起了孩子们的一阵哄笑声。

我也好久不写了。

究竟我是喜欢这一行的，我曾经说过，现在的我是用铁锹把诗写在大地上；这一句话总有一点自嘲的意味。

用铁锹写诗，固然也不错，最好还是笔、锹能够并用，才有意思。

等待花园工作稍上轨道的时候，我就有这样的打算。

为了重整旗鼓，我想，先把我们过去所写的辑成一集是有鼓励作用的。

我认为，我们喜爱写文章，并不是所写的文章有什么东西可以教训别人。我觉得，每想写一篇文章，总要坐下来静静地思索，反省我们日常的生活，检讨所看到的，听到的，做到的，想到的。写完之后，又要再三推敲，不仅是文字上的推敲，更要在思想上，生活上推敲，如此就可以慢慢接近正轨，把我们的生活纠正，使我们的生活不致太离谱……是对自己有益的。

这集子，我想把它题为《羊头集》。

这集子，不一定要出版，自然没有挂羊头的必要。

其实，近来狗肉很吃香，据说它能补强不补弱的，所有卖狗肉的都称为香肉铺子，“挂羊头卖狗肉”这句话似已不合时了。不久的将来也许会有“挂狗头卖羊肉”的铺子出现也说不定。

时代在变，人的脑筋也在变，甚至变了姓氏的也不少。有的变木村，有的变大卫。也有变成不知道是哪一个人的，我都叫不出来。

我姓杨是不会变的。至少在学校里念书时，同学们就叫我

羊头。我的儿女们也都说在学校里得到这个称呼。现在很多到花园里来玩的小朋友都叫我羊公，那么，把它挂在我们集子上面，总觉得有一点亲切可爱了。

写到这里向山坡下望过去，我发现了一大群羊正在那里吃草，很宁静，很和平。忽然看到一只又大又胖又凶猛的狗跑过来了。“咩咩咩！”叫声齐响。这一警报发出来之后，壮羊都跑向前把弱小的围在中间，围成一个圈圈。

真是小犊不识虎，小羊们却从圈子里挤出圈外，想试一下似的。虽说天真，让它们看看世面，磨练磨练也是好的。

这一次台风，温室里的花都给刮光了，可是，露地花圃里的却还剩下不少。

（一九七〇年《文艺月刊》第七期。）

水 牛

距离镇上约莫五百多公尺的东边山脚下，有口大池塘。朝里去是一座长满了相思树的小山，这一边的堤岸上，则爬满了绿油油的青草。堤岸稍稍宽广一点的地方，四株高大的芒果树，给四周造出一片宽阔而凉快的荫凉地。草原上，有几只水牛和黄牛，啃着草慢吞吞地走动。不时有鸟儿停歇到水牛头上来，山上的树林里则栖息着数百只白鹭，远远地望过去，仿佛开满了一树树的白花。那是一片静谧而悠然自得的景色。我对于短时间内能够在这个地方松弛一下在东京的学校里绷得太紧的神经，深感幸福。

同时，这口池塘的水又凉又干净，因而我整个的暑假，几乎可以说天天都在这里消磨过去。一开始我连十公尺也游不到，但一个月以后，竟也可以从从容容地游完一百公尺了。苍白的面色也变得如同一个黑鬼，身体也强壮了起来。

我每天到这儿来避暑，不觉间同阿玉交上了朋友。这是比这遍大自然的美景益加令我高兴的一件事。

阿玉是个漂亮的农家女孩，尤其骑在牛背上的那副模样儿，简直就是天使一个。同时，她又是个手不释卷的可佩的姑娘。骑着牛到这儿来的时候，她那只手始终离不开书本，当其他放牛的孩子窝在芒果树下，用磨成铜板大的瓦片学着赌博的时候，阿玉也总是离开大伙儿，一个人躲到角落里看书。

一天，我对着躲在芒果树下看书的这个可佩的少女搭讪道：“小姑娘，可佩的姑娘。”

听到我的呼唤，那女孩就害羞的把书本塞入怀里，一溜烟儿地跑掉了。她跑往草原那边，攀到正在悠哉游哉地啃着青草的牛背上，走向杂树林那边的草原上去了。她那副天真烂漫的样子，不由得令我笑将出来。

我再度跳进池塘里游泳，心想，难得有这么孜孜不倦的女孩，一面爬上对岸，只见她骑在一面吃草、一面漫步的牛背上，一心一意地看书。

那以后，每天碰面的时候，我总是亲切地同她攀谈，她于是逐渐习惯下来，也就不再跑开了。后来她告诉了我她的名字，又说小学三年级下学期，当她父亲要她停学在家照管水牛的时候，她曾经悲伤地哭过。

“为什么要你停学呢？你父亲也未免太不明事理了……”

我说这话原是想安慰她的，她却噙起眼泪说：“不，我父亲才不是不明事理呢。他要我停学的时候，他自己也哭了。是因为我妈死了，没有人照管牛了嘛。”

“你母亲过世了？那可真惨了，那可真惨了！”我重复着说。

由于阿玉眼看着就要哭出来，看着她那张脸庞，我也禁不住感到悲伤，只得别过脸去。

之后的一个多礼拜当中，我们每天都离开大伙儿，在树底下天南地北地闲聊。她虽然只有十二岁，却很能记得家里发生过的大小事情，且俨然以一副大人的口气叙述给我听。她告诉我，她父亲为了避免地主收回佃耕地，只好被迫和其他的佃农竞相哄抬地租，使得今年吃了个大亏损，把全部的收成统统缴给地主

之后还差上两石的稻谷，而为了无法缴纳那两石稻谷，地主反而要收回佃耕地。她也告诉了我当客运公司的公共汽车通车之后的道路修补工作，以及建造某某工程时候的苦况。

“这个就是那时候留下来的！”她叹口气，给我看了看大腿上的伤痕，但紧接着又羞怯地用满是补钉的裤筒遮住。

她精神可嘉的表示，她准备努力读书，以安慰她可怜的父亲，因而那以后我便尽可能不去打扰她读书，同时，自己也把书本带来阅读。遇到她有不懂的地方，就替她详加解释。她辍学以后也不过只过了一年的样子，如今读的却是五年级的课本。据她说，在校时候每学期都拿第一名，而她的确也是个领悟力强而又记性好的女孩子。书本是从邻家的小朋友那里借来的，因为买不起笔记簿和铅笔，只得拣些坚硬的地面，用小树枝默写或演算算术。我把弟弟看过的小学四五年级的旧杂志拿来送给她，她也不知有多快乐地翻阅着，然后把我寂寞地撇在一边，沉迷地读下去。

不久，阿玉忽然不再到山脚下来了。接连两天不见她的人，令我非常担心，便于归途中造访她的家。她家坐落于小部落靠左的地方。整幢屋子就象要倚靠到竹丛上去一般的倾斜着。茅草屋顶上残留着这次的台风肆虐过的痕迹。想是抽空儿整修的吧，屋顶的三分之一覆盖着甘蔗叶，上面用竹劈子镇压着。前院不见一个人，我于是绕到后院去，发现阿玉象个当家主妇那样，一会儿煮地瓜稀饭，一会儿喂猪的，忙碌着。看到了我，她微笑，但紧接着又现出悲伤的样子：“您来了，请坐。”说着递过来一张已经开始摇晃的凳子。

“爸爸呢？”

“筑路去了。”她一面回答，一面忙着呼呼呼呼地吹火，接着

又奔到呜呜哼叫的小猪那边去喂它们。

她所谓的“筑路去了”，乃是指着整修道路而言。猪圈隔壁好象就是牛栏，却不见水牛的影子。我走近猪圈，问道：“这几天怎么没有到水塘那边去放牛？”

“水牛卖掉了。”

“怎么连水牛也卖掉了？”

“因为我们缴不出佃租……不缴佃租，放租地就会给收回去……”说着说着，她终于哭了出来。

“唔！”

我很感悲哀。想起了几天前在报纸上看到的标题《水牛的输出》那篇报导。报上说，数以千计的水牛替代毛猪往华南输出，可以促进产业的发展，但直到此刻，我才明白过来要从一向只把水牛当作耕牛饲养的台湾输出那么多的水牛，不仅谈不上促进产业的发展，反而只把疲敝已极的农村情况，真实的反应出来罢了。

这时，阿玉的父亲大喘着气走了进来，把手里的锄头扔到一边去。

他眼看着就要倒下去的样子。阿玉连忙用脸盆打来热水，送到父亲跟前去。天已经完全黑了下來。我的内心一片黯然。她父亲带着纳闷的神情不住地打量我，我只好告辞而归。我走在路上，不由得陷入深思里，寻思着如何帮助被打入沟渠的这棵幼芽，获得一个茁长的机会。

第二天起，我不再到水塘去游泳。一想到那父女俩的惨况，再喜爱的游泳，也变毫无乐趣，那片幽美秀丽的池光山色，也不再令我感到快乐了。我一整天躺在床上左思右想，却丝毫想不出办法来。到了下午，由于躺着很无聊，便起来在院子里转来转

去，人就是没办法安静下来。

我把毛巾缠上脖颈走向水塘。山光水色优美如昨，但那份怡人的幽静，这天却令我感到深沉的寂寞。我在堤岸上来回徬徨，始终打不起下水游泳的兴头。不一会儿我觉得头痛起来了，便取下缠在脖颈上的毛巾，箍着绑在头上，走向放牛的孩童们正在歇息的芒果树下。平时总是学着赌博，鬻闹个不停的村童们，今天似也显得有几分落寞。淘气大王阿明直挺挺地躺在草地上，也有两 three 张熟面孔不见在场，其他的孩童则压根儿忘了赌博那回事那样，有的傻愣愣地坐着，有的则歪躺在那里。

为了排遣自己内心的寂寞，我摇醒了淘气大王阿明：“哟，你们今天可真老实啊。”

阿明张开眼睛望了望我，但立刻又闭上眼睛躺了下去。我愈感寂寞地站了起来，胡乱地走来走去，望望草原那边，就连水牛都仿佛不胜寂寞的在那里吃着草。这真是奇怪了，我纳闷地看着，终于惊讶地发现了那些水牛显得落寞的原因。原来平时比黄牛的数目多得多的水牛，这天变得少多了。悠游漫步的水牛，只要数量多，总也会给人一种很热闹的感觉，如今突然减少，尽管它们的活动并没有变化，却给人一丝落寞的怅惘。

“这些孩子也算是被抢走好玩伴的一伙了。”我直觉地感觉到，“这么一来，村子里可就惨啦。”陡然之间同众多的知心好友死别了的那种刚心的寂寞，从心底里侵袭上来。

我无法再待下去，连忙逃回家里。然而，等候在家里的，并不是可以安慰我的事物。这桩事在我的内心种下了反抗的种子。而无以排遣的我这份反抗心，又使得我更加的寂寞，更加的痛苦。我坐立难安地奔回自己的房里，但内心的苦恼却只有越来越甚。正如被拐子硬逼着同所爱的人们生离了的人那样，我同

时经历了不安、寂寞、和愤怒。原来，我父亲把阿玉弄到家里来当作丫环，作为抵押。据说，阿玉的父亲为张罗要偿还给地主的两石稻谷钱，和为了能够继续承租下去而作的其他种种准备，需要一笔五十圆的整钱。单是这样的话，倒没什么，坏就坏在父亲经常把这一类的小姑娘买回家里来，到了那些女孩长大到十五六岁的时候，便夺去她们的贞操，使她们变成他自己的小妾。家里现有的三个小妾就是这么来的。我咬紧牙关，在床上辗转地忍受着痛苦的煎熬。因为我晓得阿玉的父亲不太可能有张罗到五十圆这笔整钱，叫自己的女儿恢复自由的一天。那末，阿玉已经就等于被我父亲买回来做小妾了。

(原作日文刊于一九三六年《台湾新文学》创刊号。)

刘慕沙译

冰山底下过活七十年

孙女杨翠，今年十一岁，就读国小六年级。上个月，她们学校要举办演讲比赛，她自己写了一篇演讲稿，给我看了。

题目是：〈现在是卧薪尝胆的时候，不是荣华富贵的时候〉。第一段她便叫大家回忆一下勾践复国的故事。

第二段她这样写：“我们时常看到有许多人成天在街上混，不务正业；不是小偷，就是强盗；不是在酒家进进出出，便是赌博。要是政府没有能力使这些害群之马回头，国家有再多的人民，多大的财富，也是无法挽救正在危难的国家。”

她还写了许多大道理，我都觉得很不错，便赞赏了一下。

其后，她每天早餐前、晚饭后，都面对着大镜子练习，姿态声调都讲得有声有色，真能叫人同感。我们几个老少园丁都给她鼓掌、加油。

她一向都是最喜爱早晨的。

曾在《国语日报》投了一篇《早晨》，赞美早起，得了十五圆的稿费；又在《儿童天地》投了一篇《我家的花园》，得了十圆稿费之后，对于早起得到鼓励。

其后，她每晨都在天刚要亮，而我把米淘好放进电锅要到花园里去做早操、跑步的时候，便自动爬起来跟着我走。

这几天西伯利亚寒流来了。东海风很大，树木和暖房的塑胶板都被吹得吱吱叫，很多人都说冷。也许是老皮不透风吧，我一直没有改变我早晨的体操课。

可是，杨翠却忘记了她喜爱的早晨了。

三请五请都装睡请不起来。

这样的时侯，我总是学她的声调说：

“现在是卧薪尝胆的时候……”

讲到这里，她便不好意思地爬起来，但却很不乐意地说：“冷啊！冷啊！风这样大……”而不大向前了。

我笑笑说：“能源在我身，能源在我心……”而振臂用力挥动了几下，就跑到花园里她奶奶的墓前——我们的运动场做早操，还跑几圈。

开始她是很勉强跟着我屁股跑的，最后她倒奋起冲向前，开足马力超车了。

跑了几圈之后，我问：

“阿翠，还冷吗？”

“不，我要出汗了！”

她高兴地说。

“阿公的话不错吧？”

“能源在我身，能源在我心；

“在冰山底下过活七十年，

“虽然到处碰壁，却未曾冻僵！”

她笑起来了：

“哈哈！”

我说：

“你看，太阳出来了！”

“多美的太阳呀！”

杨 逵

一九七四年元月

(《台湾文艺》十周年纪念号。)

编 后 记

《杨逵作品选集》收小说七篇，散文十三篇，皆是台湾老作家杨逵先生的心血之作。

杨逵原名杨贵，一九〇五年十月十八日生于台南新化镇，一九八五年三月十二日因病去世。他青年时代为了探求新思想，东渡日本勤工俭学，入日本大学攻读文学与哲学。一九二七年放弃学业，回台参加抗日农民运动和台湾文化运动，树起改造社会、服务人生的旗帜，坚持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创作。在日本统治时期，他是唯一直接参与民族解放运动的作家，被日本警察逮捕下狱达十多次。一九四五年台湾光复后，他因在“二·二八”事件中草拟《和平宣言》，又被台湾当局逮捕，判了十二年徒刑。但是，这位台湾文化界的斗士，正象他的小说《春光关不住》中所描写的那棵玫瑰一样，在石头底下也是压不扁的。他充满了旺盛的生命力，不屈不挠地活着。杨逵先生是一位用锄头在大地上耕耘的作家。他一方面开垦荒地，植树种花，过着清贫刻苦，自甘淡泊的生活；另一方面，他始终写作不辍，把自己的理想、抱负、使命感和奋斗精神倾吐在纸上，让更多的人受到鼓舞，汲取力量。他曾创办《一阳周报》，主编《力行报》副刊及《台湾文学》丛刊等。作品集有《鹅妈妈出嫁》、《羊头集》等。在黑暗中，他能点燃起希望的火苗，照亮自己也照亮别人。杨逵先生是台湾文坛上一位名副其实的老园丁，他为人赤诚，举止谦和，文风醇厚，他的

人格和作品早已受到台湾人民的热爱。台湾文学界誉他是“不朽的老兵”，“压不扁的玫瑰花”。我们相信，大陆读者也一定会喜欢他的作品，并对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作家肃然起敬的。

选集中的小说《送报夫》是杨逵先生二十二岁时的成名之作。三十年代，这篇作品就被收入《朝鲜台湾小说选》、《世界弱小民族小说选》，享有国际声誉。小说描写了一名中国留学生不幸遭遇。在台湾他家破人亡，到日本又被迫当送报夫，屡遭厄运。小说用震撼人心的强音呼喊遭受压迫、欺凌的人们团结起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另外，《鹅妈妈出嫁》、《模范村》、《春光关不住》等篇也是脍炙人口的佳作，表现出炽烈的爱国热情。杨逵的小说正气凛然，朴实沉郁，小说中的知识分子不再是苍白无力、清高飘逸的形象，而是以黝黑的面孔、胼手胝足的姿态出现在读者面前，他们怀抱着理想，既拿锄头又握笔杆，这是作者自身的写照，也为文学画廊增添了勇敢者的画像。在散文中，作者以他特有的乐观和幽默，与读者亲切交谈。在《首阳园杂记》中，他叙述自己取伯夷、叔齐“饿死首阳山，义不食周粟”之意，创建了“首阳农园”，以示抗日到底的决心。在《智慧之门将要开了》、《太太带来了好消息》、《我的小先生》等篇中，表现了作者对妻子儿女的深情厚意。通过这本选集，使读者能够对日据时代的台湾社会有所了解，对这位经历坎坷的老作家有所认识，对这位台湾文坛上的老兵产生仰慕之情。

杨逵先生曾说：“我以为写实、激进、伟大的社会变革小说才是世界文学的好传统。”他还主张“文学不再是贵族式的专利，要平民化，希望小学生都懂得浅易文字，写出最深刻的文章，这是我的目标。”

我们可以告慰杨逵先生，他的作品确实达到了自己的目标。

杨逵先生的文章，思想敏锐深刻，富于时代精神；风格质朴厚重；语言简洁明了，并具有幽默感，常常能令读者发出会心的微笑。这些作品虽然历经了历史的风尘，但是今天看来仍然焕发着熠熠的光彩，喷涌着热与力，撞击着读者的心扉。

一九八二年冯牧同志率领中国作家代表团首次访美，在美国爱荷华大学的“国际写作中心”，与从台湾来的杨逵先生相识。当冯牧同志征求杨逵先生是否愿意在大陆出版他的作品时，杨逵先生表示：他希望他的作品能在一切居住有中国同胞的地方出版，并且还说：“我希望把应得的稿费全部用来买书，送给学校，最好是中、小学校！”冯牧同志回国后亲自编选了这本选集以飨读者，在此特向冯牧同志表示谢意。

编者

一九八五.三.